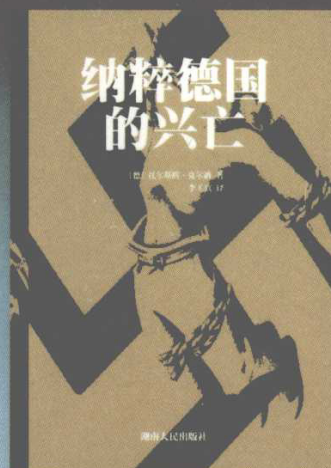




· 译著 ·

人民·联盟文库

NACUI DEGUO DE XINGWANG

纳粹德国的兴亡

当 1919 年共和国宣告成立时，希特勒只是一位梦想家和一个极为平常的人。许多当时认识他的人，都把他看成一个胡思乱想的人，不屑一顾。但是，为什么他能在 1923 年的慕尼黑以最高领导者的身份发动一堆推翻柏林政府的政变呢？为什么他能成为一个当时毕竟已有 5 万名成员的极右政党——纳粹党——的元首呢？为什么他能突然间成为除那位战争将军鲁登道夫之外最受公众关注的人物呢？毫无疑问，这位迄今为止毫无目标的梦想家开始发迹了。为什么会这样呢？让我们看一看他在此期间做了些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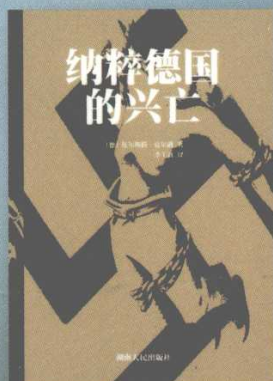
[德]托尔斯滕·克尔讷 著 李工真 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人民·联盟文库

NACUI DEGUO DE XINGWANG

纳粹德国的兴亡



当 1919 年共和国宣告成立时，希特勒只是一位梦想家和一个极为平常的人。许多当时认识他的人，都把他看成一个胡思乱想的人，不屑一顾。但是，为什么他能在 1923 年的慕尼黑以最高领导者的身份发动一堆推翻柏林政府的政变呢？为什么他能成为一个当时毕竟已有 5 万名成员的极右政党——纳粹党——的元首呢？为什么他能突然间成为除那位战争将军鲁登道夫之外最受公众关注的人物呢？毫无疑问，这位迄今为止毫无目标的梦想家开始发迹了。为什么会这样呢？让我们看一看他在此期间做了些什么。

ISBN 978-7-01-008775-7



9 787010 087757 >

定价：23.00元

纳粹德国的 兴亡

[德]托尔斯腾·克尔纳 著 李工真 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纳粹德国的兴亡/ (德) 克尔讷著; 李工真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0

(人民·联盟文库)

ISBN 978-7-01-008775-7

I. 纳… II. ①克…②李… III. 德意志第三帝国—研究
IV. K516.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44436 号

纳粹德国的兴亡

NACUI DEGUO DE XINGWANG

[德] 托尔斯滕·克尔讷著 李工真译

责任编辑: 曹伟明 莫 艳 张 芬

封面设计: 曹 春

出版发行: 人民出版社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6

网 址: <http://www.peoplepress.net>

邮购电话: (010) 65250042/6528953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顺兴印刷厂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1.25

字 数: 16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01-008775-7

定 价: 23.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说明

人民出版社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人民出版社是我们党和国家创建的最重要的出版机构。几十年来，伴随着共和国的发展与脚步，他们在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方面，出版了大量的各种类型的优秀出版物，为丰富人民群众的学习、文化需求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由于环境、地域及发行渠道等诸多原因，许多精品图书并不为广大读者所知晓。为了有效地利用和二次开发全国人民出版社及其他成员社的优秀出版资源，向广大读者提供更多更好的精品佳作，也为了提升人民出版社市场联盟的整体形象，人民出版社市场联盟决定，在全国各成员社已出版的数十万个品种中，精心筛选出具有理论性、学术性、创新性、前沿性及可读性的优秀图书，辑编成《人民·联盟文库》，分批分次陆续出版，以飨读者。

《人民·联盟文库》的编选原则：1. 充分体现人民出版社的政治、学术水平和出版风格；2. 展示出各地人民出版社及其他成员社的特色；3. 图书主题应是民族的，而不是地区性的；4. 注重市场价值，

要为读者所喜爱；5. 译著要具有经典性或重要影响；6. 内容不受时间变化之影响，可供读者长期阅读和收藏。基于上述原则，《人民·联盟文库》未收入以下图书：1. 套书、丛书类图书；2. 偏重于地方的政治类、经济类图书；3. 旅游、休闲、生活类图书；4. 个人的文集、年谱；5. 工具书、辞书。

《人民·联盟文库》分政治、哲学、历史、文化、人物、译著六大类。由于所选原书出版于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出版单位，在封面、开本、版式、材料、装帧设计等方面都不尽一致，我们此次编选，为便宜读者阅读，全部予以统一，并在封面上以颜色作不同类别的区分，以利读者的选购。

人民出版社市场联盟委托人民出版社具体操作《人民·联盟文库》的出版和发行工作，所选图书出版采用联合署名的方式，即人民出版社与原书所属出版社共同署名，版权仍归原出版单位。《人民·联盟文库》在编选过程中，得到了人民出版社市场联盟成员社的大力支持与帮助，部分专家学者及发行界行家们也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人民·联盟文库》编辑委员会

前 言

他没说什么话。我 11 岁生日后的一天，我爷爷来到我们家。他身患重病，脸色发灰，点燃香烟时双手不时地颤抖。他与我兄弟姐妹说的话是否比与我说的多，我不知道，但我相信不会，至少我是这个家里惟一与他一起在电视机旁观看所有足球比赛的人。在这方面我们是盟友。他向前弯曲着身子坐在了椅子上，神经质地咬手指甲。他骂道：“笨啊，又忘了，饭桶，别，别，这下完蛋了！”他从未真正相信我们的球队能赢。这使我真的很愤怒。“闭嘴！安静点！”我边说边生气地望着旁边的他，而他只盯着电视屏幕，根本不看我一眼。

在我 16 岁生日时，我爷爷去世了。我悲伤吗？我几乎不认识他。我母亲说：“是由于那场战争才使他变成那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爷爷曾在俄国进行过战斗。他被俘了，蹲了 5 年的战俘营才回家。在监禁中，他得了一种疾病，这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他最后也死于此病。我有一次问他在那场战争中有些什么经历，他告诉我他与他的战友们当时曾抓到一只野熊，除此之外没说别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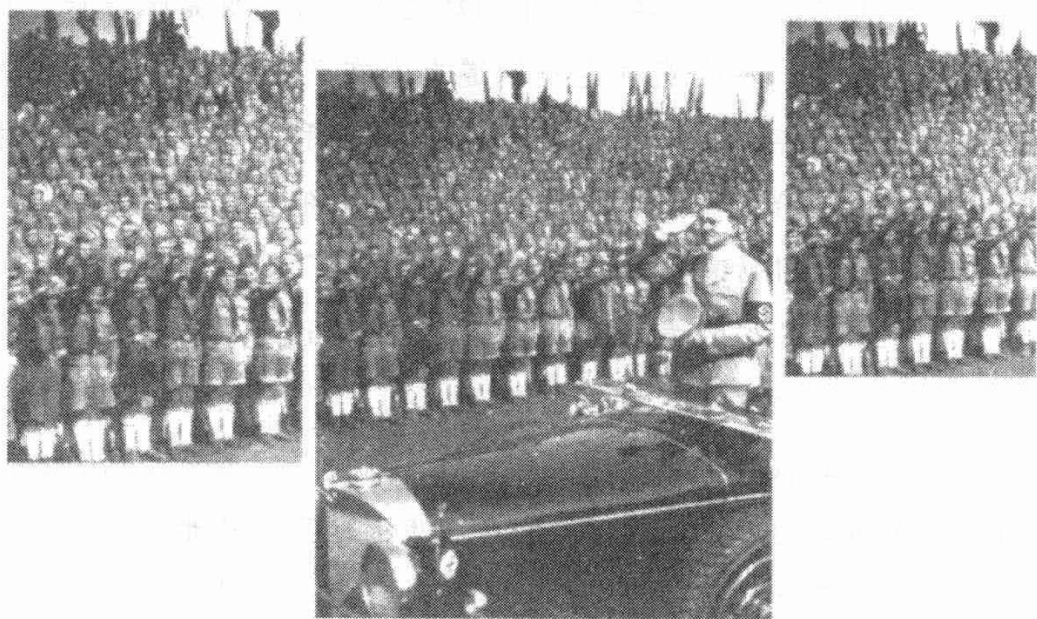
许多年以后我才懂得，我爷爷的生活与我从电视上看到的战争画面是属于同一个整体的。以前我根本不清楚这一点，尽管我经常看到这种战争画面。从一名飞机驾驶员的视角上，你能看到那些城市。像黑鱼一

样的炸弹，加速度地落下。有时，你能看到它们是如何落在地面上的。然后，你便可以看到被毁坏的房屋。到处是废墟、瓦砾。人们在逃亡。他们推着手推车，母亲抱着婴儿，老人们踢踢踏踏极慢地从摄影机前走过，或是毫无表情地坐在马车上。这些难民显然害怕敌方的士兵。向前推进的究竟是德意志的士兵还是俄罗斯的士兵呢？我爷爷曾是一名外国人必须躲避的士兵吗？他杀死过外国人吗？

留在我记忆里的不仅有士兵、逃亡的人群和被毁坏的城市，还有这些画面的配音。电视中的播音员讲到过“犯罪”、“毒气室”或“奥斯维辛”。我所看到的画面似乎来自于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它与我的世界很可能没关系。不是吗？一台铲土机将众人的躯体铲起，就仿佛他们只是垃圾一样。他们被抛进一个坑里，上下重叠，手臂、大腿、躯干，乱糟糟的一团。

播音员说，这些人是犹太人，因此希特勒下令杀害了他们。突然间，你可以看到人群在向希特勒欢呼，他们喊着“*Heil Hitler!*（希特勒万岁！）”并举起右臂。成千上万的人挥动着小旗子，他们挤向前排，以便能更清楚地看到元首那辆闪闪发光的大轿车。希特勒笔直地站在那辆敞篷大轿车上，扶着前面的玻璃，举臂致意。这些欢乐、热情的人们与那些被上下重叠地抛进坑里堆在一起的尸体有什么关系呢？他们也恨犹太人吗？

我们的历史老师 17 岁时肯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斗过。他右手缺少两个手指，那是被弹片削掉的。在他的课堂上我学到了某些关于“第三帝国”的知识，知道它从 1933 年一直持续到 1945 年。1933 年 1 月 30 日，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1945 年 4 月 30 日，他在他柏林的地下掩体中自杀身亡。这 12 年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德意志人与他们的元首给欧洲带来了战争和恐怖。希特勒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这场战争中，至少有 5500 万人丧生，这个数字与今天生活在老联邦州的人口一样多。有 600 多万人被德意志人杀害，仅仅因为他们是犹太人。我



还了解到，纳粹主义者将这场对几百万人的屠杀称之为“最后解决”。犹太人究竟做了什么对不起他们的事呢？

谁是真正的纳粹主义者？我可以肯定一点：并非所有的德意志人都是纳粹主义者，至少有与希特勒作斗争并因此而付出了生命的德意志人。那许许多多对他欢呼的人又是些什么人呢？在他们中，究竟有多少人在屠杀犹太人上帮过忙呢？要知道，希特勒光靠他自己一个人或是只有很少的帮凶是根本不可能犯下如此令人发指的罪行的。究竟有多少人知道这场屠杀呢？我爷爷也要承担责任吗？我父亲在10岁时也必须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吗？

当我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我突然发觉，第三帝国的历史并不仅仅存在于教科书中或闪烁在电视屏幕上。它并没有消逝。这段历史属于我的家庭。而且反过来讲，我的家庭史也是这部大历史的一部分。我与我父母就第三帝国谈得越多，这种关联在我面前就越是变得清晰。我现在已经能将我自己的生活史与第三帝国的历史联系在一起了。

今天，我也许能更好地理解我爷爷了。我当然会有许多问题要问他：你还能回忆起魏玛共和国吗？你也像许多其他的德意志人那样拒绝过头一个德意志民主政体吗？你的家庭是支持希特勒还是害怕希特勒？

人们难道不知道纳粹主义者准备犯下的那些罪行吗？你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走进那场战争的？你们难道不知道有人在杀害你们的邻居或熟人吗？难道不知道纳粹主义者正在一步一步地组织和进行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屠杀吗？他会给我什么样的回答？尤其是，他会回答我吗？

这些问题总在推动着我去进行探讨，也引起了我的不安。我生活在柏林，这个重新统一了的德国首都里。在不远的过去，也正是在这座大城市里，策划了一场杀人的战争并做出了歼灭欧洲犹太人的决定。60年后，闪闪发光的旅游车穿过勃兰登堡门，到处竖立着起重机，基坑已经挖好，房屋拔地而起，新火车站和新城市街区正在成形。在战争中完全遭到毁坏、多年来只是一片杂草丛生的荒芜之地的波茨坦广场上，今天再度耸立起电影院、饭店、商店、餐厅和戏院。然而，沥青、水泥、钢材和玻璃仅仅只能填补建筑物上的缝隙，那些问题却依然存在。

关于在柏林市中心建立某种纪念碑来纪念那些被屠杀的欧洲犹太人的问题一直还有争论。第三帝国始终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但这一点是许多德意志人不想承认的。他们更想将这个论题一笔勾销。在他们看来，为这些第三帝国的牺牲者们建立纪念碑是令人难堪的。看看报纸便知道，在德国，今天仍然存在着对犹太人和外国人的仇恨。犹太人的学校和教堂必须通过警察的保护才能免遭袭击。有人被殴打致死，就因为他们的样子长得像外国人，而避难申请者的住所也被人纵火烧毁。这种事情为什么会在我们当中发生呢？那些问题依然存在。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魏玛共和国 1

 革命 1

 希特勒，一位年轻人 4

 魏玛共和国宪法 6

 《凡尔赛条约》 9

 共和国面临的危险 12

第二章 崛起道路上的希特勒 15

 第一次尝试 17

 对希特勒的审判 19

 等待 22

第三章 谁毁灭了魏玛共和国 25

 经济危机 27

 政治危机 28

 纳粹党崛起 29

 大街上的恐怖活动 30

 魏玛共和国的末日 31

噩梦的开端	34
第四章 权力的委托与全面的夺权	37
《授权法》	39
一体化	42
夺取全权	46
第五章 希特勒的国家	49
元首崇拜与宣传	49
出现过希特勒的经济奇迹吗？	55
元首的国家	60
党卫军的国家	65
抵抗	70
第六章 第三帝国中的青年	75
希特勒青年团	76
希特勒青年团的反对者	82
战争中的希特勒儿童团	84
第七章 这也是第三帝国的日常生活	89
电影院里演些什么？	91
戏剧、文学和新闻出版	94
体育英雄	95
假日、业余时间 with 休息	97
现在该我们享受享受了！	98
退回到私人生活之中	100
第八章 从种族狂想到大屠杀	103
仇犹的漫长历史	105
划清界限与迫害	106
《纽伦堡法》	111

帝国水晶之夜	112
他们难道不能逃走吗？	116
在集中营里	117
在通往“最后解决”的道路上	120
万湖会议	121
大屠杀	123
第九章 希特勒的战争	129
闪电战与灭绝战	132
总体战	135
第十章 能克服过去吗？	141
后 记	143
年 表	147
名词释义	153

第一章

魏玛共和国

革命

第三帝国当然有一部史前史，它并不是突如其来地降临到德意志人的头上的，而且它本来也是完全有可能被加以阻止的。要理解希特勒和纳粹主义是如何获得成功的，就必须首先弄清楚为什么魏玛共和国会失败。希特勒的崛起和夺权是与德意志人的头一个民主政体的毁灭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让我们首先回顾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8年晚秋，这场战争已经持续了4年多了。1914年8月，像几乎所有其他的欧洲民族一样，德意志人是在他们的皇帝威廉二世的领导下，也是在欢呼声中投入到反对法国、俄国和英国的这场战争中去。人们曾经希望用一场快速的战争来扫除这些对手，然而随之进行的却是一场没完没了的消耗战。在这场战争中，数百万士兵丧生、致残。许多生还的男子在这些残酷的战斗中有过如此可怕的经历，以至于他们在精神上崩溃了。

现在，德意志人已筋疲力尽、士气低落。他们日复一日地变得更加不满。工人运动的一部分，独立社会民主党人（USPD），对这场战争提

出抗议已经有很长时间了。1918年9月，甚至连那些过去一直反对和谈的好战将军们也在要求停战了。人民变得越来越不耐烦：停止这场屠杀！我们要食品！我们的儿子和丈夫为什么去送死！皇帝必须滚蛋！

当10月28日威廉港数千水兵造反时，到处都能听到这样的呼唤。水兵们拒绝执行出动舰队进行最后一战的命令。他们不愿白白地送死。尽管有近千名水兵被捕，但这场“雪崩”现在再也不能被阻止了。在基尔，士兵们抗议他们的战友遭到逮捕，因而发生了交火，军官们被制服。11月4日晚上，起义的水兵和士兵控制了这座城市。

在整个德帝国中，这场推翻旧政权的行动从基尔蔓延开来。工人紧跟在士兵的后面。工人和士兵的委员会很快形成。在此基础上，各种委员会在企业 and 兵营中被选举出来，它们应保证、维护工人和士兵的政治权利。社会民主党和工会成员在各地接管了指挥权，也无人期待上面来的命令了。



社会主义领导人卡尔·李卜克内西（中）与他的追随者们在通往柏林皇宫的道路上，正是在柏林皇宫，他宣布了自由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成立。

旧的掌权人，君主主义者在手足无措地观望着。他们的权力工具——警察和军队，没有进行干预。

威廉二世不想退位，但已无人相信这位皇帝的未来。这样，他终于逃往荷兰。在此期间，革命浪潮于11月9日席卷柏林。最后一任帝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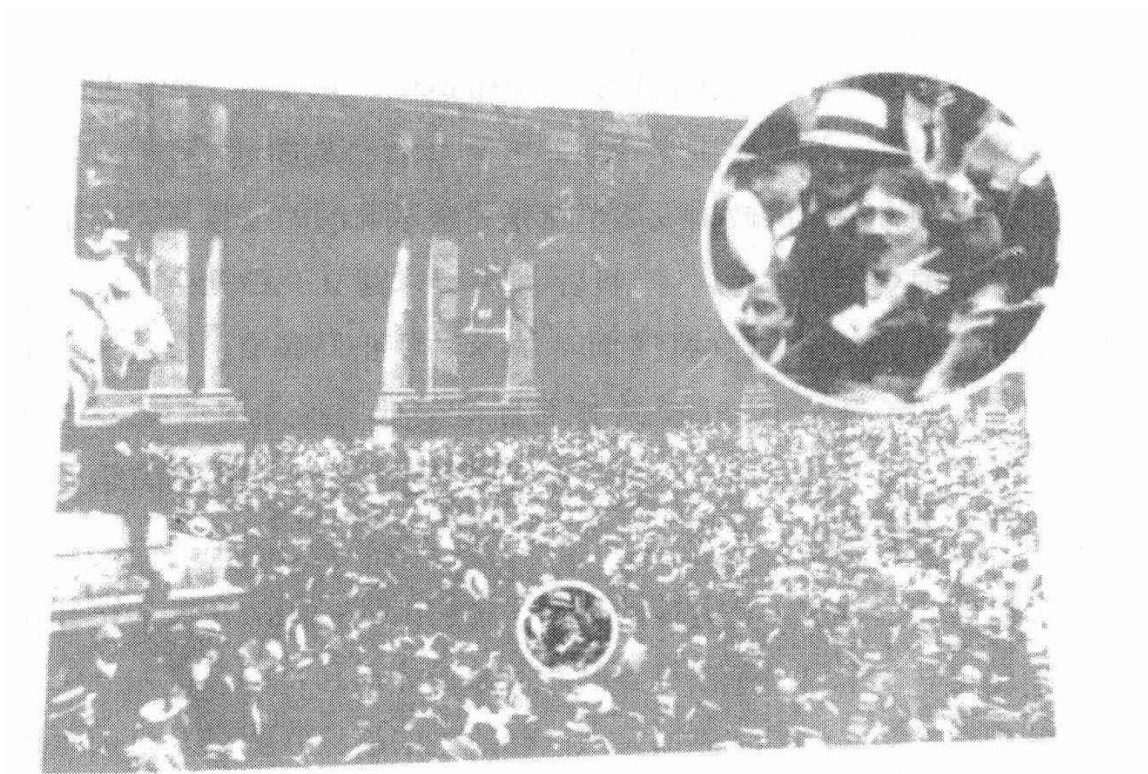
宰相马克斯·冯·巴登亲王自行宣布皇帝退位，并任命——在并无这种权限的情况下——社会民主党领袖弗里德里希·埃伯特为宰相。

此时此刻，德国的政治发展仍然是完全不明朗的，也是充满了激烈斗争的。德国会保留一种君主制吗？那些要求建立一种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的力量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吗？在这种紧张局势中，社会民主主义者菲利普·谢德曼于1918年11月9日14时左右宣布了“德意志共和国”的诞生。仅仅两小时后，社会主义者卡尔·李卜克内西宣告了“自由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成立。

随后的几个月里，在分裂的社会民主党内部，团结在埃伯特和谢德曼周围想建立一个议会制共和国的政治家们才达到目的。作为一位过渡政府的领导人，埃伯特依靠旧军队、新成立的战斗联盟以及自由军团与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展开了斗争。激进左派的起义于1919年1月被残酷镇压。这个政府与君主制旧掌权人的联盟阻止了这场革命，防止了德意志社会发生决定性的变革。1918年12月20日，工人和士兵委员会举行全国会议，决定对未来的德国进行塑造。在获得大多数人赞同的情况下，会议做出决定：定于1919年1月19日选举出参加全国制宪会议的代表。因此，一条通向议会民主制的道路得以开辟。

选举全国制宪会议代表的结果最后证实了埃伯特的政策。由于结局不明，社会主义革命在德国并没有赢得人民大众中大多数人的支持。在这场选举中，温和派赢得了胜利。社会民主党、天主教中央党以及左翼自由主义的德意志民主党总共获得了76%的选票。出于对柏林会发生新骚乱和颠覆尝试的担忧，全国制宪会议于2月6日在魏玛召开，因为这座城市在遭遇袭击时更易得到保护。由于这届国会是在魏玛召开第一次会议，因此人们将这个年轻的共和国称之为“魏玛共和国”。

在魏玛，弗里德里希·埃伯特于2月11日被社会民主党、中央党以及德意志民主党的议会党团选为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在总理菲利普·谢德曼的领导下，这些政党组成了一个联合内阁。然而，艰难的任务在



当 1914 年 8 月 2 日宣战时，人们在慕尼黑的奥德翁广场上吹呼。放大这张照片，可以看到当时还并不知名的 25 岁的阿道夫·希特勒。

等待着这个被称之为“魏玛大联合”的新政府：必须在那些用暴力武装起来的、激进地拒绝民主的对手们面前捍卫这个年轻的共和国。此外，还得去与战争的胜利者们达成一项和平协定。

希特勒，一位年轻人

阿道夫·希特勒，这位第三帝国的元首、20 世纪最可怕的独裁者，并不是一个怪物。人们当然不会相信那些说希特勒欺骗了德意志人、只有他一人应对纳粹主义的罪行负责的书籍、电影或人。没有人能够独自一人去袭击别的民族，也没有人能独自一人去修建高速公路、坦克工厂和集中营。

因此，第三帝国的历史不仅仅是阿道夫·希特勒的历史。只是由于许多德意志人当时分享了他的感觉、担忧、偏见和观点，这个在他生命

中很长一段时间里并不特别引人注目的人，才最后成为了一位强有力的统治者。要理解这一点，人们就必须看看，当 1918 年 11 月 9 日共和国在柏林宣告成立的时候，希特勒在哪里，他又是如何生活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年轻士兵希特勒（右）。

希特勒此时 29 岁。他躺在一家军医院里养伤。到此时为止，他的生活算不上成功。他过去就不是一名好学生。他想从生活中得到什么，就连他自己也并不那么清楚。他是一个梦想家，在他的梦幻中，他成为

了一位伟大的画家或建筑师，一位能打动人心的艺术家。然而，这个梦幻很快就破灭了。在维也纳，他两度在艺术学院的录取考试中名落孙山。人们对他说，这方面他并无天赋。于是，他靠画明信片和广告赚取微薄的收入，维持生计。后来，希特勒变穷了，并住进了专为无家可归者准备的住所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位极为平常的年轻人有朝一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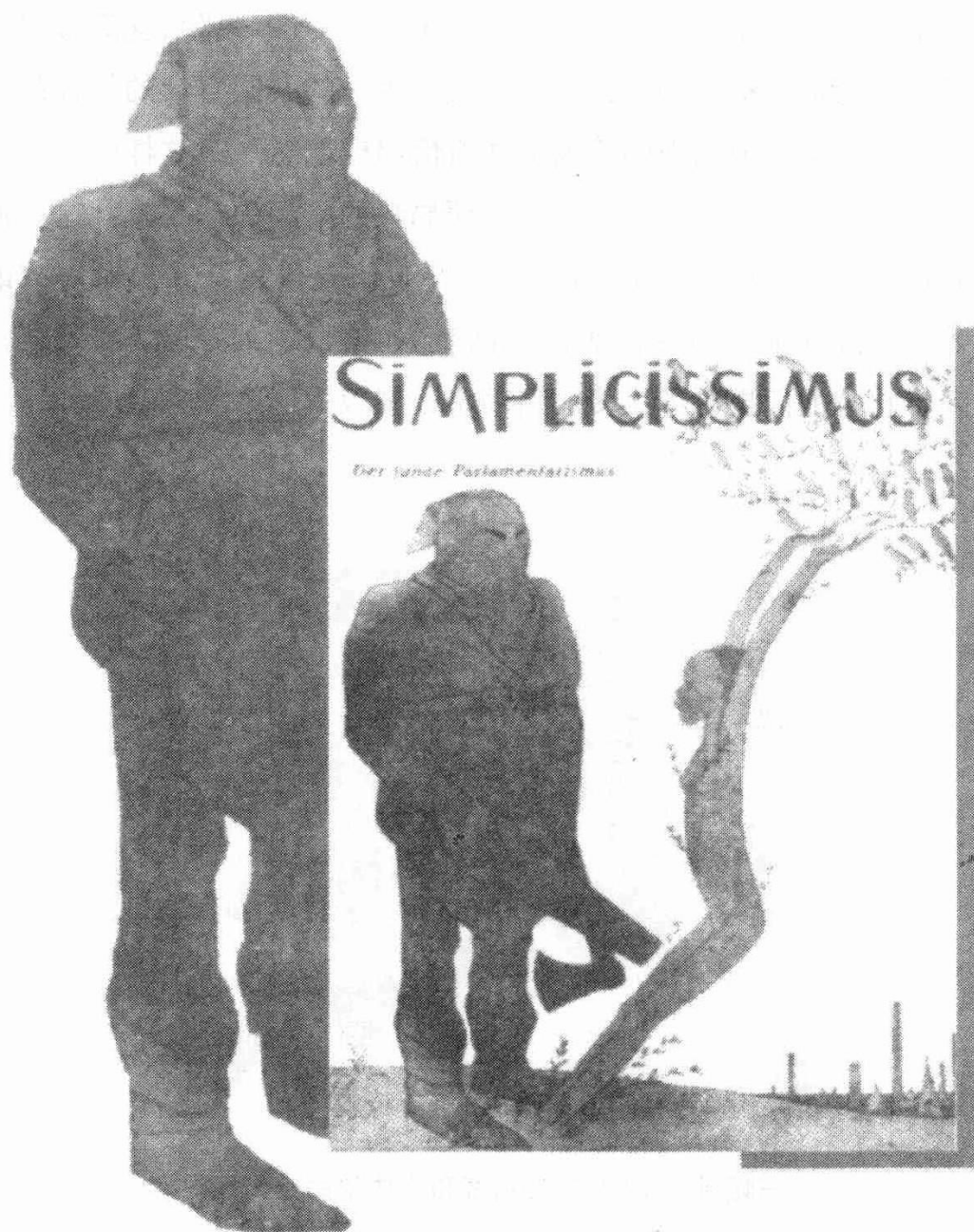
1914年，希特勒像几百万其他的男子一样，志愿报名参了军。他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并将这种身份一直保持到战争结束。他没有接受过职业方面的训练，没有工作，没有朋友。他的父母已经去世，他作为士兵的生活曾给他提供过支撑，然而这一切现在都过去了。他喜欢看报纸，有一些政治上的观点和看法，但这几乎没有将他与他的战友们区别开来。在他身上最引人注目的是那种充满活力的干劲和固执己见的热情，他是以此来支持自己的观点的。“犹太人要对那次战败和这场革命负责”，许多其他的人都这样叫喊，而他叫喊得更响亮一些。像他这样一位落魄者会向何处去呢？他会做些什么呢？

魏玛共和国宪法

魏玛共和国为什么会被它的对手们——希特勒只是其中之一——从表面看来是如此轻而易举、毫不费力地毁掉了呢？魏玛宪法的弱点是一个原因。缺点在回顾中总是容易被人们发现的。1919年8月11日颁布这部宪法的时候，民主主义者们的极有理由因此而骄傲的。那种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的选举权得到了贯彻，妇女们第一次获得了参与选举的权利，选民的年龄也前所未有地从25岁下降到了20岁。

然而，人民直接选举出来的总统，由于拥有相当强有力的地位，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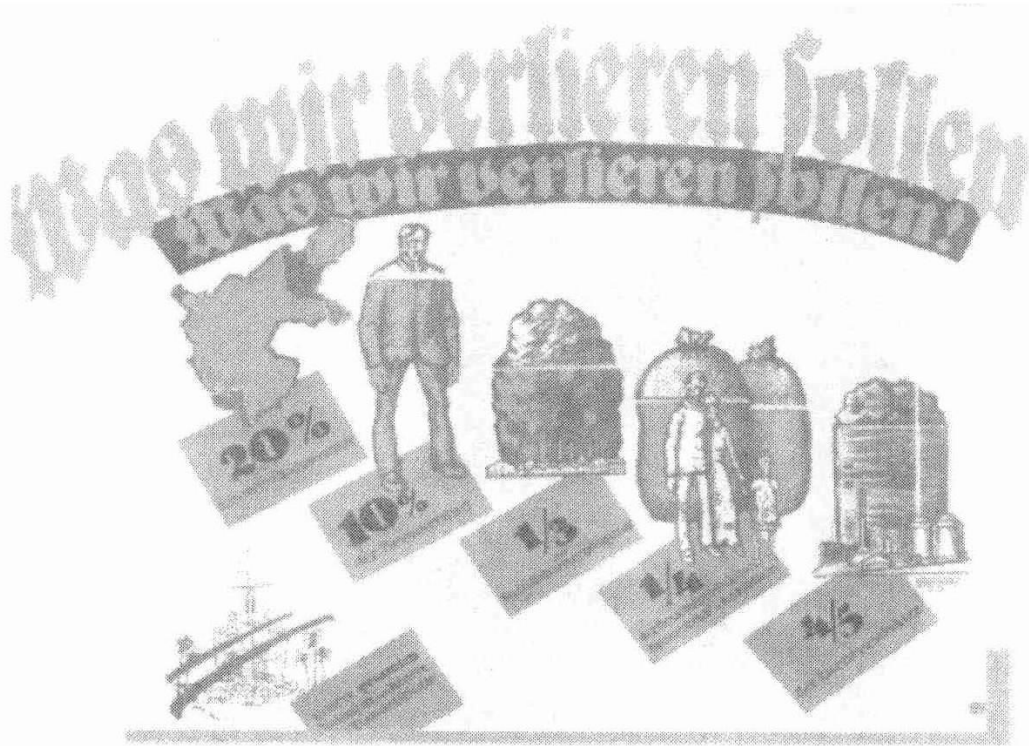
共和国构成了威胁。宪法中著名的第 48 款赋予了总统在危机时期宣布紧急条令、废止一系列基本权利、在没有议会的情况下使用独裁式的暴力实行统治的权力。一位像弗里德里希·埃伯特这样的民主主义政治家并不企图履行这种权力，但是在他去世以后，那位世界大战中的元帅保罗·冯·兴登堡被选为了总统。



年轻的议会制还没有茁壮成长起来就已经有了毁灭性的第 48 款的裂缝。

这个民主政体能够信任那位在当选时已经 78 岁的战争英雄吗？作为皇帝忠实的追随者，他是蔑视这个共和国的。对于许多德意志人来说，兴登堡成为了他们所信任的“皇帝的替身”，因为他体现了那个“美好的旧时代”。而魏玛共和国的最后几年则显示出，这位老人和他的顾问们是如何拒绝民主政体并为废除它而工作的。

如果德意志人是老练而坚定的共和主义者的话，那么这部魏玛宪法本来是能够为他们提供一种自由的、民主主义的共同生活的保证的。然而，在紧急时期，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恰恰渴望能有一个这样的国家，在它的顶端上有一位强有力的人物来关照局势的平静和秩序。就这方面而言，魏玛宪法是一种“晴天宪法”，它在政治气候良好并协调一致的情况下才能发挥功能。而这部宪法在防范共和国的敌人方面可谓准备极差，因为它为他们提供了太多的活动余地来毁灭这个民主政体。



一幅有关 1919 年凡尔赛和平决议的宣传画。

《凡尔赛条约》

对于魏玛共和国的失败和希特勒的成功来说，《凡尔赛条约》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条约是如何达成的，又是如何被共和国的对手们用来与之作斗争的。

在德意志帝国战败以后，战胜国法国、英国和美国在《凡尔赛条约》中提出了它们的和平条件。1919年6月28日，德意志政府签署了这个条约。

胜利者开出的和平条件是苛刻的：德国必须割让它领土的 1/7 (70579 平方公里)，这与巴伐利亚的面积一样大；它人口的 1/10 (730 万居民)，它所有的殖民地和它大部分的锌、铁的采掘量，以及相当部分的石煤采掘量和谷物产量。此外，军队必须缩减到 10 万人，不允许拥有重型火炮和坦克车，必须废除普遍兵役制。该条约还声称：德国和它的盟友必须单方面对战争的爆发承担责任。因此，他们必须单方面承担由此造成的所有损失。

在德国，没有人愿意签署这种“强加的和平条约”——正如人们当时对这个条约所称呼的那样。菲利普·谢德曼宣布辞职并愤怒地喊道：“这个条约是我无法接受的，也是无法履行的！谁签署这个条约，谁的手就会烂掉！”然而，战胜国拒绝了魏玛政府所有关于修改条约的建议，并威胁说，一旦这些和平条件不被接受，盟国的部队将进驻德国。德意志人不愿意承认，如果是自己获得了胜利，他们也几乎不会用更宽容和体谅的态度来与战败者打交道。德意志人也同样不愿意承认，法国是完全有理由对这个具有军事侵略性的邻居持不信任态度，并通过这个反对德国的《凡尔赛条约》来使自身安全得以保障的。在不情愿和抗议声中，德意志政府签署了这个条约。

魏玛联合政府的政治家们预料到：人们现在会把造成这种苛刻的和



忠于皇帝的人和民族主义者声称，社会民主党人叛卖了军队。“背后捅刀子”成为他们宣传的一种极有影响力的比喻。

和平条件的罪责推到他们身上。军方和将军们拒绝参加这场谈判和签署这个条约。战争英雄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不想为军事上的失败和苛刻的和平条件承担任何责任。

《凡尔赛条约》加重了德国的经济负担，因为人们必须交出许多金钱和财富以充赔款。但是，认为战胜国通过他们的“独裁”损害了这个民族的荣誉的断言，成了对这个年轻共和国的一种更为危险的毒药。这



1923年11月9日，慕尼黑武装起来的政变分子，希特勒的第一场夺权尝试在这一天遭遇了可耻的失败。

种观念为希特勒成为独裁者做好了准备。人们相信，他，这位强有力的人，将会为德意志人洗去“耻辱”。而魏玛联合政府的政治家们却成了替罪羊。人们没有将罪责归到真正应对战败与和平条件承担责任的皇帝和军方头上，而是归到了这些民主主义者的头上，他们现在被咒骂为“祖国的叛徒”。

在这种方向中，“背后捅刀子说”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兴登堡元帅于1919年11月18日公开宣称：“德意志军队是从背后被刺中的。”因此，他认为，海陆军在战场上并没有战败，但是被这些政党和这场革命叛卖了。人们首先将失败的原因推到了社会主义者的头上。

共和国面临的危险

魏玛共和国一直受到威胁，在 1919~1923 年这几年间更是特别地虚弱。在这几年中，共和国本来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但由于一种持续不断地对《凡尔赛条约》以及这个年轻共和国的攻击，局势在朝着反魏玛联合政府的方向发展。在 1920 年的国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和德意志民主党失去了它们绝对多数的地位，其选票从 76% 猛降到 43%。这些民主主义政党在这个魏玛共和国内再也没有赢回过那种多数地位。从此以后，只有当人们至少将一个反民主的政党纳入到政府工作中来的时候，政府的组成才有可能。

在这种内政软弱的局势中，共和国的右派对手们首先察觉到了他们的机会。一系列的政变和颠覆尝试震动着这个国家，血腥的内战在大街上进行，一场场暗杀接踵而至。

1914 年就已经开始了的货币贬值导致了日益尖锐的通货膨胀，并在 1923 年将共和国带到了崩溃的边缘。为了能向战胜国支付巨额的战争赔款，共和国在流通中使用了越来越多的货币。与此同时，商品供给却不断缩减，货币失去了它的价值。为了买一块面包，1919 年只需要 80 芬尼，1921 年得支付 3.90 马克，1923 年 8 月要支付 69000 马克，而到 1923 年 12 月，一块面包已经达到了令人无法想象的 3990 亿马克的高价。

谁现在还能拿到工资，谁就必须立即全部花出去，因为几小时后它就没有什么价值了。最后，人们只交换商品，因为货币循环已完全崩溃了。企业家和实物价值的占有者从这场通货膨胀中获了利，而小小老百姓们却失去了他们的存款，许多人陷入了困境之中。人们对这个民主政体的信任跌落到了最低点。1923 年，通过引入一种新货币，即地产抵押马克，这场通货膨胀才算结束。



通货膨胀高潮时的纸币。

1923 年这个危机年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此时在德意志历史上第一次留下了阿道夫·希特勒明显的痕迹。1923 年 11 月 9 日，他与他的追随者们进行了一场政变尝试。他想推翻在柏林的政府，与鲁登道夫将军一起组成一个“临时的德意志民族政府”。但这一切并未成功：这场政变准备极差，巴伐利亚地方警察阻止了这些阴谋策划者的脚步。阿道夫·希特勒被逮捕，后又被判处了 5 年要塞监禁。然而，正如当时绝大多数的同时代人所相信的那样，这段插曲并非没有对共和国造成任何后果。只是在 1923 年底，没有人料到希特勒还会卷土重来，而这一次他采用了另一种策略。

第二章

崛起道路上的希特勒

当 1919 年共和国宣告成立时，希特勒只是一位梦想家和一个极为平常的人。许多当时认识他的人，都把他看成一个胡思乱想的人，不屑一顾。但是，为什么他能在 1923 年的慕尼黑以最高领导者的身份发动一场推翻柏林政府的政变呢？为什么他能成为一个当时毕竟已有 5 万名成员的极右政党——纳粹党——的元首呢？为什么他能突然间成为除那位战争将军鲁登道夫之外最受公众关注的人物呢？毫无疑问，这位迄今为止毫无目标的梦想家开始发迹了。为什么会这样呢？让我们看一看他在此期间做了些什么。

希特勒离开了那所野战医院后，便前往慕尼黑向驻扎在那里的他原来的所在团报到。他的上级很快发现他是一位有才干的演说家：“他能通过他的狂热以及他那为群众所喜爱的举止来吸引听众的注意力，并驱使着他们与他一起思考。”人们需要优秀的演说家，所以让他参加了政治进修班，有时还派他去充当密探。

作为观察员，他被派去参加新成立的德意志工人党（DAP）的一次会议。此时，这个德意志工人党还只是一个很小的民族社会主义政党。出席这次会议的充其量也不过 20~30 人。这个党的主席及奠基人，钳工安东·德雷斯勒，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却梦想有一个伟大而强有力



1919年，自由军团成员在慕尼黑举行示威游行。尽管纳粹党当时还并不存在，但许多人已经佩带了“卐”字符号。这种“卐”字符号是一种传统的右派标志。

的民族。这些人经常在酒馆和小餐馆里碰面，喝啤酒，把造成这个世界所有灾难的责任推到犹太人身上。他们咒骂政府、民主政体和凡尔赛“强加的耻辱和平”。人们围在许多固定餐桌旁听着这类谈话。而德意志工人党还只是当时70多个类似的反民主主义、反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小党之一。

尽管希特勒对这个蹲在酒馆里的政党——德意志工人党——并没有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但他还是在1919年9月加入进去了。这个党对于他梦幻般的演说报以热烈的喝彩，因为他能将他们所想的、所感受的东西以表演的方式讲出来，而这比他们自己所能讲的要热情得多，也感人得多。希特勒成了他们的代言人、扩音器、感情的强化者。他能鼓舞听众的热情，并能敏锐地觉察到什么是听众们想听的东西。

希特勒，这位普通的士兵，终于发现了自己充满吸引力地表达听众的偏见、期望和担忧的才能。他能激发起听众们的情绪，从中挖掘出进一步的能量，并将听众们的种种观点归纳成具有打击力的口号。越来越多的人想听希特勒所喊出的那些东西了。现在，就连那些对共和国悲观失望的人，那些畏惧进步和未来的人也来了。这个党必须搬进更大的厅堂里，成员的数量也猛然间上升。

1920年2月，德国工人党被更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

(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 即纳粹党。译者注)。“卐”字符号成为了它的标志,成员们将它印在旗帜、宣传画上,或是将它缝在袖章上。由于一个正式的政党需要一部党纲,因此,阿道夫·希特勒宣布了一个《25点纲领》。这个纲领有一部分是他亲自写的。民族主义的口号,仇犹的诽谤(犹太人不能成为民族同志)以及种族主义的立场(只有德意志血统的人才能成为民族同志),这个五光十色的混合物已经包括了许多体现他今后政策的特征。

然而,希特勒并不想要一个固定的纲领,因为这只会削弱他的权力。对他来说,他自己讲的话才是重要的。他讲的话才算数,而报纸太缺乏生气了,以至于不能鼓动群众。希特勒注意到,报纸是没有声音的。他的这一评价的确击中了要害。许多人都能写,但是像他那样能讲的人却为数不多。希特勒不想进行纲领式的讨论,而是为了他的目标去感染、影响和鼓动群众。他的演讲才能使他成了纳粹党的明星。

第一次尝试

让我们再度回到1923年11月9日希特勒宣布自己为国家总理并取代国家政府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通过他的演说才能,希特勒唤醒了一个睡眼蒙眬、萎靡不振的政党,然后又顺利地扩大了它。但是,这足以在几乎是单独的行动中向共和国发起挑战吗?1923年他所抱有的成功希望是从哪里来的呢?

完全可能肯定的是,如果希特勒没有一帮有影响的助手的话,那么他仍然只是一位有才能的但最终失败的酒馆演说家。在慕尼黑,敌视民主的军方人士和政治家支持他。而且在司法和警察部门内部,他也找到了赞成他目标的追随者。连那些所谓更上流的人物,如富有的商人和出



版商都向他敞开了大门。当纳粹党违反法律、靠拉关系来为纳粹主义者谋利的时候，这些人用金钱帮助希特勒和他的政党，在背后进行组织工作，对其所作所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个领导层支持他的政策，但肯定还没有看出他有朝一日会成为“德意志民族的元首”。不过，在此期间，他们认为他是在与共和国作斗争中的一种可以使用的工具，一位有才能的宣传演说家和鼓手，他响亮

而充满吸引力地代表了他们的利益，并攻击了他们的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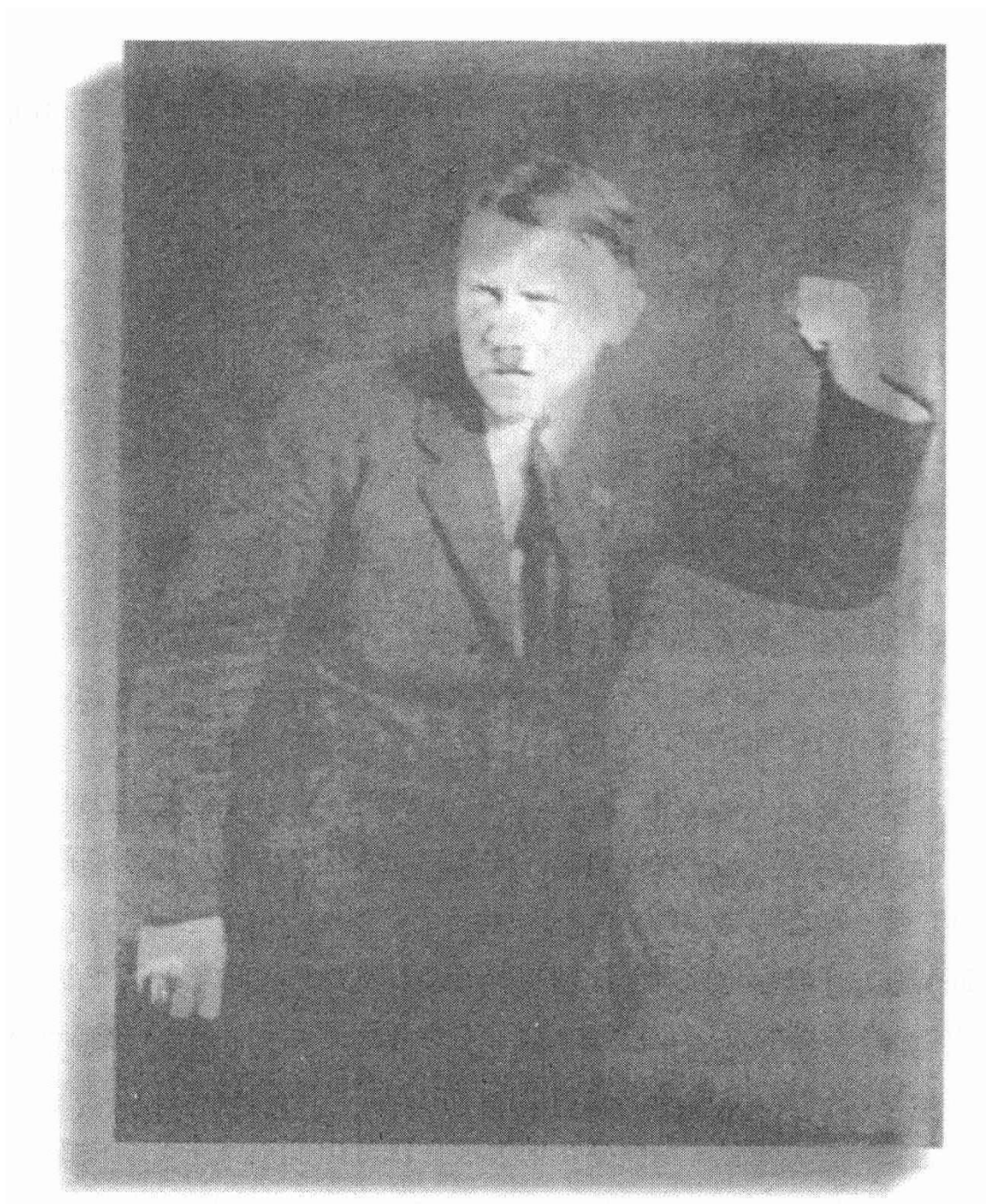
尽管希特勒是自己走上通往柏林的道路的，但他首先是被许多其他的人引上这条道路的。他的反共和国的政变尝试是相当多的人所期望的，而且也是得到了其他人的积极支持的。

11月8日，希特勒号召进行“民族革命”。一天后，他与一支进军队伍一起漫无目的地穿过慕尼黑市区。然而，当地方警察挡住这支进军队伍的去路并开火时，这场暴动崩溃了。希特勒逃跑了，但在两天后被捕。

对希特勒的审判

在希特勒身上现在发生了什么事呢？无论怎样，他想用暴力推翻全国政府，他是这个民主政体明显的敌人。可以肯定，如果他到达了首都柏林，那么是会流更多的血的。他受到了惩罚吗？事实上，发生了完全不同的事：希特勒把这场对他和其他阴谋策划者的审判当成了舞台。他极力表演并大出风头。以前只有慕尼黑的人认识他，而现在，整个共和国都在注视着他。在被告席上，他无疑扮演了主讲人的角色。

希特勒公开承认，他就是要摧毁这个魏玛共和国，但他并不感到自己有罪。“我并不是将自己作为谋反犯来感受的，而是将自己作为为民族谋取最大幸福的德意志人来感受的。”希特勒激动的叫喊使听众们受到了鼓舞。人们一时间留下了这种印象：仿佛坐在被告席上的不是希特勒，而是这个民主主义的国家政府。法官们非常赞赏这场表演，根本不想对希特勒进行任何严厉的惩处。最后，这名被告在1924年4月1日只被判处了5年的要塞监禁，并有望尽早得到赦免。不足9个月后，1924年12月20日，这个共和国的明显敌人便再度获得了自由。



希特勒运用有充分表达力的姿态将自己作为演说家来感受。图为 1927 年的宣传明信片。

希特勒并不是一名普通的囚犯。他能做他想做的事情。他有一间漂亮的房间，受到相当多人的探访，收到了人们寄来的大量“狂热的来信”。这些人认为，他仅仅想为德国谋取最大的幸福。希特勒读了许多书并开始写他的回忆录，这本回忆录后来以《我的奋斗》为书名而变得

非常著名。这首成为纳粹党圣经的枯燥无味的华尔兹描述了希特勒的早年，以及他是如何形成他的政治思想的，又是如何成功扩建这个党的。



判刑后的希特勒（左一）与他的几位追随者在兰茨伯格要塞。这次审判为希特勒提供了成为公众人物的机会，希特勒在监禁中写下了《我的奋斗》一书。

《我的奋斗》之所以臭名昭著，首先是因为它已经包括了希特勒的整个毁灭性纲领。谁若想知道这个人上台后会干些什么，便能在这本书中查阅到。

如果希特勒必须坐满刑期的话，那么魏玛共和国的历史肯定会有不同的发展。然而，他——这听起来是如此的滑稽——居然还从他的监禁期中得到了好处。在这场审判以前不认识他的几百万人现在认识他了，因为他在法庭上的辩解在公众中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对他更为有利的是：在缺少他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人能占据他在党内的位置。许多纳粹组织彼此之间争吵不休，陷入分裂。惟有他——右派们这样相信——具有将他们统一起来的能力。

通过这场监禁，希特勒才知道许多人是多么愿意跟着他干啊！现在他

坚定地相信，他本人就是那个将德国引向新的“伟大和强大”的人。他还学到了某些其他的、相当重要的知识：下一次的夺权尝试不可再使用暴力。更确切地讲，应采用合法手段。他不想让自己再被关进去一次。从现在起，一切目的都必须通过合法的手段达到。由于他学到了所有这些东西，因此，他后来将这场监禁称之为他的“由国家掏钱上的大学”。

等待

当希特勒在 1924 年的一个寒冷的 12 月天走出监狱大门重获自由的时候，魏玛共和国已经得到了巩固。子弹不再穿过街道，通货膨胀已被克服，失业者数量明显下降，与盟国进行的有关《凡尔赛条约》的谈判也取得了进展。由于局势的缓和，激进的政党们在选举中失去了相当多的追随者，似乎魏玛共和国能够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了。

由于这种政治稳定和文化繁荣的景象，人们将魏玛共和国的这一阶段也称之为“金色的 20 年代”。德意志的建筑师、画家和作家闻名于整个世界，德意志的科学家在各个领域中都享有崇高的威望。在 1919 年到 1927 年期间，自然科学中 1/3 的诺贝尔奖授给了德意志的研究者。群众文化也突然间繁荣起来。柏林变成了一个忙碌不堪的、神经质的、失去平静的大都会，它吸引着许许多多的人。人们走进豪华的电影院、戏院，到有歌舞表演的餐厅、酒吧里消磨时光，观看拳击比赛、足球赛或赛车。收音机、电话机和汽车被越来越多的人购买。美国文化变成了闪闪发光的样板：人们喜欢到大百货公司去购物，年轻人跳着美国的查尔斯顿舞和吉特堡舞，听着爵士音乐。许多人是相当乐观的。人们还需要纳粹干什么呢？

对于希特勒和纳粹党来说，1924 年到 1929 年这几年是艰难的。在

国会选举中，它只得到了很少的选票。广大的公众似乎慢慢地忘记了希特勒。然而，这几年对于希特勒的崛起是非常重要的。在这段时间里，他成了德国几乎所有右翼政党的拥有无限权力的领袖，而且纳粹党无条件地追随他。1928 年底，这个党已拥有 10 万党员，比 1923 年发动暴动时的人数要多一倍。在党内，人们现在首先围绕着他个人而推行的那种个人崇拜，对于他以后获得独裁者的地位来说是很重要的。如果说他以前被许多追随者作为明星来崇拜的话，那么现在许多人是把他当作上帝，或者至少是把他当作上帝派来的天使来崇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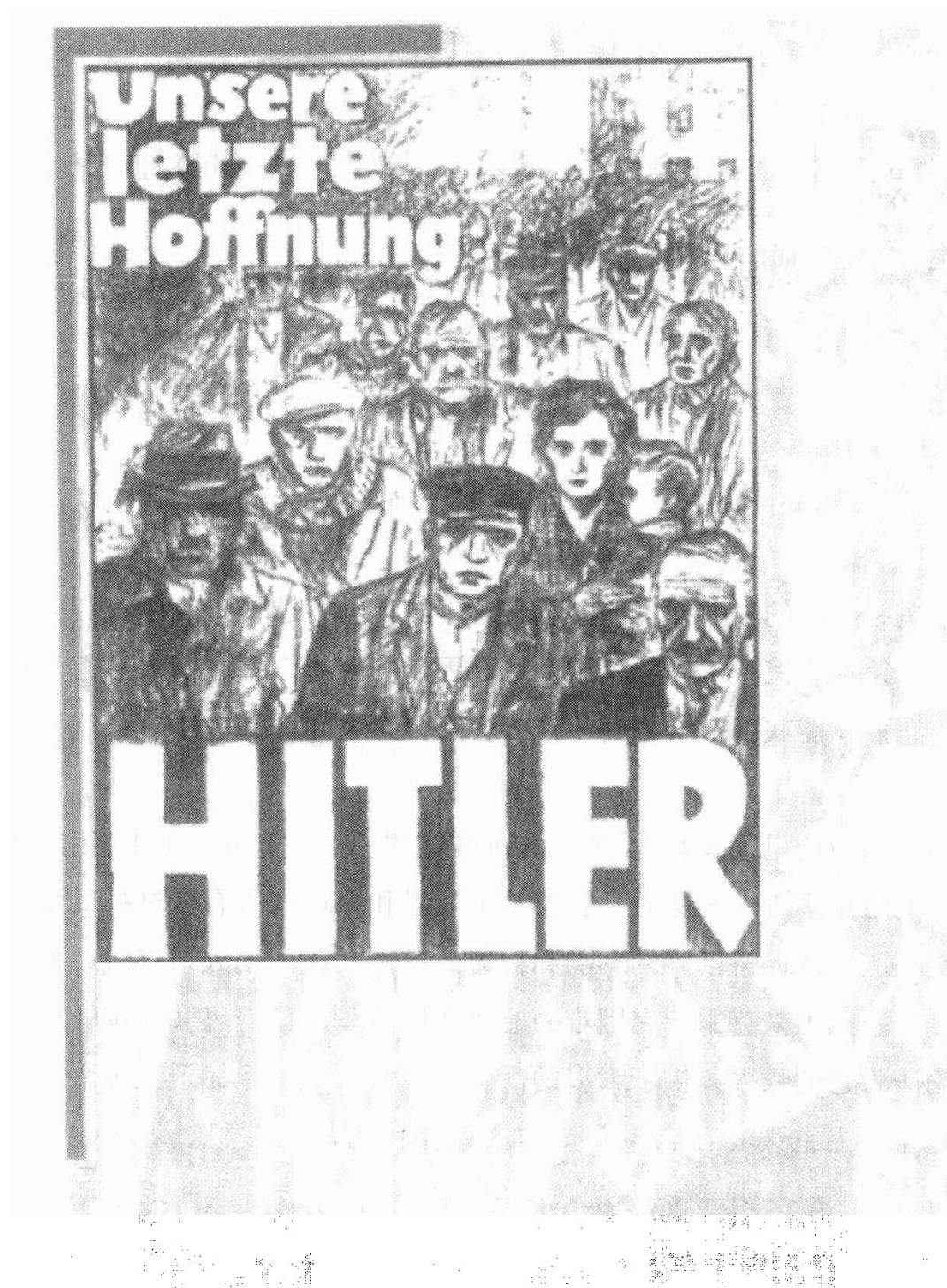
第三章

谁毁灭了魏玛共和国

魏玛共和国的失败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希特勒，纳粹主义的成就并不是第一个德意志民主政体毁灭的惟一原因。惟有将许多原因联系起来思考时，我们才能获得对希特勒为什么会上台这个问题的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

让我们在这里简单地列举一系列可能的原因：1918～1919年的革命并不能阻止军方、司法界、官僚、工业界和大地产所有者这样的反民主主义集团继续保持巨大的影响和权力。支持共和国的人口很少，而渴望有一位强人出来克服所有困难的愿望在广泛蔓延。魏玛共和国非常自由的宪法为它的敌人提供了太多的活动空间，而一位像战争元帅兴登堡这样的非民主主义者和忠于皇帝的人偏偏作为总统在阻挡着民主。当1929年经济陷入一场新的深刻危机之中的时候，所有这些因素便汇集在一起，并在相互间彼此加剧。所有这些原因的相互配合，使得希特勒在向上崛起的道路上变得强有力起来。

希特勒的才能就在于他能认识到共和国面临危险之时正是他的良机。他熟练地充分利用了魏玛共和国的这些危机和缺陷，将自己打扮成这个民族的救星。他比其他人都更懂得如何使人们相信，惟有他以及他的政策才能结束困境和苦难。尽管在这里，他所讲的和所许诺的都是非



纳粹党参加 1932 年国会选举的竞选广告。

现实的和非理性的，但却能给许多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能打动人心并能给人以安慰。希特勒是一位蛊惑人心的煽动家，这种人非常懂得如何诱骗一个民族。一个像希特勒这样的民族诱骗者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仅

仅只是因为人们心甘情愿地接受他的诱骗术。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为什么德意志人会相信希特勒是他们所期待的救星。

经济危机

1929年10月25日，在纽约这个国际金融的世界之都出现了股票市场的全面崩溃，其结果就是整个世界经济的一场危机。在许多国家，包



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大危机期间，许多人都在忍饥挨饿，各个组织都设立了施粥站。

括德国，出现了同样的景象：股票购买者们失去了他们的金钱，银行倒闭，大小企业破产，必须辞退它们的职员和工人。失业率的上升使这个国家再度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

1924~1929年魏玛共和国相对平静和稳定的局面过去了。失业者的数量以令人担忧的速度猛然上升。在1930年，根据年平均值计算，15.7%的受雇者失去了工作。这个数字在1931年上升到23.9%，1932

年上升到 30.8%。1932 年 2 月，德国有 600 多万人失业。许多家庭在忍饥挨饿，因为几乎没有失业金。人们找到新工作的希望很渺茫，他们为后面的局势无法好转而忧心忡忡。

一位记者描写过那些在 1931 年没有工作、没有金钱、没有食品的人们作为乞丐是如何穿过大街的：“谁现在走过西柏林那条干净、平静、经过维修的幄恩大街，谁就肯定会有这种经历：一个人（绝大多数情况下是老人），向你走过来讨钱，无论你是男人还是妇女，更确切地说，无论你是先生还是女士。有的人会笑着向你走来，就像他们想跟一位熟人打招呼一样；另一些人却毫无表情、默然无语地进行乞讨，暂时还没有人使用职业乞丐的那种哭泣、悲哀的腔调……最可怜的是那些什么话都不说的人。只要天还亮着，他们就若有所思地坐在宽阔街道旁的椅子上，过一会儿，他们便沿着餐馆的栅栏徘徊，然后停下来，看着那些吃东西的人，既不乞讨，也不挪动自己的身体。”（《民间报》，1931 年 9 月 16 日；《福斯日报》，1931 年 9 月 16 日）

政治危机

“政治家都是些喋喋不休、废话连篇的家伙！讲，讲，讲，那些无聊的讲话与我们又有什么相干？”这样的话，人们现在经常能在大街上，在劳动局和施舍穷人的食堂前那排着长长的队伍中，或是在失业者们消磨时光的公园里听到。这场经济危机强化了共和国的政治危机，使许多人对民主政体失去了最后的信任。政党的纷争害苦了老百姓，加强了共和国的对手们实现他们目标的力量。大街上的人们说道：“谁给我们工作？哪怕只是稍微好一点！投奔希特勒去！他能收拾残局！”

在这种局势中，1930 年 3 月 27 日，那个民主主义的政府联盟偏偏

倒了台，因为那些政党已经不能就提高失业保险的人会费问题达成一致了。而那届大联合政府也是魏玛共和国最后一届由人民选举出来的政府。

1930~1933年，所有后来的总理都是由兴登堡总统直接任命或罢免的。他们也都是借助魏玛宪法第48款来行使统治的，这项条款允许总统颁布具有法律效能的紧急条令。从根本上讲，这种宪法上的紧急刹车仅仅只是为应付国家的紧急状态而拟定的。它持续数年的运用，削弱了议会的力量，并为独裁铺平了道路。自1930年以来，通往权力大门的钥匙已经落到了一位老人和他的顾问们的手中，而他们希望不是在明天，而是在今天，就能废除这个魏玛共和国。

纳粹党崛起

通过这场世界经济危机，纳粹党成为了一个强大的政党。现在它的时刻到来了：这个政党以及它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对所有困难的问题做出了一个简单的回答。希特勒在许多麦克风前喊道：“扫除这个共和国的混乱与苦难！”他向所有的人许诺了一切，他给所有的人以“面包与金钱”，他向民族的敌人发出了威胁，他用美丽的色彩描绘了未来。人们只需要事先授权予他，否则，一切都会停留在老样子上，而老样子是最糟糕的。许多人都相信这些许诺，并将希特勒视为惟一的救星。

在1928年5月28日的第五届国会选举中，纳粹党还只是一个很小的、没有什么意义的政党，只得到了2.6%的选票。而在1930年9月14日的选举中，这种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纳粹党赢得18.3%的选票。支持它的选民数量已由81万人上升到640万人。这是一个几乎令人不能相信的竞选成就。

民主主义者对此惊慌失措。与此同时，共和国的另一个对手也取得了成就：共产党人赢得了 13.1% 的选票。而民主主义的政党们已经不能就建立一个有效的、反对魏玛共和国敌人的联盟达成一致了。就在民主主义的力量由于决策上的无能和缺乏妥协意愿而陷于瘫痪的同时，共和国的对手们毫不犹豫地做出了决定。

大街上的恐怖活动

纳粹党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纳粹主义者的党军冲锋队（SA）空前壮大，它的活动得到了加强。冲锋队是在 1920 年作为党的战斗队和卫队而建立起来的，大多数成员来自于以前的士兵。他们保护自己的集会，干扰或破坏政治对手的集会，散发传单，张贴宣传广告或是在大街上示威游行。冲锋队员的制服是褐色的。黑色的长统靴以及同样是褐色的帽子使他们看上去就像是士兵一样。他们在手臂上还佩带着“卐”字袖章。

冲锋队通过特别的暴行和暴力准备使自己与其他政党的卫队和秩序服务队区别开来。1931 年，它成功地使成员数量扩大了两倍：1 月份它还只有 8.8 万人，而到 12 月份就已经有 26 万人了。许多年轻的失业者在这里找到了一种支撑和一种政治上的方向。现在冲锋队的暴力性增强了。它的恐怖活动是首先针对共产党人的。1933 年以前，犹太市民就已经遭到冲锋队的迫害和殴打。冲锋队员在歌中唱道：“德国觉醒吧！犹太完蛋吧！”

冲锋队的目标是“征服街道”。事实上，冲锋队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决定着魏玛共和国的公共生活。在一项对冲锋队的短期临时性禁令被取消后，这种恐怖活动获得了爆炸性的发展。1932 年夏季，在普鲁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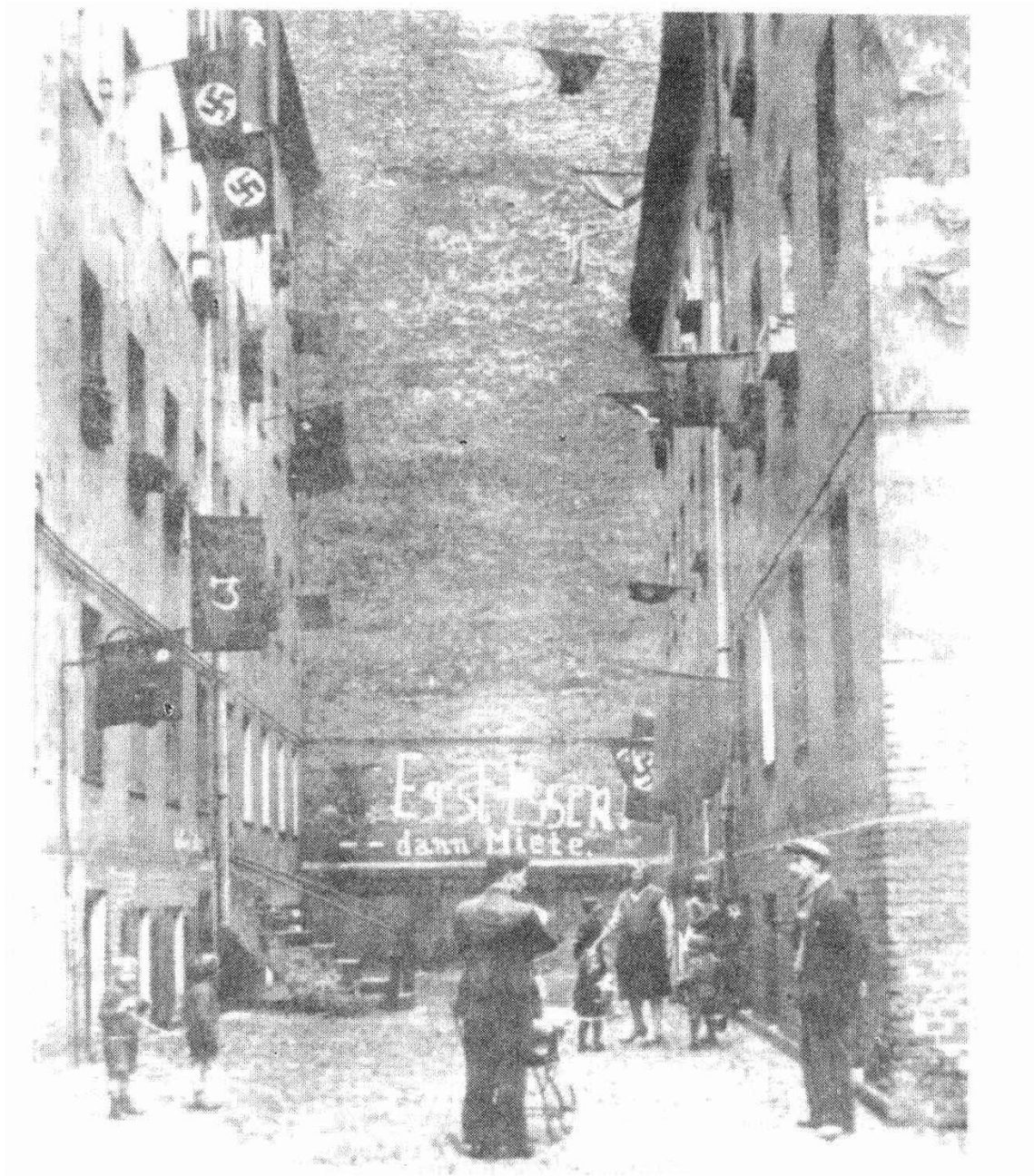
社会民主党的竞选广告。

的街头战斗中就有 99 人丧生。这种街头暴力甚至蔓延到国会中来了。1932 年 12 月 7 日，共产党议员与纳粹党议员之间发生了一场血腥的集体性斗殴。许多人之所以选举希特勒，也是因为他们认为，只有他才能结束冲锋队的暴行和专横。

魏玛共和国的末日

自从 1930 年 3 月民主主义政党之间的大联合破裂以来，魏玛共和国便走向了它的末日。在民主主义政党们变得越来越软弱并手足无措地看着共和国死去的同时，共产党人和纳粹主义者赢得了越来越多的选票。在 1932 年 7 月 31 日的国会大选中，希特勒的纳粹党获得了 37.3%

的选票，并因此成为国会中最强大的政党；共产党人获得了 14.2% 的选



1932 年秋季，柏林克帕尼克大街 34/35 号房客拒付房租，他们对房屋高昂的租金和恶劣的状况提出抗议。

票，因此成为第三大政党。废除魏玛共和国的愿望在几乎所有的社会领域中不可阻挡地得到了增长。



社会民主党的竞选广告。

现在，一切都取决于那位白发苍苍的年迈总统保罗·冯·兴登堡了。他拥有一种几乎是独裁的权力，这种权力本来是应该用来保护这个共和国的。然而兴登堡已经几乎不能胜任他的职务了，他得依靠那些只顾自己的权力而不想捍卫共和国的顾问们来行事。他的儿子奥斯卡和他的一位亲信弗兰茨·冯·巴本起初相信，他们能够利用希特勒来贯彻他们自己的目的。是他们说服这位总统任命希特勒为总理的。由于君主主义者将会在这个未来的政府中占大多数，因此他们相信能推动希特勒进行合作并使他变得更克制些。1933年1月30日，兴登堡任命了希特勒为总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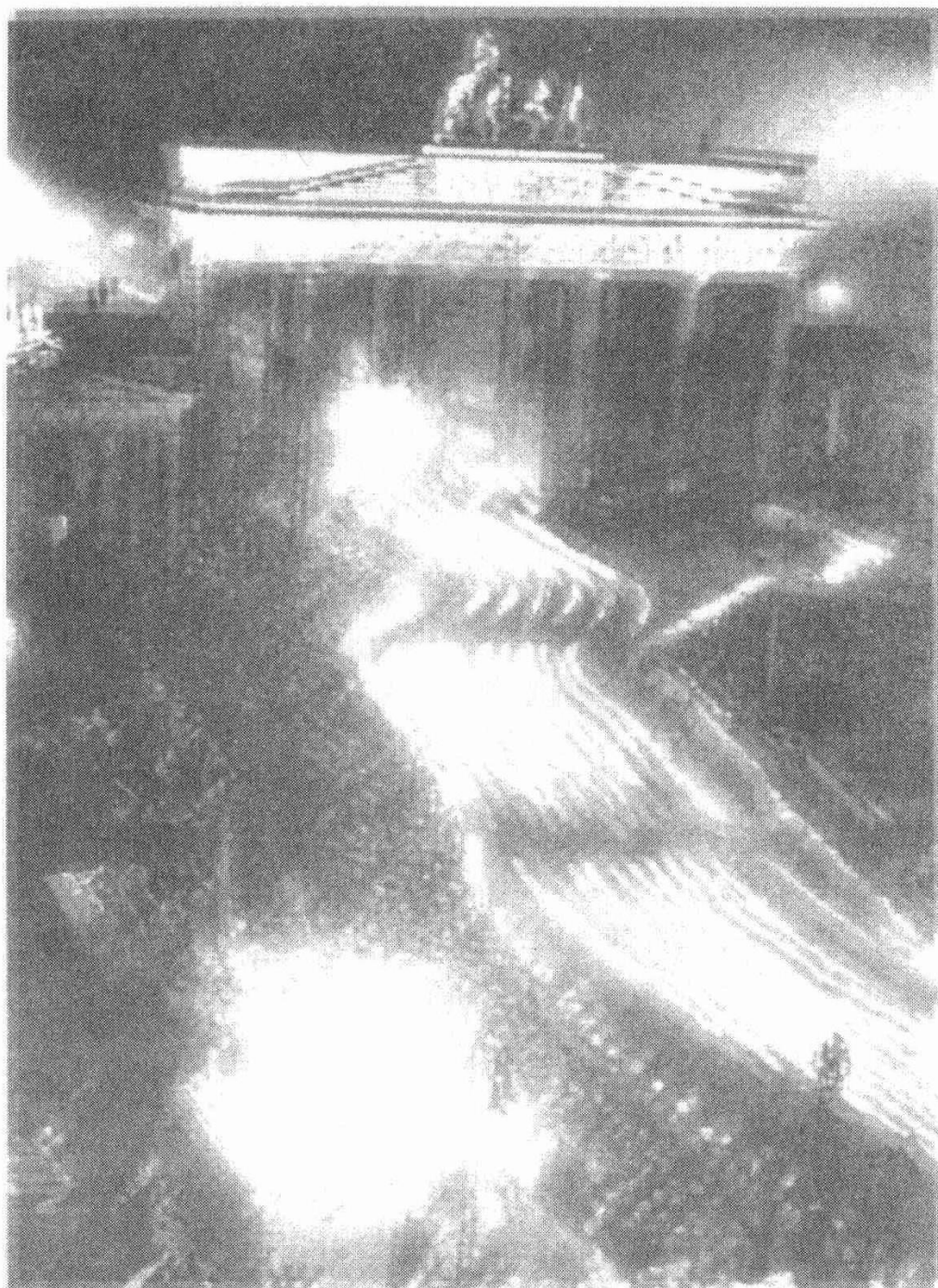
噩梦的开端

“希特勒成了总理，这简直像在童话里一般！”第三帝国未来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于1933年1月31日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在前一天晚上，他刚刚在柏林组织了一支欢呼凯旋的队伍。成千上万穿着褐色制服的冲锋队员举着熊熊燃烧的火把、合着军乐、踏着沉重的脚步出现在人们的面前。从晚上7点到深夜，行军队伍就这样走过了威廉街的总理府。而阿道夫·希特勒与戈林、赫斯以及戈培尔等党的领导人站在总理府楼上的一个窗子旁，观看着下面的热闹场面。

在这个寒冷的1月天里，对于纳粹主义者来说，他们对权力的梦想变成了现实，而在大多数德意志人看来，仅仅只是发生了一场正常的政府换届。就连纳粹党的选民们自己都不相信希特勒会兑现他所许下的所有诺言。

希特勒曾发出过威胁：将有一大批人被撤职，共产党人将被歼灭，犹太人将被肃清。元首的意志将取代议会制的民主。他将这样与国内的敌人算账，然后恢复德国在世界上失去的强国地位。他将废除《凡尔赛条约》并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然后收复失去的地盘。此外，他还将“用宝剑”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征服所谓的必要的“生存空间”。

所有这些都在叫嚣压迫、恐怖和战争，然而许多人并没有严肃认真地对待希特勒，他们仅仅认为他是一个特别爱说大话的政治家。而且，他毕竟还没有获得全部的权力！他的政府绝大多数是由非纳粹党的政治家们组成的。这位毫无经验的政治家能干什么呢？尽管希特勒是一位成功的演说家，但是他能理解，尤其是操纵一架复杂的国家机器吗？相当多的人对这一点是持怀疑态度的。那些在政治上玩弄权术的老手们，像那位曾在举荐希特勒担任总理职务上出过大力气的弗兰茨·冯·巴本一样，认定希特勒是没有经验的。巴本这位副总理坚信：“不出两个月，我们就能将希特勒逼到角落，让他尖叫去！”而他的德意志民族派盟友，



1933 年 1 月 30 日晚上，在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后，冲锋队、党卫军以及“钢盔团”长龙般的行军行列穿过勃兰登堡门。

作为经济部长进入希特勒政府班子的阿尔弗雷德·胡根伯格满怀信心地认为：“我们把他框进来了！”这些保守主义的政治家们想驯服希特勒，然而几个月后，这些满怀希望的“驯兽师”们便都遭到了罢免。

第四章

权力的委托与全面的夺权

1933年1月31日，希特勒总理还不是一个拥有全权的独裁者，然而他非常希望成为这样的独裁者。但是，仍然存在着可能危及他的对手。这里面有像阿尔弗雷德·胡根伯格和巴本这样的保守主义内阁成员，他们想利用希特勒来为他们的目标服务。社会民主党、共产党以及工会将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他们会联合起来号召一场总罢工或是发动一场起义吗？希特勒能指望那支有权力的国防军吗？那些有影响的德意志工业家会站到他这一边吗？除此之外，这位总理还得一直依靠兴登堡总统的信赖，正是这位总统赋予了他根据第48款动用紧急条令行使统治的可能性。希特勒也正是借助这个手段才逐步扫除了他的对手。

首先，希特勒利用兴登堡的帮助解散了国会，并定于3月5日举行新选举。迄今为止，他一直想用残忍的方式与他的政治对手作斗争，并不惜一切手段地争取选民的认可。在完成这项任务上，希特勒得到了两位专家——赫尔曼·戈林和约瑟夫·戈培尔的帮助。这两人早在纳粹党的“斗争年代”中就已经受过考验。戈林是个馋鬼，此人喜欢穿华丽的军装，并毫无节制地分配杀人任务。作为普鲁士邦新任的内务部长，他指示警察当局：“为民族盟友（即冲锋队、党卫军、钢盔团）创造最好的和睦气氛。”这意味着冲锋队、党卫军这些党的部队能不受惩罚地在

大街上进行斗殴、迫害和屠杀，而其政治对手们却可以被任意地逮捕，并被关押在匆忙建立起来的集中营里。

在此期间，通过做出种种保证，希特勒平息了国防军的不安，清除了工业界的不信任。工业家们甚至向纳粹党的钱箱捐助了 300 万马克。利用这笔钱，戈培尔，这位忠于希特勒的煽动家和宣传专家，能够发动一场规模巨大的竞选战了。戈培尔，这位有才干的演说家，作为记者，令人无法想象地出现在无线电广播中，并在欢呼声中为元首的每一场竞选演说进行导言。甚至连美国大使也对纳粹主义的选举战风格留下了深刻印象：“城市和乡村到处都是大量穿褐色制服的人和巨大的纳粹宣传画，这些褐衫军经常举行游行示威，而广播中纳粹元首每一天的竞选演说，其目的就在于现在要唤起人们的这种印象：在德国只有一个大党。”

自由、公正的竞选从一开始就不存在。纳粹党利用手中掌握的政府权力，通过有目标的恐怖活动，动用所有许可的和不许可的手段来开展工作。当 2 月 27 日夜晚国会发生一场大火时，戈林断言：“这是共产党暴动的开端，他们现在开火了！”希特勒叫喊道：“枪毙碰到的每一个共产党干部。今夜必须绞死共产党议员！”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是纳粹党自己放的这把火，因为这与他们的方案配合得如此之好。然而，今天似乎可以肯定，那位荷兰籍的工人马里努斯·范·德·卢伯是一个想对纳粹进行抗议的单独的作案人。

希特勒、戈林以及戈培尔现在连一秒钟都不愿错过，就在当天夜晚，他们倾巢出动，逮捕了共产党议员和干部。绝大多数共产党议员和干部都是被冲锋队和党卫军从睡梦中打醒的，他们根本没有听说过这个国会纵火案。这个夜晚几乎还没有过去，就有 4000 名共产党员被捕。卡尔·冯·奥西埃茨基、埃里希·米萨姆、路德维希·雷恩和埃贡·埃尔温·基施这些作家和记者也与他们一起被投入了监狱。原因何在？因为他们曾敢于批评纳粹党。第二天，兴登堡签署了《保护民族和国家的条令》。随着他大笔一挥，魏玛共和国的所有基本权利都失效了。现在

无需任何证明，也无需任何理由就可以抓捕任何人。言论、出版以及集会自由被废除。信件可以开封，电话可以监听。通过这个“国会纵火案条令”，希特勒政府宣布了无限期紧急状态。事实上，这个条令直到第三帝国结束都一直存在着。现在，纳粹主义者能够完全“合法地”运用他们的恐怖手段了，而且也尽量地使用了这种手段。到3月中旬，仅在普鲁士就有1万多名希特勒政府的政治对手被捕。

《授权法》

在此之后，几乎再也谈不上什么自由选举了。但是，尽管有进行恫吓的恐怖活动以及规模巨大的竞选战，纳粹主义者仍然没有成功地为自己赢得人口的大多数。3月5日，有1720万德意志人投了纳粹党的票，相当于所有选民的43.9%。尽管许多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候选人在竞选期间遭到逮捕，但是这两个左派政党仍然能够申诉自己的权利。选民的18.2%投票支持社会民主党，选民的12.2%投票支持共产党。

这时，希特勒有目的地准备了一份《授权法》，该法应使他能最终独立于总统的信任。通过该法，政府应被授予颁布法律的权力，这将使得法律的颁布无需得到国会和联邦议院的赞同，即使它是违背宪法的。它应有一个4年的有效期。但是，要实现这个计划，需要获得占国会议员2/3多数的赞同，而这一点希特勒也通过恫吓、许诺和诡计达到了。81名共产党议员的座位干脆就被搬走了，反正它们的所有人现在已经毫无例外地坐在监狱里或是逃亡了。纳粹党向市民资产者政党如中央党施加了压力，并向他们做了一点小小的让步。

当3月23日在柏林的克罗尔歌剧院就《授权法》进行表决的时候，冲锋队和党卫军占领了所有的入口。这必然引起所有议员的恐怖心理，



约翰·赫阿尔特菲尔德于 1932 年 10 月 16 日设计的《工人画报》扉页。这份画报在立场上是接近共产党的。共产党人认为，希特勒政党是依赖于德意志工业界的，而且很快就会解体。这两点都是错误的。

迫使他们去讨这些公开进行威胁的纳粹党党军的欢喜。谁能抵抗这种压力呢？只有社会民主党在抵制纳粹党的权力要求。它的主席奥托·维尔斯勇敢地讲道：“人们可以剥夺我们的自由和生命，但不能剥夺我们的



纳粹主义者对记者卡尔·冯·奥西埃茨基进行了迫害，因为他是和平主义者和犹太人。国会纵火案后，他遭到逮捕并在不同的集中营里被关押和拷打过。1936年11月，奥西埃茨基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是他被禁止前往斯德哥尔摩接受这一奖项。1938年5月4日，他被虐待致死。

荣誉。在社会民主党不久前经历了这些迫害之后，没有任何人能要求它去投票赞成这部在此提出的《授权法》。自从有一个德意志国会以来，对公共事务的监控权还从来没有被这个民族的暴力代表以这样一种方式排除掉，正如现在所发生的那样，正如通过这部新的《授权法》还将更多地发生这种情况那样。”

社会民主党主席维尔斯的这次讲话是对德国民主的最后一次公开表白。随后，444名议员对该法案投了赞成票，只有社会民主党一致投了否决票。《人民观察家报》，这份纳粹党的党报以胜利者的腔调对这个结果进行了注解并公开宣称德意志人能盼望的是什么：“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议会主义体制向这个新德国投降了。今后4年期间，希特勒能够做所有他认为必须做的事情。从消极意义上讲，将铲除马克思

主义的所有有害力量；从积极意义上讲，将建立起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第三帝国的时代已经到来。”

一体化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纳粹马不停蹄地征服了并保持了在这个国家中的所有权力，排除了可能的对手。人们将这个权力征服的进程称之为“一体化（Gleichschaltung）”。所有社会领域都被纳粹快速而粗暴地“一体化”了。出于对新主人的畏惧，许多组织和机构显示出一种争先恐后的服从。这意味着在元首向他们发难以前，他们就已经向元首保证了他们的忠诚。这种态度通常是以对自身权力、自身地位或自身生活的担忧为基础的。也许，在不能进行任何反抗的时候，人们能以此使自身得到某种拯救。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相当多的德意志人根本不是被暴力“说服”的。许多人是出于信念和热情才与这位新主人合作的，而且许多人匆忙加入了纳粹党。如果你不是犹太人、共产党人或纳粹主义的明显对手，你就不用担心什么。最后，人们认为那些现在被关进监狱的人很可能是犯了罪的，这也使得许多人保持了平静。

1933年3月22日，在达豪，第一个集中营被投入使用，这个集中营能关押5000名囚犯。海因里希·希姆莱，这位党卫军全国首脑，为了让所有活着的德意志人都知道这种可怕的机构，甚至还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安静点，否则你将去达豪！”这句话立即变成了一句经常被使用的俗语。到4月底，已有3万人被“保护性拘留（Schutzhaft）”，某些人可能仅仅只被拘留几天，但其他人可能长达数年。到10月底，已有500~600人被纳粹主义者杀害，10万人被逮捕。“一体化”就是这



在那场权力委托后的数月之内，纳粹便逮捕、拷打和杀害了大量的共产党人。

样被一种恐怖和不信任的气氛所伴随和促进的。

这个一体化进程通过一系列相应的法律向前推进。3月31日颁布了《各邦与帝国一体化法》。通过该法，各邦议会根据最后一届国会选举的比例进行了改造。几周以后，各邦总理被纳粹党的地方长官所取代，因此各邦失去了它们以前的独立性。只有元首的意志能统治这个国家，任何偏离的政治观点都受到了压制。

当然，这样一种一体化国家除了元首的那个政党以外是不需要其他任何政党的。共产党自国会纵火案以来就已经被扫除了。现在，其他的政党也加入到这一行列之中。最大的反对党，社会民主党，于1933年6月22日遭到禁止。它的干部或是逃亡到外国，或是隐藏起来，或是被“保护性拘留”。在社会民主党遭到禁止后，其他的政党也逐渐瓦解。7月14日，随着《禁止新建政党法》的颁布，在德国，任何新政党都不允许成立。纳粹党也因此成为了德国惟一的合法政党。

从工会的例子，人们能清楚地看到，纳粹主义者是用什么样的手

段来贯彻这场一体化的。5月1日，这个国际工人运动的传统节日偏偏也被纳粹主义者宣布为节日。因此，工会的一个老的期望似乎得到了满足。就在这一天，希特勒在柏林的腾帕霍费尔广场上对50万工人发表了讲话。许多人都对他的讲话感到满意：“分散在各种职业中的数百万人不再能互相理解，他们被置入彼此分离的阶级之中，被等级的狂妄或阶级的疯狂所伤害，他们必须再度找到那条彼此共同的道路。”好些工人平静地或满怀期待地回了家。“尊重工人并重视工人”不是很好吗？然而就在这一天，自由工会的所有房屋和企业都被冲锋队占领，所有财产都被没收，工会领导人也被“保护性拘留”。工会成员后来被强制性地纳入“德意志劳动阵线”（DAF）组织之中。一个以前相当强有力的组织就这样通过漂亮的许诺和粗鲁的暴力被排除掉和一体化了。

在纳粹主义者对政府、议会、政党以及重要的组织实行了一体化后，他们还想统治人们的思想、感情和言论。惟有这样，希特勒才能长期确保和巩固他在这个国家中的权力。因此，所有的国家公职人员接到命令，只能用“Heil Hitler！（希特勒万岁！）”来致意问候。在纽伦堡举行的引起轰动的全国党代会上，这位纳粹党的元首像一位明星那样受到颂扬，像上帝那样受到赞美。

人们被这种大规模集会所征服、所鼓舞。导演者是第三帝国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什么是真正的宣传？有目标的、从观点和看法上争夺民心的战斗就是宣传。宣传家就是为了我们的观点而进行战斗的人。归根到底，这涉及推销一种产品，涉及动用一切可能的宣传手段，如广告画、传单、广播电台或电影院中的宣传广告，以及无论什么样的宣传节目。因此，对于宣传家来说，这一点是重要的：他应宣传并唤起人们的期望。不要让人们去考虑他们是否需要某种东西，而要让人们完全肯定地去想象，这就是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宣传家就是诱拐者，他要抓住人们的感情、排除人们的理解。戈培尔就是这样工作的。他认为德意志人很需要元首，他们只应相信他、信任他和服从他，而不是别的其他

人。因此，这位宣传部长也必须向人们澄清，什么是他们所不需要的，什么是对他们有危险的，以及应在什么地方寻找元首的敌人。

那些与纳粹主义者持不同观点和思想的人，也就自然成了他们的敌人。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在第三帝国里，那些不愿分享对元首的热情的作家、艺术家、记者和知识分子们成了斗争的对象。在争夺对人民大众的思想统治权的斗争中，他们是这位宣传部长的竞争对手。出于不信任，记者们受到了监控和检查，他们被规定了能在报纸上写什么东西，各种赞扬民主的观点在第三帝国里都受到了压制。所有犹太血统的和政治上不可靠的记者均被免职。许多作家，由于他们在德国可能会阻碍这场思想的一体化，因此不再被允许在德国发表文章和出版书籍。左派作家、民主主义作家或犹太作家的著作被从图书馆和书店中清除出去，它们被称之为“非德意志的”和“破坏性的”。



1933年5月10日，纳粹焚烧了“非德意志”作家们的著作。从根本上讲，凡不符合纳粹主义意识形态的任何书籍都被视为“非德意志的”。

1933年5月10日，所有大学城中的纳粹主义大学生有组织地焚烧了不受欢迎的书籍。像埃里希·玛丽娅·雷马克、阿尔弗雷德·德布

林、海因里希·曼、西格蒙特·弗洛伊德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这样的著名作家和科学家的著作被扔进了火中。埃里希·克斯特讷的著作也被烧毁。他本人亲身经历了这一事件：“我站在大学的门前，挤在身穿冲锋队制服、有着这个民族血统的大学生中间，看着我们的书籍飞进闪动的火焰中，听着那个老奸巨猾的骗子多愁善感、长篇激烈的独白。葬礼般的气氛弥漫着这座城市。突然间听到一声女人的尖叫：‘克斯特讷就站在那里！’我想这下糟了。但什么也没有发生。书籍继续飞进火焰中。在以后的12年里，我只有很少几次看到过我的书，那还是我在外国的时候。成为一名被禁作家，再也看不到他的书在书店的书架上和橱窗里，这真是一种很奇特的感觉。在祖国的任何一个城市里都看不到我的书了。”

夺取全权

希特勒想发动一场战争。1933年2月3日，他在国防军的将军们面前公开宣称，他已为此制定了计划。首先应在德国铲除马克思主义和“加强国防意志”，然后必须“在东方征服新的生存空间”。这个最终目标只能意味着战争。为此，希特勒需要一支强大的军队。纳粹党的那支特别的党军——冲锋队——很乐意承担这种角色。它的成员将自己理解为元首以及他的运动的“老战士”。他们曾殴打、迫害和屠杀过纳粹的对手。从1920年建立以来直到1934年，它的成员数量已上升到400万人。因此，冲锋队的最高领导人恩斯特·罗姆想将老的国防军置于他的命令之下。而这支老的皇帝的军队以及它傲慢的司令官们当然不同意。在他们看来，冲锋队只是令人讨厌的竞争者，他们对自身权力形成了威胁。

这支冲锋队也可能危及希特勒，因为它不满意他的角色。这些“老战士们”期待着岗位、酬劳和承认。这些冲锋队的权力饥渴者们是不会满足的，也是很难控制的。希特勒是如何对待他的老助手和老朋友的呢？他于1934年6月冷酷地决定：逮捕所有的冲锋队领导人并干掉他们。这场屠杀行动是通过受到国防军支持的党卫军来执行的。通过这一步骤，希特勒终于确保了国防军的服从，而党卫军作为新的、有充分影响力的恐怖工具也得到了检验。这场残忍的屠杀行动甚至帮助他在人民大众中享有盛名，因为穿褐衫的冲锋队员相当令人厌恶，他们曾经干扰秩序，他们的恐怖活动加剧了不安和恐惧，而现在，元首已经在关心平静和安全了。

兴登堡总统在罗姆事件发生4周后去世。现在，希特勒能够不受阻碍地继承这个职位并将所有的权力都抓在手中了。现在没有任何人敢抵抗他了。所有的士兵和官员都向这位“德意志帝国和人民的元首”宣誓效忠了。

第五章

希特勒的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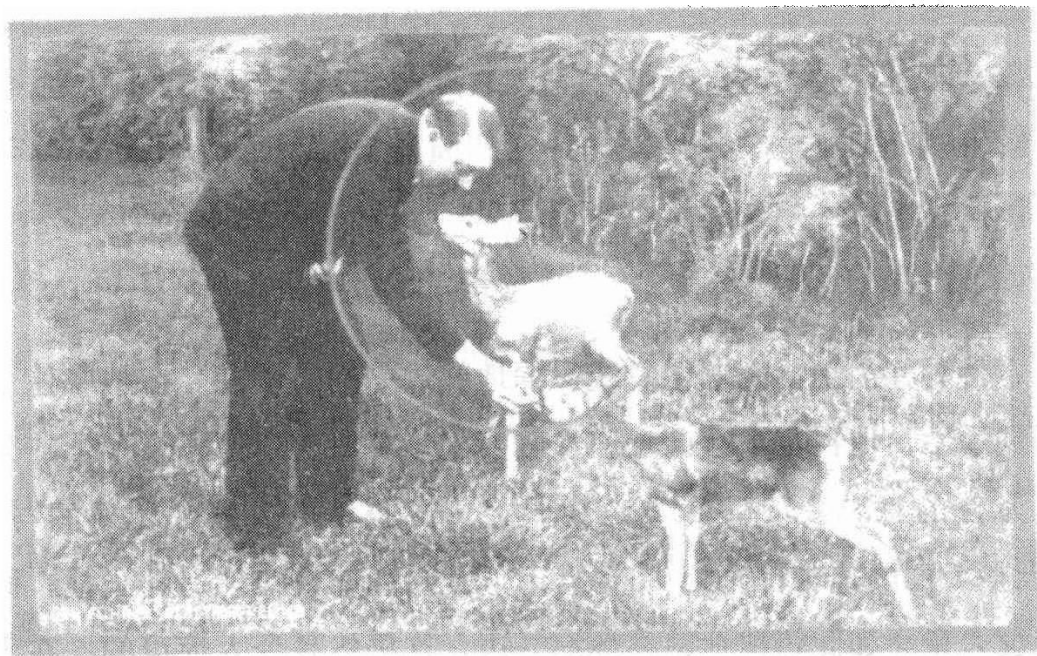
元首崇拜与宣传

希特勒先前还向兴登堡总统深深地鞠躬过一躬。现在，在他将这个职务抓到手后，他再也不会向任何人鞠躬了。统治这个德意志帝国的只有这位元首的意志。1934年8月4日，一家报纸的大字标题赫然写道：“今天整个德国是希特勒的！”德意志人竟会如此之快地追随于他，而且大多数人竟会如此热情地站在他那一边，这仍然是令人惊讶的。在干掉了冲锋队的顶尖领导人之后，人们愿意相信，现在要真的向前进了。希特勒扫除了那个让人感到混乱不堪的魏玛共和国，人们是将此作为他的功劳来看待的。现在，人们满怀希望地期待着纳粹主义者消除失业。许多人估计，再也不会会有街道战了。只有越来越少的人还想知道遭受纳粹主义者迫害的那些人的命运。人们关心的是自己能抢在前面找到工作，养家糊口。

这位元首的眼睛盯着所有的人和事。希特勒的肖像立即出现在邮票、明信片、广告牌、绘画、教科书上。它被悬挂在办公室、商店里，也越来越经常地出现在起居室里。收音机里能听到他的声音，这声音通过扩音器回荡在公共场所。而在规模宏大的群众集会上，他直接对听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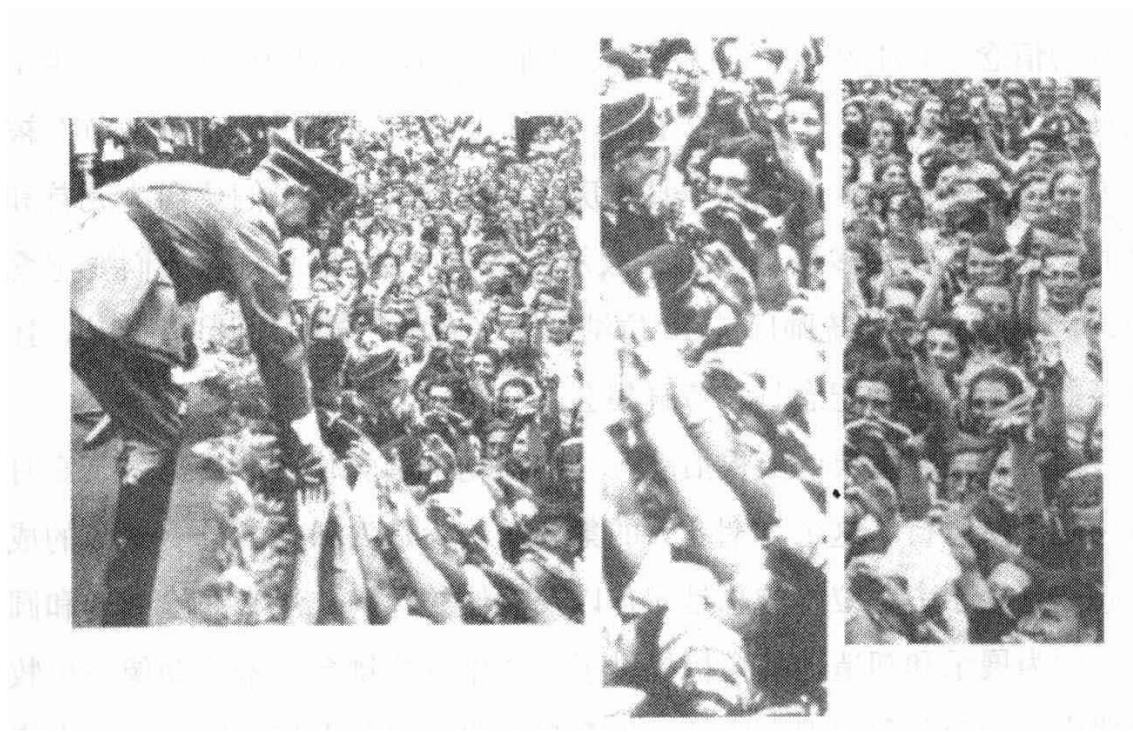
们发表讲话。甚至还出现了一种专门卖给年轻人的组合照片，人们能将这些照片贴成一个巨大的希特勒影集。许多人开始真诚地倾心于“他们的元首”，他们崇敬他，不少人像崇拜上帝一样地崇拜他。

纳粹主义者按他们的想法在这里相当熟练地充分利用了人们的情绪和感情，他们促进了这种态度。他们就是要使人们相信：纳粹主义是一种宗教，而元首正是“一种新宗教的先知”。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纳粹主义者从基督教的教会中吸取了许多有用的东西。他们的集会像礼拜



纳粹的宣传经常是庸俗不堪的。希特勒被描绘为动物和儿童的朋友并不稀奇。

仪式一样发挥着影响，希特勒也经常像一位牧师或一位“天使”那样装腔作势。纳粹党还制造出他们自己的圣徒。例如，冲锋队员霍尔斯特·韦塞尔，此人于1930年与一位靠妓女过日子的男子斗殴后死去，却被标榜为该党的一名烈士。戈培尔到处宣传说他是被共产党人打死的。韦塞尔创作的一首进行曲也成了该党的官方歌曲。在第三帝国期间，除了那首德国国歌以外，它成了一首具有侵略性的第二国歌：“让旗帜高高飘扬！让队伍团结成一个人那样！冲锋队员迈着稳健的步伐前进！同志



许多妇女崇敬希特勒并按合乎规则的方式来崇拜他。

们，向红色战线和反动派开火，在我们行列的精神中一起前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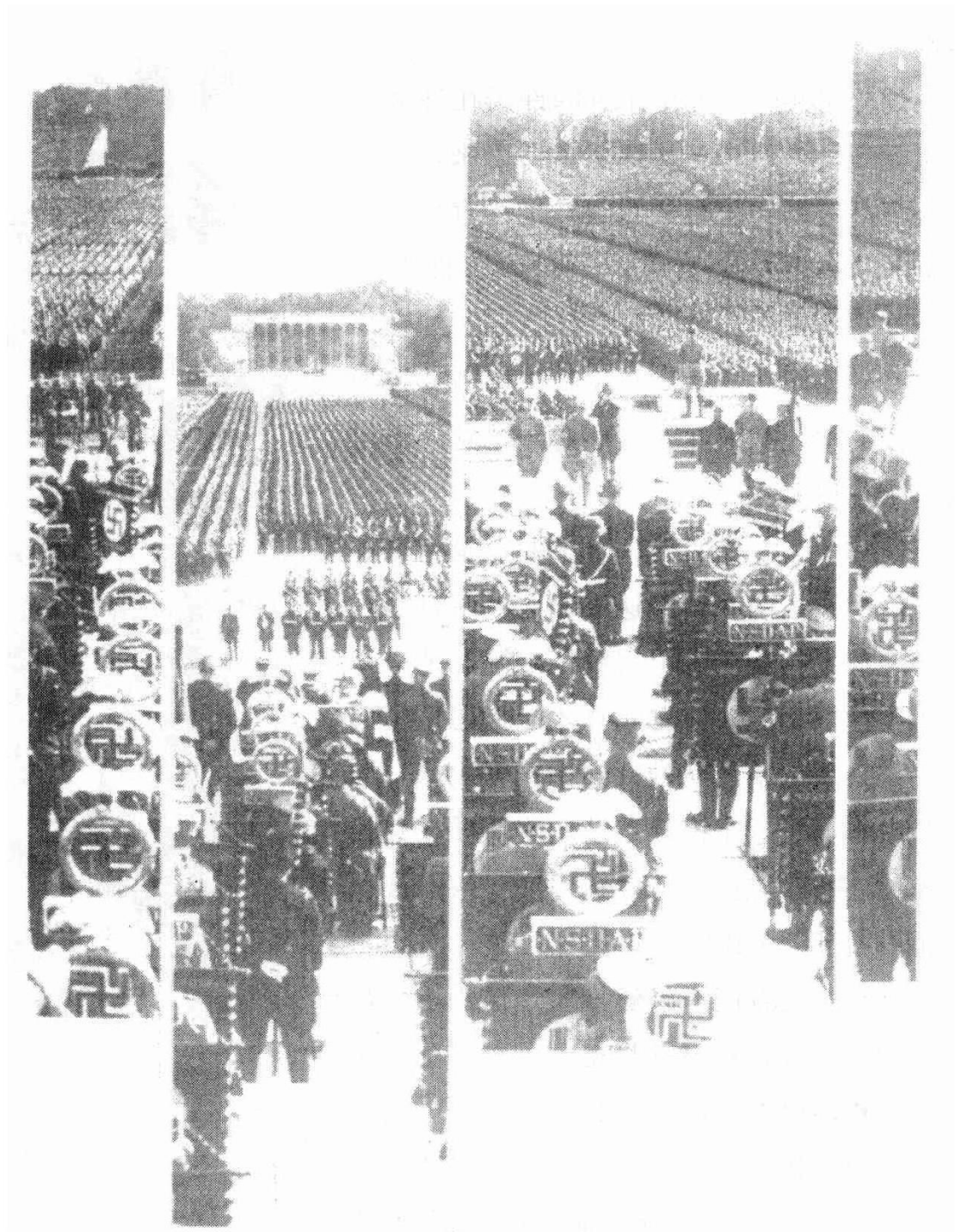
第三帝国的宣传家们采取的所有这些手段都是为了强化这种印象：元首是这个民族强有力的、与上帝同样的保护人。宣传部长戈培尔首先利用对希特勒庸俗化的吹捧使自己大出风头：“整个民族不仅怀着崇敬的心情，而且怀着深深的、衷心的爱拥戴着他。因为这个民族感受到他是属于他们中的一员的。他的肉体来自于它的肉体，他的灵魂来自于它的灵魂。他来自于这个民族，他就在这个民族当中。但整个民族热爱他，是因为这个民族感到在他的手中得到了保护，就像一个孩子在母亲的怀中一样。”纳粹主义宣传家们是想通过这种元首崇拜来巩固希特勒的统治，隐藏他的真实企图，掩盖这个政权野蛮残忍的恐怖性。因为纳粹主义者非常清楚：强迫与暴力是不足以长期地将人们与他们自己捆在一起的。

一系列纳粹的节日被发明出来，这些节日应发挥类似于教会节日的功能。它们旨在使人们回想起希特勒和纳粹党的“英雄事迹”。此外，这一大堆节日和庆祝活动能够麻醉人们，坚定他们对“民族共同体”和

元首的信念：1月30日，人们要庆祝那场夺权；3月16日有“英雄纪念日”；4月20日又有元首的生日；5月1日，这个“民族劳动节”被作为“民族共同体”的最高节日来庆祝；在母亲节，人们要向为元首和他的民族生了特别多孩子的妇女表示祝贺；而11月9日，人们要纪念1923年在慕尼黑的统帅厅前16位纳粹主义者的“英雄之死”。此外，还有多如牛毛的其他纪念日和节日集会。

第三帝国最重要的庆祝活动——纳粹党全国党代会——总是于9月初在纽伦堡举行。这个为期8天的集会被认为是党和它的分支部门的成就展示。处于中心位置的总是元首以及对他的颂扬。浮华的检阅场和圆柱大厅为展示和塑造他的全权提供了一个相应的舞台。希特勒像一位牧师那样对冲锋队和党卫军成员、集合起来的希特勒青年团团员、妇女组织成员、帝国义务劳动军成员以及排列成行的国防军将士发表讲话。所有人的目光都一直投向他，而他的目光也似乎完全盯着他们。数十万人排列成一个个方阵，由希特勒慢慢地检阅。在这里不允许出现任何意外。所有的一切，包括最小的细节都是经过精心计划的。夜间探照灯投向空中形成的巨大的光穹隆，以及一望无际的火把游行队伍吸引了观众的视觉。这种热闹场面向党和人民表达的信号是清楚的：元首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立定！看齐！跟随元首前进！德国将再度强大起来！

人们当时难道没有表达过他们的怀疑吗？他们难道满足于国家对他们感情的操纵吗？他们难道不担心希特勒的整个纲领会导致战争、毁灭和种族大屠杀吗？首先，在1933~1939年间，纳粹主义者似乎满足了绝大多数德意志人的希望和向往。在魏玛共和国里，许多人忍受不了政治观点的多样化。这个民族似乎被撕碎、分裂了。谁还分得清这许许多多的政治观点和政党呢？人们能相信哪些许诺呢？谁能强大到足以克服那未来重重的困难呢？纳粹用元首一个人的声音压住了这些混乱不堪、各种各样的声音。当只有一个人在说话时，人们也就肯定再也听不到其他的声音了。当人们只按一个纲领指引的方向前进时，也就不用在许多



在 1935 年全国党代会上，冲锋队和党卫军的编队在接受检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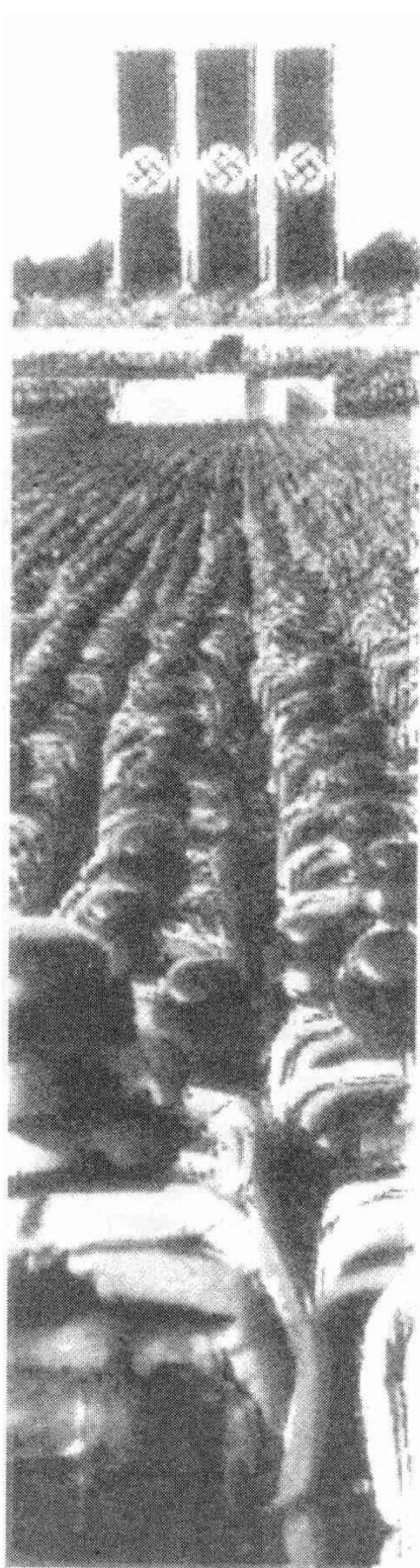
立场之间游移不定了。这给人造成了一种井然有序、一目了然的感觉。纳粹主义宣传关心的就是让一切看起来统一化和简单化。那就是只有一个德意志民族，一个德意志帝国，一个政党和一个元首：阿道夫·希

特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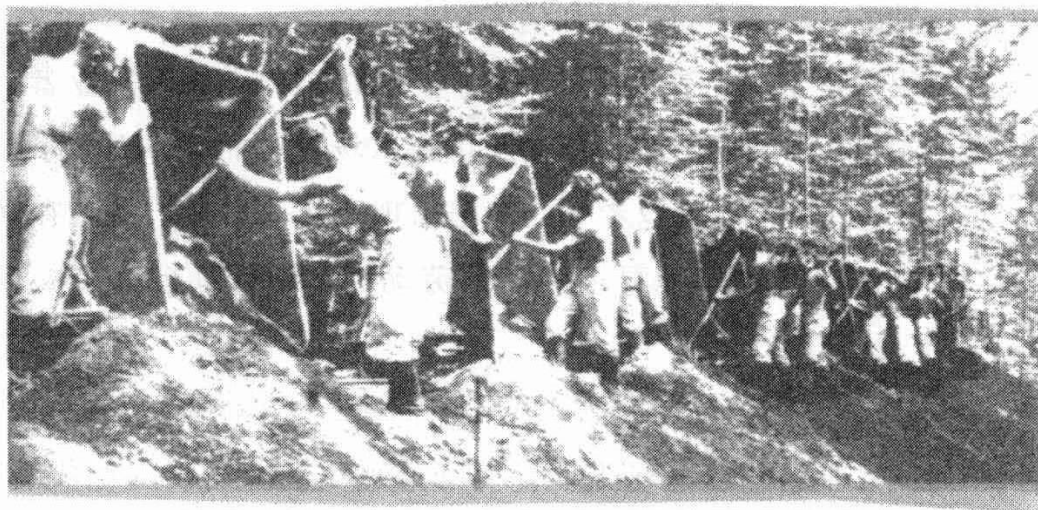
纳粹与共产党人作斗争的承诺在许多人那里受到了欢迎。自从那场革命以来，共产党人便被咒骂为可怕的幽灵。纳粹宣称，共产党人将夺走人们的一切，剥夺人们的财产。因而许多人是将苏维埃国家作为危险的噩梦来感受的；而共产党人却想将这场噩梦强加在德国的头上。因此，纳粹对共产党人的迫害得到了很大的支持。

纳粹主义宣传的另一个出发点是德意志人对他们邻居的恐惧，这些邻居在签订《凡尔赛条约》后从军事上得到了加强。纳粹在公告中这样宣称，惟有元首才能将德意志民族的未来从一个敌对的欧洲中拯救出来，他将从军事上把这个民族武装起来，并在其他国家面前挥舞宝剑。这种宣传使得人们甚至对他产生了一种钦佩之情。

纳粹主义者同样能够期望，他们极度仇视犹太人的公告和行动将得到一种广泛的赞同。纳粹谈论着一种“健康的民族感”，用它能够抵御“民族害人虫”和“外来民族的因素”。为了加强人民大众对犹太人的偏见和厌恶，纳粹使用了各种各样的媒体和手段：他们在电影院里放映仇视犹太人的故事片，在教科书上刊登将犹太人贬为劣等种族的文章，还有嘲笑犹太人并要求将他们驱逐出境的话剧。在纳粹主义元首的无数次讲话中，犹



纳粹党全国党代会也总在显示纳粹主义者的力量。



自 1936 年以来，18~25 岁的年轻男子必须在帝国义务劳动军中服役一年。这后来也同样有效于年轻女子。

太人都遭到了咒骂并受到了威胁。尤其令人可恶的是纳粹主义周报《前锋》(Stürmer) 也张贴在大量的公共橱窗里，因而极受人们的关注。在其头版上，总能看到一幅漫画，这种漫画将犹太人描绘为吃人生番、强奸幼女犯、拐骗者和吸血鬼。

领袖崇拜与宣传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纳粹的宣传对人民大众已有的观点和情绪做出了反应并强化了它们：对民主的厌恶，对共产党人的恐惧，对《凡尔赛条约》的拒绝，对犹太人的仇恨。与此同时，这种宣传也就造就了一种能扫除所有问题、恐惧、挑战和敌人的人物的形象。惟有他才能结束苦难，拯救民族。这个人就是希特勒。

出现过希特勒的经济奇迹吗？

有时，我听到有人说，希特勒也有他好的一面。“他曾扫除了大街上的失业者”或“在与失业作斗争上，人们能从希特勒那里学到许多东西”。必须断然反驳这些观点。这些观点是危险和错误的，因为它们避

而不谈希特勒的“经济奇迹”是如何实现的。

有一点很清楚：当希特勒于 1933 年上台时，有 600 万失业者。魏玛共和国由于没有找到有效的对症药也败在这场灾难面前。而几乎不到 5 年，实际上就已不再有失业者了。德国出现了充分就业，而且在某些领域里，人们甚至还绝望地寻求附加的劳动力。希特勒带来了一场奇迹吗？

他一开始就许下过一个诺言。1933 年 2 月 1 日，他讲道：如果人们给他 4 年时间，他将扫除这场失业。而当他事实上取得了这些成就时，在德国也就几乎没有不赞成他统治的人了。甚至连那些以前投票给社会民主党人或共产党人的工人们，现在也准备放弃对希特勒的不信任了。但是，现在我们必须看得更仔细些！这种成就是以什么样的代价取得的呢？它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呢？当人们找到了工作时，他们又失去了什么呢？

为进行这场斗争，希特勒制定了某种具有独创性的新计划吗？没有！纳粹主义者们宣布了魏玛共和国中就已经制定出来的纲领，此外，他们所具体推行的那些措施也是当时其他国家正在推行的。他们依赖于一种国家的就业工程，并通过提高进口关税来保护某些经济领域。纳粹首先将许多金钱投入公共性的建筑计划中。在这里，需要相当多的劳动力。纳粹甚至在机器劳动比手工劳动快得多的地方放弃机器的投入，宁愿让 50 人用铲子挖掘，也不愿使用一部挖土机。纳粹促进了道路工程建设和高速公路的建设，运河的开凿，土壤的改良，飞机场、兵营的修建以及公共建筑物的建设。当然，许多人在这些活动中找到了工作，尽管工资很低。

希特勒政策的目的在于让妇女为男子空出她们的工作岗位。那种所谓的婚姻贷款对妇女造成了吸引力：当两人结婚，而妻子放弃她的工作岗位时，这对年轻的夫妻就能获得 1000 马克的贷款来购买家具和家庭用具。1933 年与一年前相比，结婚的夫妻多出 20 万对。这项规定不仅

导致了工作岗位的大量空出和结婚率的上升，而且还导致了出生率的上升，因为每生一个孩子，这对夫妻就能免还这笔贷款的 1/4。许多孩子是在这些年出生的，他们的父母出于感激之情，为他们取名“阿道夫 (Adolf)”。1935 年成立了帝国义务劳动军 (Reichsarbeitsdienst, RAD)，它规定 18 岁以上的所有年轻人要为 6 个月的劳动投入承担义务，这也对失业率的下降产生了作用。

其他的措施清楚地表明，希特勒也利用这场与失业的斗争来追求其他的目标。1935 年，通过引入普遍兵役制，一方面，他能吸纳大街上的年轻失业男子；另一方面，他能增强德国的军事力量。希特勒想让每一笔创造就业岗位的公共投入也能为“德意志民族的重新武装”服务。然而，“重新武装”仅仅意味着为一场希特勒自成为总理以来就计划的战争做准备。出于这个原因，自 1934 年以来，国防军军备的支出不断上升。1938 年，公共财政所有支出的 50% 以上都被用于扩充军备和国防军。这是一笔巨款！尽管非常多的人因此而在军备工业中找到了工作，然而，私人消费品的生产却下降了。

那么，这种国家的就业工程又是如何得到资助的呢？为了能为巨额的扩充军备和昂贵的辅助计划筹集到必需的经费，国家必须越来越多地负债。这种片面的军备生产使得人民大众不再能购买到他们希望购买的东西。武器是既不能穿，也不能吃的；当人们想自己拿来使用的时候，也是不能卖的。

希特勒的经济政策带来了这种结果：德国有许多的武器和许多的债务，但只有太少的消费品、原料，几乎没有支付手段来购进外国的产品。希特勒打算如何摆脱这种强制性的局势呢？节约吗？转变生产吗？绝对不会！他想使用武器来抢夺原料、金钱和食品。仅仅只有当他保持住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时，他才能长久地确保人们对他的赞同。因此，正如有人当时所讲的那样，他不仅需要“大炮”，而且需要“黄油”。希特勒吸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一个饥饿的民族是没有什么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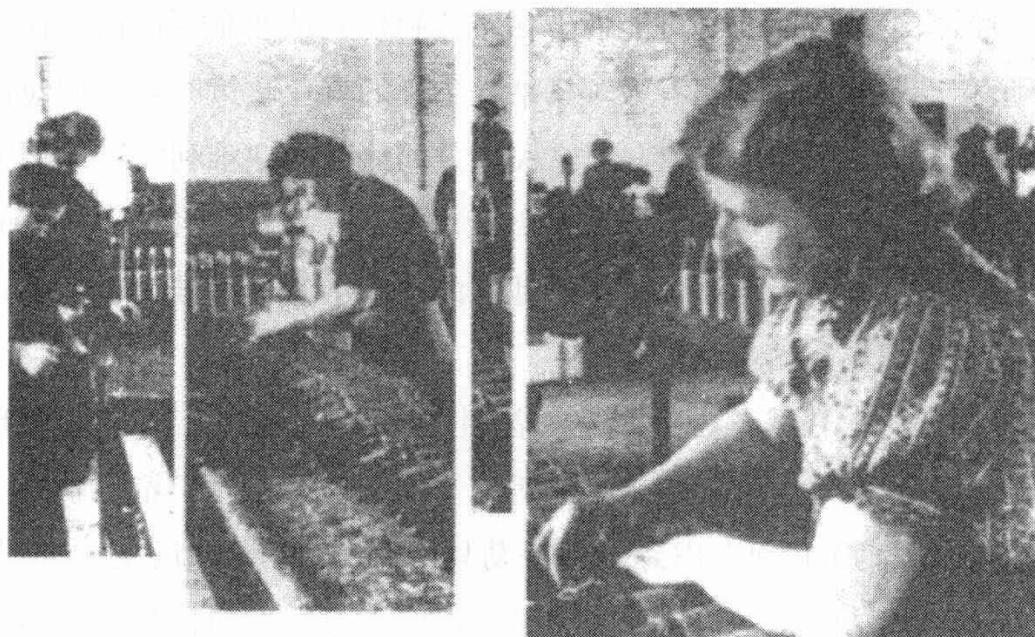


一位母亲在帮她必须完成“义务年”任务的女儿收拾箱子。自 1938 年以来，18~25 岁的妇女必须在农业和家务业中服务一年。

斗力的，也是不能取胜的。正因为如此，他要征服、抢劫“生存空间”，并用战利品来填饱“民族同志们”的肚皮。因此，希特勒于 1936 年任命赫尔曼·戈林为“四年计划全权代表”，他应在 4 年之内使经济和德国国防军具备“战争能力”。德国应首先通过代用品和代用原料的生产取代外国产品的进口。戈林毫不犹豫地为此项计划支出了更多的金钱，

而这笔钱是国家刚刚为自己借来的。

难道当时的人们没有想到，他们不仅在为自己，而且首先在为希特



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军备工业中妇女的劳动条件就越糟。1939 年的劳动时间为每周 48 小时，而在 1944 年，妇女每周的劳动时间通常超过 56 小时。

勒未来的征服战争而工作吗？完全可能肯定，在失业的苦难过后，绝大多数有工作的德意志人的日子现在更好过了。几乎每个人都有工作，大家几乎都能满足自己小小的愿望，享受一种要求不高的小康生活了。纳粹主义的宣传没有忘记突出强调纳粹政权的这些成就，庆祝这种成功。例如，高速公路的建设在报纸和无线电广播中受到欢呼，被作为元首具有独创性的成就来加以庆贺，并说高速公路是元首独自一人发明的。而事实上，修建高速公路的计划早在 20 年代末就已拟定好放在抽屉里了，只是由于世界经济大危机才阻碍了它的实施。纳粹越是喋喋不休地宣称它的“经济奇迹”，德意志人为这些短期成就而长期支付了什么代价就越是清楚。

这种成就显示出这样的阴暗面：绝大多数就业者的工资，比起少数大工业家迅速增长的利润来，只是缓慢地在上升。而且，由于工会被

取缔，在雇主面前，工人和职员失去了选举维护他们利益的代表的权利，也就丧失进行工资谈判和罢工的权利了。纳粹主义者还日益限制自由选择工作岗位或职业的可能性。在希特勒建立某些东西以前，他已经破坏了相当多的东西。当有人颂扬纳粹主义的就业政策时，人们应该进行反驳：希特勒的努力仅仅只对“民族共同体”的“雅利安”成员才是有效的。许多工作岗位之所以被空出，首先是因为人们将犹太血统的德意志人从这些岗位上驱逐出去了，他们的经济活动最后被完全禁止，他们的财产也被剥夺殆尽。

希特勒的扩充军备方针必然强制性地或是导致这个国家的财政破产，或是导致战争。这种结果是众所周知的。最后，对于希特勒的“经济奇迹”，人们还必须考虑到：希特勒只能用暴力和恐怖手段来贯彻这些反失业措施。如果一位企业家或是一位工人要求他的权利并拒绝服从的话，那么他很可能要被关进集中营（KZ）。谁要谈论希特勒的经济奇迹和他的就业政策，谁就不能不谈集中营。

元首的国家

这个纳粹主义的国家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纳粹的宣传描绘了一幅相当简单的图画：“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处于顶尖的位置上。他下达命令，党和社会服从。所有的权力都在他的手中，并自上而下地进行分配。大家万众一心，团结一致，并肩战斗。

然而，真相是别样的。还不如说，这个第三帝国（Drittes Reich）就好比是一个勾心斗角的丛林，在其中的每个人都在与别人斗争，以便能获得希特勒的宠信，并为自己捞到好处。在国家与党的关系中，我们能够发现一种极大的混乱和相互斗争。



作为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在第三帝国中是排在希特勒之后最强有力的人物。在纽伦堡审判中，他作为战争罪首犯之一被判处死刑。但是他通过自杀逃过了绞刑。

“不是这个国家在命令我们，而是我们在命令这个国家！”希特勒1934年9月在一次讲话中这样说道。在夺权以后，许多党员希望，从现在起他们可以在这个社会决定并规定一切了。然而与之相反的是，他们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国家官员、各部门专家的拒绝，这些人在他们的领

域里比这些党员要内行得多。由于希特勒不能放弃这些专家，而纳粹党又几乎没有足够的、有资格的党员能取代他们，因此这个党并没有如它所希望的那样成功地到处贯彻它的权力。

然而，一系列党的高级领导人对这种局面极不甘心。某些人在希特勒的赞成下，成功地建立起自己的组织，与国家的机构进行竞争。戈林作为“四年计划全权代表”与经济部展开了竞争，海因里希·希姆莱建立起除国家的国防军外的第二支军队党卫军（SS）。这些元首的特别全权代表要更强有力些，而国家的机构则要更软弱些。这样，国家结构便陷入了混乱。

人们不可将纳粹党作为一个整体和一致的集团来设想。正如在每一个大的组织和政党中那样，在这里也形成了各个不同的集团和政党派别。有更年长的人或更年轻的人，受过教育的人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有野心勃勃想向上爬的人，有具有能力的人或无能的人，有信念坚定、深信不移的纳粹主义者，但也有暗地里蔑视纳粹主义思想的人。但所有这些人在这一点上是共同的：在他们的行为活动中，他们都是听命于希特勒的，并企图引起他的注意，获得他的赞同。在夺权以后，党员的数量迅速增加，并在纳粹党内形成了成员数量达数百万的组织。例如，德意志劳动阵线（Die Deutsche Arbeitsfront），它是在取缔了工会之后建立起来的，它将所有的受雇者都纳入进来了。早在1934年，它就拥有1400万成员，1942年，成员数量更是达到了2500万。德意志劳动阵线的任务在于：完全按纳粹主义的意义从政治上教育受雇者。

劳动阵线的领导人罗伯特·莱伊，喜欢在一切涉及教育和文化的领域中发挥作用。然而在这个领域里他并不是惟一能说话的人。在这里，首先有国家科学、教育与民众教育部长伯恩哈德·鲁斯特，此人也拥有一份重要的发言权。然后是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此人在这个领域中是最为重要的人物。另外，还有负责纳粹党世界观教育的全权代表阿尔弗雷德·罗森堡，作为党卫军领袖的希姆莱，在某些具体情况中还有

赫尔曼·戈林。但是，在纳粹主义的教育和文化应展现什么面貌的问题上，他们的看法是相当不同的。在某些问题上，他们甚至发生过真正的摩擦，并将对方视为敌人。

第三帝国在许多领域里都打有这类争端的烙印，只不过纳粹主义的宣传和元首的突出地位掩盖了这种混乱罢了。对于希特勒来说，这种冲突是有用的，而且他还经常促进这种冲突。在他的统治下，谁要想做成什么事，谁就必须进行战胜、制服其他人的活动。只要在他之下的党的领导人发生争吵，他们就不会想到要去推翻他。那些无条件地履行元首的意志、向他奉献忠诚并以他的名义肆无忌惮地从观点上反对其他人的事物，如戈林、戈培尔、希姆莱，成为了这个第三帝国中最强有力的人物。

元首的意志正是通过这种管辖权、职务和竞争对手的混乱状态才得到了体现，才统治了这个国家和党的。这种状态使希特勒处于一种相当牢不可破的地位上，因为令人难堪的错误总是能够推到别人身上。这样，他在人民大众中便总是极受欢迎和爱戴。当某些事情做走了样，人们感到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或是不理解这个国家的时候，他们很少怪罪希特勒。许多人会唉声叹气地说：“要是元首知道这些话！”

但是第三帝国不仅是通过阿道夫·希特勒，而且也是通过竭力仿效他的许多小领袖才得以巩固的。尽管所有的人归根到底必须服从这位元首，但是相当多的人得首先服从其他的人。德意志人往往以接受命令并能传达命令而感到高兴。有所谓专区党部领导人，他们领导着一个特定的区域，例如像汉堡、柏林这样的城市，或是像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这样的地区。这些专区党部的领导人只能由希特勒亲自任命，并在他们的管辖区内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在他们之下的等级序列中还有县领导人，其次是地方组织领导人，最后是基层组织和街道领导人。

街道是纳粹党最小的组织单位。它管辖着 40~60 个家庭的 160~240 人。街道领导人后来绝大多数被称之为街道看守者，他们是这个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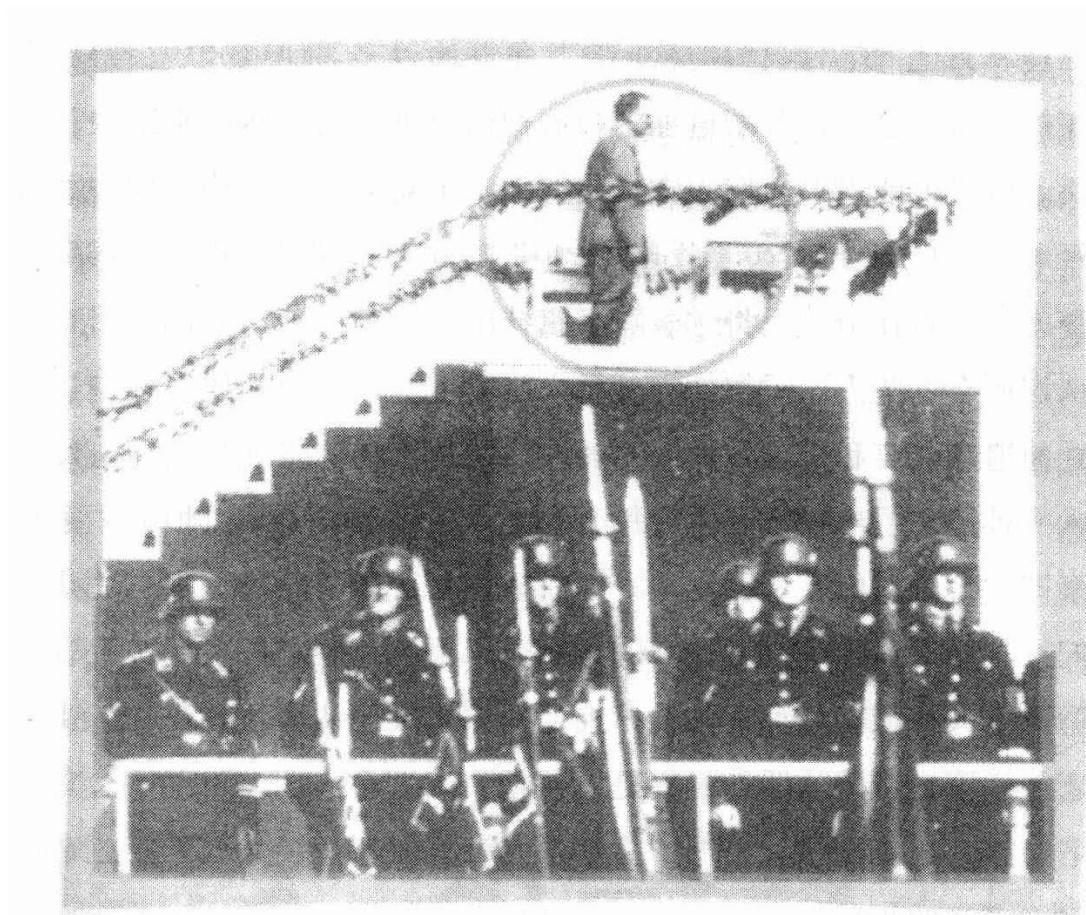
约瑟夫·戈培尔是人民教育和宣传部部长。他属于希特勒身边最强有力的人物之一，并控制着第三帝国的文化。他在柏林体育宫要求进行一场“总体战”的讲话使他臭名昭著。战争快结束时，他自杀身亡。

最底层的领导人。如果人们看看他们的任务，就能知道一个如此下级的领导人有着什么样的权力。最初，这种街道领导人仅仅只是收取党费，但他很快就接受了许多进一步的任务。他为人民福利机构收集会费，为

冬赈工程和其他的捐税收集捐款。自战争开始以来，他也分发粮票和布票。在执行所有这些任务的过程中，这种街道领导人自然经常踏入私人的住所。所以他能逼迫人们入党或是加入一个党的分支机构。他注意人们是否用“希特勒万岁！（Heil Hitler!）”这句德语问候语进行问候，他也监督人们是否在节日里将“卐”字旗挂出了窗外。他是党的耳目，因为他认识所有这些人，了解他们的私人生活，并能作为邻居对他们进行监视。他追踪谣言和牢骚，他为党的声望进行宣传，将观察到的可疑现象收入一种记录了他管辖区内的每个人的卡片索引之中。可怕的国家秘密警察即“盖世太保”（Gestapo）之所以能如此具有威力，那首先是因为他们有相当多像街道领导这样的人在通风报信。还有许多根本没有入党的德意志人在从事这种活动并指控他的邻居或他认为可疑的人。难道人们还能说第三帝国的罪行仅仅是希特勒和一个小集团犯下的吗？1945年后，许多人正是用这种论据抹去了他们个人的罪责。然而，第三帝国还有许许多多的领导人，他们是必须承担责任的。

党卫军的国家

在第三帝国里，谁害怕迫害和恐怖，谁就大多会在党卫军（SS）面前发抖。“SS”是对“Schutzstaffel”这个词的缩写。在这个词汇的背后，存在着第三帝国最强有力、最有影响力的组织。党卫军是如此的盘根错节并划分成不同的厅局和部门，以至于人们很难全面地掌握它的构造。由于党卫军在第三帝国中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因此这个纳粹主义的国家也被历史学家们称之为“党卫军国家”。让我们首先看一看党卫队的历史，它是如何并在什么时候形成的，它又为什么能变得如此的强有力。



阿道夫·希特勒在党卫军贴身卫队的保护下发表讲话。

自 1925 年以来，希特勒的私人卫队取名为党卫队。自 1929 年海因里希·希姆莱成为党卫队首脑以来，它成员的数量从 280 人上升到 1933 年的 5 万人。在上台后的头一年中，它的规模已发展到 20 万人。希特勒成为总理的 5 个月后，120 名经过特别挑选的党卫队成员被宣布为“希特勒贴身卫队”成员。他们个人必须向希特勒宣誓效忠。这个最初的小集团在以后的几年中人数迅速增长，借助它的帮助，希特勒在 1934 年逮捕并屠杀了冲锋队的领导层。现在，这个迄今为止隶属于冲锋队的党卫队才成为了纳粹党的一个独立的组织。通过这个贴身卫队和其他的集团，希姆莱建立起“党卫军直属部队”，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组成了“党卫军武装”。1944 年，它拥有 95 万人，因此成为了除德国国防军以外的第二支军队。负责看管集中营的“党卫军骷髅团”也同样属于这

支“党卫军武装”。

在此期间，希姆莱也成为了整个德意志警察的总头目。从那时起，他的头衔叫“党卫军帝国首脑兼德意志警察总监”。因此，一个党的组



1941年夏季，党卫军和德意志警察首脑海因里希·希姆莱在视察一座俄国战俘营。

织也就与一个国家的组织联系在一起了。尽管如此，希姆莱既不听命于国家的机关，也不听命于党的机关，他仅仅只接受希特勒下达的指令。这种处于国家和党之间的地位给党卫军带来了很大的独立性和权威。党卫军的所有成员都向阿道夫·希特勒立下誓言：“我发誓，至死服从您以及您所指派的上级的命令！”

在德意志入侵波兰四个星期后，在党卫军组织内部发生了一场影响

很大的变化。国家安全警察，连同隶属于其中的国家秘密警察，即盖世太保，与党卫军的安全机构联合组成了帝国安全总局（RSHA）。莱因哈德·海德里希成为了这个党卫军中央机关的领导人。这个排在希姆莱之后的第二号人物下达种种野蛮残忍的命令，只要这些命令对他的飞黄腾达有好处。国家安全总局拥有几乎不受限制的权力。1940年，国家安全总局分为7个分局，1944年又分为12个分局，它们有各自不同的任务：培训特务，取消国家的敌人和犹太人的国籍，没收受迫害者的财产，在国内外从事间谍活动，追捕纳粹主义的所有对手以及非政治性罪犯。那个盖世太保的第四分局B4部门也属于这个国家安全总局的第四分局。阿道夫·埃希曼就是在其中组织起歼灭欧洲犹太人的罪恶活动的。

党卫军的权力也是建立在这一点上的：它能逮捕任何可能的对手并将其关入一座集中营。谁属于对手之列，则完全由党卫军决定。因此，很快就不再会有反抗这种恐怖的合法手段了。在不能进行自卫的情况下，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党卫军暴力的牺牲品。

党卫军并不仅仅满足于逮捕和拷打政治上的对手。他们监禁所有不属于第三帝国“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的“民族有害分子”。在集中营里，通过囚服上不同颜色的星形布料标志来对这些人进行识别。红色代表政治犯，紫色代表“顽固的圣经研究者”，黑色代表反社会分子，绿色代表刑事犯，粉红色代表同性恋者，而犹太人则必须佩带六角形的黄色之星（Judenstern）。在希特勒发动战争以后，集中营囚犯的数量达到了数百万之众。他们必须像奴隶一样在最为恶劣的条件下为德意志军备生产和工业做苦力，直到累垮为止。然后，他们或是死于筋疲力尽，或是死于种种疾病，或是被党卫军的看守屠杀。

党卫军是将自己作为最优秀者中的精华来理解的，因为惟有他们才有资格履行元首的意志。为了能胜任这项任务，人们是按严格的规定来挑选那些党卫军的申请者的。申请者必须有“纯洁的血统”和魁伟的身

材。连他们的面部特征也经过检验。海因里希·希姆莱非常重视对这些特征的仔细遵守，因为他有这种虚荣心，要赶在所有其他的纳粹组织之前实现纳粹主义的种族理论。处于这种在科学上站不住脚的理论中心的是这种命题：这个北方种族比所有其他的种族都要优秀。由于这个北方种族是“主人种族”，因此人们必须培育它，为它创造生存空间；而劣等种族则必须驱除或是干脆对它们实行铲草除根式的灭绝。

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党卫军几乎将它的权力扩展到整个欧洲。党卫军的武装参加了那些征服性的战役，国家安全总局制定了歼灭犹太人的计划，党卫军骷髅团看管着集中营，党卫军的突击队在前线的背后开始了这场种族大屠杀。被屠杀的不仅有犹太人，而且还有波兰人、苏联人、吉普赛人以及生活在医疗和看护机构中的病人。

党卫军比其他的纳粹主义组织都更多地体现了希特勒进行战争、灭绝其他种族的意志。希姆莱成功地组织了许多党卫军成员进行了这场大规模屠杀。他不仅使自己相信，而且还使他的部下们相信：只要对德国有好处，就可以为所欲为。在希姆莱 1943 年 10 月 4 日对党卫军集团领导人发表的一次讲话中，这种可怕的、无所顾忌的对人性的冷酷得到了充分的表达：“俄国人活得怎么样、捷克人活得怎么样之类的问题我毫无兴趣。我们将接受在其他民族中具有我们这个种类纯血统特征的人。如有必要，我们可以将他们的孩子夺过来送到我们身边培养。对于其他民族是否生活富裕或是在忍饥挨饿之类的问题我毫无兴趣，我感兴趣的仅仅是我们需要他们作为我们文化的奴隶。对于在挖一条反坦克战壕上是否有 1 万名俄国妇女因筋疲力尽而累死之类的问题我毫无兴趣，我感兴趣的仅仅是这种反坦克战壕对德国的好处。在此，我完全坦率地提醒你们，这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在我们当中，这是完全可以公开地、直言不讳地来讲的。尽管如此，我们却要对公众保密。我现在要将犹太民族灭绝掉。你们当中绝大多数人都知道，这意味着有 100 具尸体要并排躺着，500 具尸体要并排躺着，1000 具尸体要并排躺着。这是必须坚

持到底的，抛开人性软弱的例外不谈，这仍然是正当的。当然这样做起来对我们是很难的。但这是过去从未被写上的、现在也没有被写上的我们历史上的光荣一页。”

在德意志投降后，海因里希·希姆莱试图潜逃，但还是被抓获。在人们将他送上法庭以前，他服毒自杀了。在1946年的纽伦堡审判（Nürnberger Prozesse）中，党卫军被宣判为犯罪组织。

抵抗

在那几个夜晚，约翰·格奥尔格·埃尔塞在准备刺杀元首。他一夜夜地将自己关在慕尼黑的比尔格啤酒馆里，以便能在靠近讲台的地方安上一颗定时炸弹。希特勒将会在1939年11月8日站那里对党的那些“老战士们”发表讲话。每年的这一天，他都要这样做的。埃尔塞担心的是希特勒将会带来战争和绝望，因此他采取了行动。他是一个独来独往、离群索居的人，一个既不引人注目，也不说大话的人。事实上，埃尔塞的炸弹在11月8日晚上9时零2分爆炸了。7人被炸死，60人被炸伤，但希特勒不在其中。他提前10分钟结束了他的讲话并离开了这座建筑物。埃尔塞在逃亡中被捕。他被关进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战争结束前几个星期他在那里被杀害。

对于德意志的反纳粹主义统治的抵抗行动来说，埃尔塞面临的局势是具有典型性的。他独自一人采取行动，与其他抵抗组织没有任何联系。因此，他的行动没有引起继续性的行动。尽管在1933年至1945年期间一再发生反纳粹主义的抵抗活动，但是人们看不到一个分支广泛的运动。在这个希特勒的恐怖国家里，一直都只有个别的人或小集团在张贴宣传画，散发传单，书写标语，制定能引起这个政权倒台的种种计

划。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在冒着生命危险的情况下进行的。在第三帝国的12年中，大约有12000人由于他们的抵抗活动而被处以了绞刑。安全局和盖世太保是相当有影响和危险的组织，纳粹政权就是靠它们来监视和看管人民大众的。一旦形成一个更大的抵抗组织，盖世太保的一名间谍混进来的危险可能性就增大了，他能出卖所有的人并破获这个组织。许多组织都是因此而失败的。一位抵抗战士给他在英国的一位熟人的信件向我们介绍了那种艰难条件，而当时的抵抗组织正是在那种条件下工作的。他写道：“你能想象作为组织进行工作意味着什么吗？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能使用电话机，你不能向另外的朋友说出你最亲密的朋友的名字，因为你会担心他们当中有人会被捕，并在压力之下泄露出这些名字。”

在人民大众中缺乏支持是反希特勒的抵抗行动没有发展到更大圈子中去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德意志人中占压倒优势的部分是长期赞同元首的政策。对于行刺“民族的救星”，人们的反应是惊慌的；听说他没有出事，人们的心情才轻松下来。绝大多数的农民、市民、职员和工人是站在希特勒一边的。他不是扫除了失业、砸碎了“《凡尔赛条约》的锁链”吗？他不是在对波兰和法国的闪电战中证明了自己是天才的统帅吗？绝大多数德意志人不想或是不能理解这些“成就”是非正义性的，是会直接把德国引入灾难之中的。此外，纳粹主义的宣传越来越熟练地吸引和鼓舞着人们支持希特勒。在这些人当中，抵抗战士们几乎不能希望找到对他们行动的赞同。

这种反纳粹政权的抵抗行动来自于许多不同的政治方向，甚至经常地会出现相反的目标。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与许多工会干部一样，被迫潜入地下，并试图维持他们老的接触和联系。他们印刷非法的报纸，传递关于德国进攻外国的信息，并为一个没有希特勒的未来设计政治纲领。纳粹主义者首先害怕共产党人会成为战斗力强大的对手。因此，它的许多领导成员在权力委托后的头几个月里就被逮捕或杀害了，



汉斯·朔尔和索菲·朔尔兄妹以及克里斯托夫·普罗伯斯特（左）属于慕尼黑的大学生抵抗组织“白玫瑰”。被捕后，他们于1943年2月被处决。

其他的领导成员幸运地逃到了外国。而社会民主党的情况也几乎没有什么两样。他们的领导人首先逃到了布拉格，后又逃到了巴黎。这个党试图保持住逃亡在外的与仍留在德国的成员之间的联系，但是在德意志军队占领西欧以后，这种联系几乎完全中断。

新教与天主教的教会由于它们自己的利益受到了威胁而首先进行了自卫。1933年，这两大教会甚至首先向希特勒政府表示欢迎。反对纳粹权力滥用的抵抗活动只是偶然出现在个别教区和教会组织里。新教牧师迪特里希·邦霍菲尔，此人勇敢地抨击纳粹主义的种族理论并帮助犹太人逃亡，因而遭到逮捕，并于1945年4月9日被杀害。在“归顺当局的教会”中，像帕法勒·马丁·尼莫勒这样的新教基督徒也是抵制纳粹主义者的政策的。偶尔也有天主教的神职人员或主教对有计划地屠杀有身体障碍者或迫害犹太人提出过抗议。柏林的神父伯恩哈德·利希滕贝格被捕并遭杀害，因为他竟敢公开地为遭受迫害的犹太人祈祷。然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被官方化的教会对于这些勇敢的独行者的命运

是保持沉默的。

由于纳粹主义统治者强迫所有的年轻人参加希特勒青年团（Hitlerjugend）的活动，并严格地规定了他们的自由时间，因而也出现了一些反抗压迫的年轻人。首先在莱因兰和鲁尔地区，一些中学生和学徒团结了起来，并自我命名为“薄雪草海盗”。他们逃避希特勒青年团的活动，与希特勒青年团组织斗殴，在家里的墙壁上写反希特勒的标语。因此，他们也遭到了盖世太保无情的迫害。1944年在科隆，13名“薄雪草海盗”成员被绞杀。

汉斯·朔尔和索菲·朔尔也必须得死，因为他们要为他们的思想而斗争。这对兄妹属于慕尼黑的一个大学生抵抗组织，他们以“白玫瑰”的名义散发反希特勒和纳粹主义的传单。1943年2月22日他们被处决的那个早晨，索菲还希望“白玫瑰”的名字将唤醒成千上万的人。然而就在这一天晚上，慕尼黑的大学生公开做出了忠于这位元首的保证。当他们两人的头被砍下来的时候，索菲21岁，而她的哥哥24岁。

军事上的抵抗当然有着推翻纳粹主义统治最大的成功机会。这种抵抗与市民圈子进行了紧密的合作。自1938年以来，一批国防军的军官和将军们计划铲除希特勒。他们想以此来阻止这场有威胁性的战争，他们是将这场战争作为德国的灾难来看待的。然而，长期以来，军方在刺杀希特勒上是退缩的。毕竟是他重新武装了德国国防军并恢复了它昔日的强大。只是到了这场战争败局已定，对犹太人的歼灭越来越快地进行时，他们才下决心暗杀希特勒。在经过了許多徒劳的尝试后，斯道芬堡伯爵上校才在1944年7月20日将一枚炸弹放到了离希特勒极近的地方。然而，这场爆炸的威力太弱，元首在受了一点轻伤的情况下死里逃生。几乎所有的策划者都被绞死，嫌疑者与知情人遭到了盖世太保的逮捕和拷问，就连这些抵抗斗士的家庭也遭到了希特勒极为残酷的迫害。

在第三帝国里，有许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和方法进行抵抗的人没有留下姓名。他们拒绝向希特勒效忠，隐藏受迫害者，帮助别人逃亡，向国外传递情报，坚持他们的思想和信仰，他们破坏武器生产，拒绝执行命令，或是逃避兵役。只有当我们不忘这些抵抗形式的时候，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第三帝国中所有人的行为和生活。

第六章

第三帝国中的青年

纳粹主义者追究并禁止许多在任何时候都会使年轻人感到高兴的事情。他们仔细地规定了年轻人应该听什么、想什么、读什么、穿什么。年轻人的自由时间被严格规定，就连他们的朋友也被做了预先的规定。在希特勒的观念中，年轻人个人的愿望、希望、兴趣以及同情心没有扮演任何角色。他从来也没有给他们发展这些东西的机会。像他这样的独裁者，仅仅只对将他们作为他的国家和他的荣誉的建筑材料感兴趣。

纳粹主义者需要一种冷酷无情的年轻人，他们应在未来确保这位元首和这个国家的权力。纳粹主义者这样认为，他们能根据自己的设想，对这些年轻人像可塑橡胶一样进行加工和塑造。为了他们的政治目的，他们无所顾忌地充分利用年轻人的热情。这个希特勒的国家将自己理解为教育者，它要承担学校和父母的任务。1938年，希特勒在一次谈话中宣布他是如何设想对年轻人的教育的：“这些年轻人除了学习德意志的思想、德意志的行为外，不用学习任何别的东西。当这些男孩10岁时，就应该进入我们的组织，在那里头一次呼吸并感受到一种新鲜的空气。4年以后，他们便由少年队进入希特勒青年团，我们让他们在那里再呆4年。然后，我们绝不能把他们交回到他们老的阶级和阶层的父母手中，而是要让他们立即入党、入劳动阵线、入冲锋队或党卫军、入纳

粹主义机动队，等等。如果他们在那儿呆了2年或1年半还没有成为完全的纳粹主义者，那他们就去青年义务劳动军，在那儿再锻炼6~7个月，使他们所有的人都具有一种德意志的斯巴达标记。六七个月后，如果还有阶级的意识或阶层的自负，那就将他们交由德国国防军去继续医治两年。当他们在2~3年或是4年以后回来时，为了使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旧病复发，我们就立即将他们再度送进冲锋队、党卫军等组织中去，而到那时，他们的整个生命将再也不会变得自由了。”整个生命将再也不自由了！今天还有谁会让自己锁在这种教育的铁笼之中呢？在这种设想中，哪里还有年轻人个性的地盘呢？

希特勒青年团

希特勒青年团（Hitlerjugend）是纳粹最重要的教育工具。希特勒青年团最初是纳粹党的一个青年组织，它在1926年获得了这一名称。从1931~1940年，巴尔都尔·冯·席拉赫成为了希特勒青年团全国领导人。在接管权力后，他通过纳粹排除了所有其他的青年协会，使希特勒青年团成为了国家的青年组织。在第三帝国最初的几年里，加入希特勒青年团还是自愿的，为了让这些孩子和年轻人“自愿”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强大的压力被施加到父母、教师或培训者的头上。但1936年和1939年颁布的法律，使加入这个组织成为了义务。谁现在还不加入希特勒青年团，谁就可能受到严厉的惩罚。

希特勒青年团内部是根据不同的年龄来划分的，已满10岁的孩子必须加入。10~14岁的男孩被德意志少年队（DJ）接受，14~18岁的年轻人才在真正的希特勒青年团中进行他们的活动。不同性别的人在这里是严格分开的。在希特勒青年团中，10~14岁少女的组织被称为少



成为纳粹党的青年组织——希特勒青年团的一员是一种义务。所有其他的青年组织都被禁止或归并了。

女队（JM），14～18岁年龄更大的少女被组织在德意志少女同盟（BDM）之中。希特勒青年团内部的这种级别秩序像金字塔一样由上而下进行了规定。每个组织的每位男、女领导人都能将自己作为别人的领袖来感受，但与此同时自己又是另一些人的下级。1939年希特勒青年团有76.5万名男、女领导人和887万名成员。对于男孩来说，仅仅只存在根据兴趣来划分的不同的下级组织，如摩托车手、骑手、飞行员或水手希特勒青年团，此外还有乐队。但希特勒青年团工作的重点并不在

这些组织上，而且通常并不怎么固定。这些年轻人要进行军事训练。他们必须齐步行军，长途跋涉，阅读希特勒冗长无味、混乱无序的原文，学习种族学课程，背诵著名纳粹领导人的履历。少女们经常被召去完成社会上的任务。她们必须为冬赈工程用手工制作玩具，或是在多子女家庭里做帮手。一般情况下，这种活动每周举行两次，绝大多数在星期三和星期六下午放学以后进行。

尽管如此，也有许多年轻人对他们在希特勒青年团中的时光感觉很好并很激动。首先，那些男、女领导人为自己能承担责任并做出决定而感到自豪。许多年轻人也对希特勒青年团为他们提供了不同于学校和父母家里的某些东西而感到高兴。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希特勒青年团员无需好的分数，而且加入希特勒青年团也为逃学提供了足够多的可能性。前德意志少女同盟的领导人梅利塔·马希曼回忆道：“在上中学7年级时，我就开始逃学。希特勒青年团中的活动耗去了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通常每天早晨我5点钟左右就从家里出来了，而在学校里我只呆两三个钟头，或是在上午那场课间大休息后就溜走了。”而且人们还能躲避家庭作业。“这相当简单。如果一位拉丁文教师给我们布置一段出自恺撒的讲话要我们翻译，那我们就干脆不做翻译，而是抱歉地说，我们今天下午在希特勒青年团有活动。如果这些老头子中有哪一个敢鼓足勇气提出抗议的话，那是立即会被告告诉给组织领导人的，而此人便会找到校长并将这位教师解聘。”当人们服从男、女分队领导人时，他就能心安理得、问心无愧地拒不服从老师和父母。希特勒青年团的营地通常是比教室和父母的起居室更能让人感到兴奋的地方。

许多人通过考验和勇气测试感到自己的虚荣心受到了强烈的刺激。最年轻的成员必须在几个月后进行“少年队队员测试”。他必须在12秒内跑完60米，至少跳远要达到2.75米，掷棒球25米。此外，他还必须参加一次一天半的漫游旅行，唱《霍尔斯特—威悉河》以及《希特勒青年团团歌》，背诵所谓的《剑词》：“少年队的孩子坚忍不拔，沉默寡



从 10 岁起，所有的年轻人都必须加入希特勒青年团。这幅 1937 年的宣传画展示了一位梳着长辫子的少女队员的形象。纳粹最喜欢介绍年轻的少女和妇女。

言，勇敢大胆，无比忠诚。少年队的孩子是并肩战斗的同志。少年队的孩子至高无上的是荣誉。”

“我的一位同学在大街上被一位希特勒青年团的中队领导人打了。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这座小城市的希特勒青年团团员们迈着行军的步

伐穿过大街，走在前面的是配有铜管和定音鼓的军乐队，后面是旗手，再后面是行军的三支队伍。我的那位同学自己也是希特勒青年团的团员，但这一天不能参加这支队伍的游行，因为他母亲病了，他必须为她买东西。在他横穿过马路以前，他从他仅仅只是偶然没有参加进去的那支褐色行列前走过。他是有义务举起手臂向旗帜致意的，但他忘了。结果，那位中队领导人从队伍中跑出来，挥舞双拳，将这位男孩打倒在地，打得他的嘴和鼻子鲜血直流。这毫不奇怪，因为这位中队领导人只有18岁，而我的那位同学才13岁，而且很瘦小。”（马克斯·冯·德·格努恩：《真相是怎样的？》）

另有一些少年队员（Pimpf）一回想起他们在希特勒青年团的头4年就感到害怕。卡尔·海因兹·简森回忆道：“在我们10岁还不到的时候，我们就戴上了那顶褐色的帽子，成为了希特勒青年团团员、童子军士兵了。我们很早就被不断地‘投入’使用了。我们收集废纸和废金属，寻药草，为冬赈工程摇募捐箱，为婴儿制作玩具。为了让那些士兵夫人们高兴，还上演政治活话剧（一位住在英国的老人，他从没有说出真相），这些都是要做的活动。早在我们作为少年队队员时，一个星期就有2次或3次，而且通常在星期天接到进行‘活动’的命令：‘你不算什么，你的民族才是一切！’”

当其他人热情洋溢地谈论这个少年队时期的时候（就仿佛它完全是一个童子军俱乐部），我却不能分享这种热情。我有的是令人不愉快的回忆。在我们的中队里，少年队的时刻几乎都是由‘队列训练’组成的，也就是由单调乏味的军事训练组成的。尽管体育、射击或唱歌都在计划之列，但总是有‘队列训练’：‘挺直身体’没完没了的操练，‘向左转’、‘向右转’、‘全体一转身’，——这些口令直到今天还统治着我的睡眠。一切仿佛在兵营的院子里。这群人中12岁的头头对着10岁的少年队员大喊大叫，并在校园中、草地上、翻耕过的田地里到处追捕他们。哪怕是最小的不顺从、最无害的错误，其实也就是没有穿制服、一



体育运动会和竞赛是纳粹主义教育的一个根本性的组成部分。

点稍稍的迟到，都同样会遭到用惩罚性的操练来进行的制裁，无能的下级头头将他的愤慨发泄到我们头上。但是这些刁难是有方法的：我们从小时候起就已经变得很冷漠了，并被打上了盲目服从的烙印。在那声‘卧倒’的口令下，我们光着膝盖就扑在炉渣上；在做俯卧撑时，我们

便将鼻子压在沙子上。谁在持续的过程中喘不过气来，谁就会被嘲笑为‘脓包’。为什么我们会仅此就忍受了4年？”

希特勒青年团的反对者

也有年轻人反对这种希特勒青年团的强制并尽可能地逃避这种强制，这种事情的确发生过。首先是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青年组织，尽



希特勒青年团中的德意志少年队成员也被称之为“少年队员”。为冬赈工程进行街头募集活动属于他们的义务。

管它们遭到禁止，但仍然在进行政治上的抵抗。他们试图维持他们旧有的联系，他们印刷小版面的报纸或是举行徒步旅行活动。在这些活动中，他们唱遭到禁止的歌曲，有时还拉近了他们旧有的距离。然而这些活动是相当危险的，20世纪30年代中期，盖世太保几乎毫无例外地清除了这些抵抗组织。对于教会的青年协会来说，活动的余地变得越来越小了。例如在1935年，盖世太保禁止“天主教青年”组织开展集体徒步旅行和露营的活动，因为这些不被承认为宗教活动。1938年，“天主

教青年”组织最终遭到禁止。

尽管纳粹主义者能禁止除希特勒青年团以外的所有青年组织，但是他们并不能因此而在任何情况下唤起人们对这个希特勒的国家和“人民共同体”的参与。凡是在强制和威胁占统治地位的地方，也总是缺乏热情的。为什么当人们受到强制的时候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因为人们是不希望自己的爱好和朋友被任何人预先规定的。

至少在第三帝国里，某些年轻人想自己造就那种希特勒青年团禁止他们拥有的自由空间。首先在像汉堡这样的大城市里形成了一些青年组织，这些组织中的年轻人听摇滚乐，强调冷静的和不好战的举止，披着长发并尽可能多地在相互之间讲英语。他们合着刺激性的摇滚乐节拍，摆扭着身体，尽可能懒洋洋地度过他们的自由时间。在纳粹看来，这种风格是“非德意志的”，因为它是与他们军人式的样板相矛盾的。因此，他们迫害这些摇滚青年，许多人被逮捕，被关进了集中营。而那个在莱因兰和鲁尔地区的“薄雪草海盗”组织成员也受到了残酷的迫害。这个青年组织成员经常与希特勒青年团的组织成员发生斗殴。这些“薄雪草海盗”们不穿令人讨厌的制服，并喜欢在公园和市郊碰头。某些人还在家中的墙壁上写下诸如“希特勒疯了”这样的标语，或是散发反纳粹的传单。他们还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在希特勒青年团面前捍卫他们的活动范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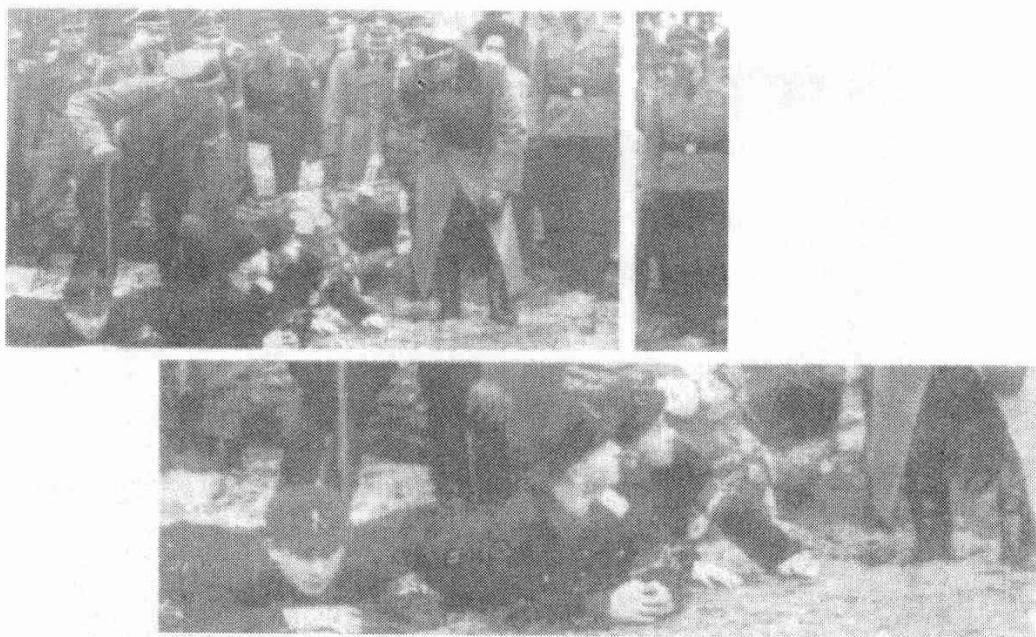
其他的一些年轻人逃进了大自然。他们与朋友们组织起小集团并开展到乡村去的徒步旅行活动。他们在干草堆里或是青年旅社里过夜，以此来逃避希特勒青年团的束缚。在这些活动中，少男少女走到了一起，这在那位纳粹主义的元首看来是“不正当的”和危险的。纳粹的阴谋和政治计划本身就预感到了年轻人只想消遣。因此，纳粹将这类活动称之为“野性的旅行”，并采取一切措施来加以禁止。

纳粹首先对这些未经许可的小集团表示反感，认为这些集团是“野性的”，因为它们的活动场所就在野外；与此同时，它们又是不驯服的、

克制不住自己的。全国青年领导人巴尔都尔·冯·席拉赫期望有一场青年人的“齐步走”。他写道：“齐步走——你不可走得像你想走的那样快；齐步走，——你不可走得像你想走的那样慢；齐步走——你必须与整体看齐；齐步走——你不可独自想到你自己；齐步走——你与队伍不分离；齐步走——你们将不可战胜！”这个纲领的最后一句表明年轻人应及早地培养起进行战争的能力。希特勒青年团在为服兵役做准备，因而要使年轻人早早地习惯于命令和服从。谁听从这位希特勒青年团领导人的命令，谁以后就能被提拔为发出进攻信号的军官。反对这个目标的年轻人便会遭到希特勒政权无所顾忌的迫害。谁危及“国防意识”，谁就必须遭到最严厉的惩罚。在对16岁或17岁的年轻人判处死刑上，纳粹法官们是绝不会心慈手软的。

战争中的希特勒儿童团

席拉赫这位全国青年领导人向元首做出了保证：“我们愿为您而活着，愿为您而采取行动，如果必须，我们愿为您而牺牲生命！”当希特勒于1939年9月突袭波兰并由此而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德国的绝大多数年轻人几乎都没有料到，这个保证将立即真的要血淋淋地、致命性地实施了。希特勒青年团的军事教育显示出这种效果：许多孩子和年轻人，在并没有弄清有什么意义的情况下，便想在这场战争中为德国献身。他们在希特勒青年团中必须一而再、再而三地唱那首歌曲，大肆赞扬为祖国而死：“我们愿意战死，——为我们的国家撑起一片天空。一个民族有一百次收获，就要一百次地奉献给这个国家。德国，看着我们，为你献身我们无所畏惧，祝福我们的行列，我们将造就伟大的国家。”哪位年轻人不想看到自己成为未来的英雄呢？在这样的



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年轻人必须参加“民族先锋队”的战斗。为了这种通常是送死的投入，他们只进行过很少的训练。

幻想中，战争成了一场激动人心的游戏，人们能在这场游戏中轻而易举地成为胜利者。

纳粹主义的宣传谎称，波兰开始了这场战争。“这给了我们还击的理由。这场还击是完全合理的！”许多年轻人都这样想。一位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描绘了他当时的感受：“现在我再也不想做希特勒青年团团员了，而是想成为士兵！像莫德尔斯少校那样驾驶着一架梅塞施密特109型的战机穿云飞翔，像京特·普林那样驾驶着一艘潜艇开向英国，像古德里安那样驾驶着一辆坦克突破运河，或是像在非洲的隆美尔那样发起攻击。我们为自己买下了充满战争经历的小说而不是‘惊险连环画’——每周一本新的。战争的可怕性并没有干扰我们这些小伙子，它吸引了我们。我们的父亲被应征入伍，看来是完全正确和合理的。‘英雄般地死亡’也是完全正确和合理的。”

希特勒要求他的年轻人像看守地狱的恶犬（灵堤）一样的敏捷，像皮革一样的坚韧，像克虏伯的钢铁一样的坚硬。当士兵们在前线战斗的



1945年3月12日，希特勒接见了一批经受过战斗考验的希特勒青年团团员。他们中有几位才刚满12岁。

同时，少男少女们必须在“家乡的前线”上为元首、民族和祖国服务。他们都被迫承担起“希特勒青年团战争投入”的义务。这些年轻人必须在大街上为冬赈工程募集捐款，参加对废物资和废布料的回收工作，并随时听命，在一切领域中协助纳粹党和德国国防军。少女们在托儿所里作为保育员进行工作，看护难民和受伤的士兵，或是装饰阵亡将士的坟墓。由于越来越多的男子被送上了战场，年轻人应该帮助平衡劳动力的短缺，人们将他们调进军火工业中，并将他们作为真正的帮工来投入。毫无疑问，在希特勒的战争中，他们的劳动力遭到了无数次的剥削。

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他们的经历和体验就越是变得可怕。在盟国

(Alliierten) 空袭德意志的城市后，他们必须协助清除瓦砾堆。在这里，许多人头一次看到了生命的死亡：令人可怕的、残缺不全的或是烧成焦炭的尸体、撕碎了的躯体。在此期间，他们的父亲在战争中战斗，离家已有数月或数年之久了。数百万家庭的父亲送了命或受了伤，或是精神崩溃了。许多人几年后才从战俘营出来回到家里，而他们对这些孩子来说就像陌生人一样。家庭背上了日益沉重的负担，孩子们像成人一样地生活和劳动。绝大多数的年轻人将罪过首先归于“德意志民族的敌人”和他们的“恐怖袭击”。起初，只有很少人认识到是希特勒德国开始了这场战争并给其他的国家带来了灾难。谁想形成一种自己的看法，并因此去偷听外国的无线电广播并将消息传递给朋友，谁就有生命危险。不少年轻人，刚满 17 岁，便因此被人民法庭以“破坏国防力量罪”判处死刑并被绞死。

在战争的最后几年里，纳粹也不惜让这些年轻人去充当士兵。现在，这些 16~17 岁的少男应该证明他们在希特勒青年团中学到的东西了。他们在一场毫无前途的战争中被派去做高射炮部队的助手 (Flakhelfer)。战争结束前几个星期，还有许多年轻人在匆忙训练使用步枪和反坦克导弹发射器，以便他们能在“民族先锋队”中投入战斗。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参加这支部队便必死无疑。这些接受了纳粹主义教育的年轻人慢慢才认识到：希特勒为了他的非人道的目标充分利用了他们的情感和信念。纳粹俘虏并驯服了他们的思想和观念，要认识到这一点对他们来说是很困难的。他们好不容易才逐渐找到了一条摆脱这座思想牢笼的出路。

第七章

这也是第三帝国的日常生活

米夏埃尔拉着母亲的手。“来，快点，否则我们买不到票了！”人们挤在选侯堤大街上的那家大理石电影院的门前。米夏埃尔心情激动。他所有的朋友都看过那部动画片了，只剩下他还没有看。他们说：“米老鼠是种动物，你必须看。”这种老鼠肯定是所有老鼠中最聪明、最有趣的。它不怕高塔般的巨人，自己还敢嘲笑那个最危险的坏蛋。《米老鼠的帝国》刊在一张巨大的广告画上，这张广告画使整个电影院的外表充满了吸引力。最后，他们买到了两张票。米夏埃尔迫不及待地跑进大厅，但他妈妈还非要买可口可乐。还要等！他不耐烦地坐在椅子上。舞台前站立着几只巨大的、用厚纸做的、画得五光十色的米老鼠，旁边还有一棵经过装饰的圣诞树。灯光熄灭了，幕布拉开了，米老鼠在角落里飞奔。

这是米夏埃尔一生中看到的头一部米老鼠电影。当时，快到 1934 年圣诞节了。他 12 岁。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已经快 2 年了。他今天已记不清楚，作为男孩的他当时是怎么看待纳粹主义者的，但他还能清楚地回忆起在那家大理石电影院里看的那部米老鼠电影。他与他的朋友数星期之久地谈论着瓦尔特·迪斯尼的动画片，后来还交换米老鼠的小人书。

我们今天研究米夏埃尔的历史为什么是重要的呢？我讲述了他的经历，因为我曾介绍了第三帝国一段很长时间的、完全不同的面貌。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米老鼠和可口可乐。我很难想象，人们当时完全像我们今天一样地为了消遣而走进电影院、戏院，听音乐会或跳舞。我读过的或是在电视中看到过的关于第三帝国的内容，通常展现的是别样的画面：齐步行军的战士，满怀热情倾听元首讲话的人们，排列成行、全身制服的年轻人，迎风飘扬的“卐”字旗，“希特勒万岁！”的呼喊和高高扬起的手臂。然而这些画面仅仅只展示了第三帝国的一个方面。谁想一天 24 小时地齐步行军和向元首致意呢？

米夏埃尔的电影院经历以及他的回忆并不是个别情况。它向我们证明了两件事情：一、第三帝国中的德意志人无需不间断地担心遭受迫害；二、他们没有兴趣让自己持续不断地倾听宣传。谁不进行抵抗，政治上不引人注目，懂得适应并不会遭到种族迫害，谁就首先不用担心纳粹主义者的恐怖。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也存在着大量退回到私人生活中并像 1933 年以前那样消遣和娱乐的大量可能性。尽管纳粹要求全面彻底地改变这个社会，按它的思想来教化“民族同志”（Volksgenossen），并操纵他们的行为和思想。但事实上，纳粹只能部分地贯彻这些目标。德国真实的日常生活经常展现出与他们的要求不一致的面貌。

“你不算什么，你的民族才是一切！”通过这样的口号，德意志人被要求加入“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任何人都不应以他从事的职业、他的宗教、他的出身或他的财产而自负。为了这个“民族共同体”，“民族同志们”必须撇开这些人与人之间的种种区别。这个“民族共同体”应该是服从、忠诚、好战的。它以它“高贵的血统”而自豪，它是坚硬和热情的。希特勒讲道，只有通过这样一个民族才能推行伟大的政治。而政治对他来说意味着战争。但是，人们又是如何教育一个民族为这样的目标而奋斗的呢？某些纳粹领导人认为，在德国仅仅只有睡觉才是私人的事。但他们中的聪明人认为，要想赢得一个民族，仅靠不

停的宣传和暴力威胁是达不到目的的。只有当人们感觉到他们在第三帝国里也能过上一种正常的生活时，他们才会保持对我们的忠诚。这种认识虽简单，却极为有效。这些纳粹领导人还认识到：尽管能够控制人们在想、读、听、看上的许多东西，但是在没有为他们提供某些其他的东西的时候，不能更换所有的报纸、书籍、戏剧作品、绘画和电影。由于纳粹不能在艺术、文化和娱乐领域里提供什么新的和自己的东西，因此他们不得已地动用了那些以前就已经存在的东西。

电影院里演些什么？

宣传部长戈培尔对这个问题有相当清醒的认识。作为负责监督整个德意志文化的帝国文化委员会的主席，他是媒体的最高监督人。帝国文化委员会的各个部门看管着新闻出版界、作家、戏剧、无线电广播、音乐家、画家、雕塑家，尤其是故事片的生产。纳粹主义的宣传最头疼的是电影和戏剧作品，这些东西不仅使观众们感到厌烦，而且也没有取得什么成就。当1933年几部纳粹影片进入电影院时，这些影片笨拙地颂扬了冲锋队（《冲锋队员勃兰德》）或希特勒青年团（《希特勒青年团员克韦克斯》），却既没有激起这位部长的热情，也没有激起观众们的热情。“我们纳粹主义者并没有靠我们的冲锋队在舞台上和银幕上的行军提高价值，他们的领域仍然在大街上。”因此，戈培尔公开承认，电影院里的宣传影片与其说让观众得到了消遣，还不如说使观众感到害怕。在电影院里，《新闻简报》负责纳粹主义思想的教化和宣传。这种新闻片在故事片前面放映，它们以最高的腔调显示和赞美希特勒和党的成就——以后在战争中——也颂扬德国国防军的成就。但在这之后演的是故事片。在这些故事片中，政治几乎没有扮演什么角色。喜剧片、爱情



像《冲锋队员勃兰德》这样的宣传片在公众中并不受欢迎。人们更喜欢看非政治性的喜剧和音乐片。因此，纳粹主要生产娱乐片来使人们得到消遣。

片、舞蹈片和奇遇片是占优势地位的。观众喜欢那些在 1933 年以前就已经受到欢迎的明星：汉斯·阿尔伯斯是勇敢的冒险者，海因兹·吕曼扮演过愉快的小人物，察拉赫·勒亚德总出现在令人悲伤的爱情片里，



第三帝国中最受欢迎的电影明星汉斯·阿尔伯斯在耗资巨大的影片《慕尼黑的房子》(1943)中扮演主角。

而威利·弗里奇和莉莉安·哈维是恩爱的一对，他们总保证了一种幸福的结局。许多受欢迎的演员由于是犹太人而必须移居国外，看来这并没

有对绝大多数观众造成干扰。电影院记载下了越来越高的创记录数字。在 1942 年这个进行战争的年份里，有超过 10 亿人次的观众走进了电影院。相反，在今天，每年只有几乎不足 2 亿人次的观众。而且观众们在这些年里所看到的绝不仅仅是德意志影片。人们嘲笑布斯特·凯通、斯坦·劳雷尔和奥里维·哈迪是傻瓜和笨蛋，而喜爱克拉克·加布尔、格雷塔·加勃或琼·克劳福德。自从 1941 年德国与美国交战以后，第三帝国的电影院里便再也看不到这些好莱坞的演员了。

戏剧、文学和新闻出版

戏剧为观众提供了绝大多数与纳粹日常生活无关的作品和材料。首先，人们演的是那些消遣性的作品和古典主义的作品。这些作品是在 1933 年以前就已经决定了演出计划的。人们上演歌德、席勒、克莱斯特、莎士比亚或莱辛的戏剧作品，但也上演魏玛共和国著名诗人格哈特·豪普特曼的戏剧作品。但是像贝托特·布莱希特这样的左翼作家或是像弗朗兹·韦弗尔这样的犹太作家的作品遭到了禁止。煽动反犹的宣传品和作品在观众那里只获得了很少的成功。绝大多数德意志人在剧院中想要的不是接受政治上的训导，而是消遣。

人们也能在文学领域里找到不同于纳粹主义流行语和思想的口味。例如，在书店里能买到大量的外国小说。美国的畅销书恰恰在德国也被人们贪婪地阅读。威廉·福克纳或欧内斯特·海明威的书籍在德国热情的读者，而玛格丽特·米切尔的小说《飘》多次再版。像圣埃克塞帕里这样的法国作家的作品也被翻译过来，直到与英国开战前，英国的刑事侦探小说同样也属于德意志人的心爱读物。相反，那些逃离纳粹德国、现在正在外国出书的作家的作品是不允许发行的。犹太作家的著作

遭到禁止，公共图书馆受到严格监控，在这里有“黑名单”，上面仔细标明了哪些名字的书籍再也不许上架。然而，在许多书店里，人们总能订购到那些长久以来已被从所有图书馆清除出来的书籍。

想在第三帝国中寻找没有受到监控的信息和观点的人，能在报亭里大量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尽管德意志的新闻出版受到了严格的审查，但是直到战争开始时，几乎所有重要的外国报纸在德国都可以买到。

体育英雄

体育明星也是人们特别喜爱的，他们的名声自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越来越大。纳粹统治者并没有放过充分利用运动员的成就来为自己服务的机会。1936 年 6 月 19 日，德意志拳击手马克斯·施梅林在第 12 个回合中击倒美国黑人乔·路易斯，成为了一场引起轰动的胜利。施梅林战胜了当时许多人认为是不可战胜的这位世界上最优秀的拳击手。纳粹主义的宣传这样宣称：这场胜利是北方一日耳曼种族优越性的标志。

在第三帝国，像卡拉西奥拉或罗泽迈尔这样的德意志赛车运动员同样很出名。根据元首的期望，这些明星在他的总理府门前，驾驶他们的赛车前往出席 1937 年汽车博览会的开幕式。出于宣传效果上的考虑，还让他们与元首照了相。然后他们发动马达并驾车穿过柏林市区前往博览会大厅。这个热闹场面赞美了赛车的技术和车手们的勇气。利用这些德意志青年应学习的样板，纳粹领导层高高兴兴地美化了自己一番。

戈特弗里德·冯·格拉姆，这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最为群众喜爱的德意志网球手，在纳粹领导层面前却成了问题。这位冠军被认为在政治上是不可靠的，而他也向纳粹主义者清楚地表示，他不喜欢他们。盖世太保于 1938 年逮捕了他，并多次审讯他，但又必须再度释放他。为了



1936年6月19日，马克斯·施梅林击倒了他的对手乔·路易斯。纳粹主义的宣传将这场胜利作为“北方日耳曼种族”优越性的证明来庆贺。

不损害国家的威望，纳粹在一般情况下是努力避免发生意外事件的。能在外国面前将明星作为纳粹主义的招牌来展示，当然更好。此外，人们相信，能将体育迷们对体育的热情也纳入到其他的轨道上去。当某人在为一位德意志拳击手而感到自豪时，他也必然会以这个德意志民族和这个新国家而感到自豪。当公众为这些伟大的体育明星而欢呼时，他们也会对元首欢呼。这将向整个世界表明，德意志人是多么地崇敬他们的新领导。

为了向世界的公众显示德意志人是多么强大而又热爱和平，纳粹利用1936年的柏林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了一次浮华的、极具舞台效果的集会。在这里，金钱和花费并没有扮演什么角色。在奥运会期间，纳粹克制了对犹太人的仇恨，为的是不引起外国的怀疑。敌视犹太人的标语牌被撤了下



1936 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人群。

来，而且人们还努力地邀请了两位犹太运动员加入德意志代表队。然而，在这种布景的背后，已经计划好了新的反犹行动。在此期间，希特勒利用这个机会向外国显示自己是受到人民爱戴的、值得信任的政治家。最后，希特勒的胜利是完美的：德意志代表队赢得了 89 枚奖牌，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还有重要得多的东西：外国对纳粹主义政府的不信任感极大地下降了；来自外国的参观者数量现在明显上升；连美国的旅游者也越来越经常地想到德国来旅游，观赏它“美妙的自然风光”。

假日、 业余时间 与休息

德意志人应该去旅行和休假。“通过欢乐获得力量”（Kraft durch Freude）的组织负责“正在从事创造的民族同志们”的休息和放松。当这个组织成立时，希特勒讲道：“我想向德意志工人提供足够的假期。我期望如此，因为我想有一个精神饱满、神经健全的民族，因为只有通过一个保持住它精神的民族，人们才能去真正推行伟大的政治。”今天人们能够从这段话中听出希特勒的真实意图。需要一个精神饱满、神经健全的民族去干什么呢？又是在什么时候谈论需要“饱满的精神、健全

的神经”的呢？

对于德意志人来说，这个宣告头一次意味着他们的休假期延长了，而且这是一个无可争议的进步。1933年，德意志人已规定的休假期总计平均为3天。现在它每年上升到6~12天。“通过欢乐获得力量”组织提供了大量假日供应品，而且绝大多数都是价廉物美的：人们组织了滑雪旅游，徒步和乘车相结合的旅行，北海和波罗的海的海滨度假，到巴伐利亚和辛姆湖去的周末旅行。乘坐“和平号白色邮轮”进行海上游弋也非常受欢迎。有些轮船有规律地从马洛卡起航，开往挪威，甚至开往纽约，或是开往西尔维斯特—马德拉群岛。

20世纪30年代中期，许多工人和职员在他们一生中头一次能度假了。尽管绝大多数“通过欢乐获得力量”的旅游者仍然对政治不感兴趣，然而他们感谢这个国家为他们提供了惟一的和全新的经历的可能性。“通过欢乐获得力量”组织开展的活动绝没有仅限于度假旅行，它还组织观看戏剧演出、出席音乐会、参观博物馆，“通过欢乐获得力量体育局”也关心着企业的体育活动。另一个“通过欢乐获得力量”组织的部门“劳动之美局”还致力于创造工作岗位上更好的通风条件和更好的照明条件，通过布置鲜花、更新餐具，企业食堂也得到了美化。尽管雇员们被剥夺了政治上的权利，但他们整天都得到了照顾。

现在该我们享受享受了！

谁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岗位并梦想着职务上的提升，谁就会萌生那种用钱便能满足的期望。人们为收音机、电冰箱、电视机、洗衣机、汽车和自己的住房而储蓄。谁努力工作，谁就至少想得到合他口味的食品。如果因为所有这些东西没卖的而得不到的话，那么人们就会对他所生活



“通过欢乐获得力量”的机构组织了国内外的度假旅行。

于其中的这个国家不满。

对于纳粹主义者来说，这一点是完全清楚的：要想长期确保他们的统治，就必须满足人民大众的消费期望。因此，这个独裁政权想将人民大众与一种广泛的物资与商品供应联系起来。家居房的建造得到了促进，人们追求照相机、收音机以及如咖啡器、电冰箱之类的厨房用具。甚至对许多人来说，连电视机也很快就买得起了。尽管自 1935 年以来已经开始有规律地播放一套电视节目，然而在第三帝国里，从没有超过几百台电视机。战争阻碍了“大众电视接受机”的生产，这种电视机原本想在 1939 年上市的。纳粹主义者也花了极大的精力和响亮的宣传来支持“大众汽车”的建造。他们做出了这样的许诺：归根到底，不仅是富人才能买得起一辆汽车。为了资助这种汽车的生产，未来的客户们投入了他们的存款，他们应用这笔钱获得购买汽车的资格。然而这些储户对他们汽车的等待是徒劳的。战争阻碍了大众汽车的生产。投进去的这

笔钱泡汤了。

退回到私人生活之中

纳粹想规定和塑造国民私人生活的每个角落，但是这种要求并不能



许多人想要一辆“通过欢乐获得力量”的汽车，并因此每周付款 5 马克。但是没有一个人得到过他的汽车。因为这家汽车制造厂在战争期间只生产军用车辆。投进去的这笔钱泡汤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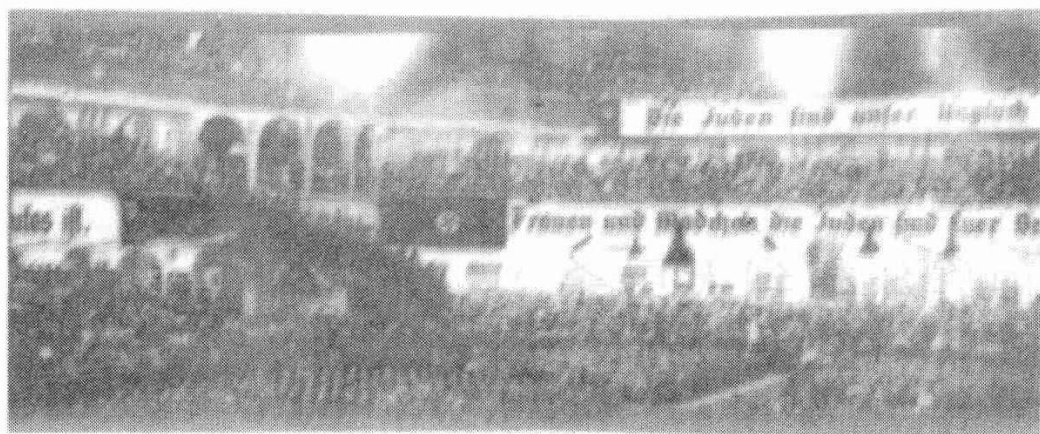
兑现。许多人越来越从预先规定的“民族共同体”退回到私人性的生活之中。他们尽管利用了这个政权如此大量提供的业余时间供应品，却拒绝那种通常与这些供应品相联系的政治说教。“大众收音机”，一种廉价的收音机，是纳粹下令生产的一种系列产品，为的是让每个人在家里也能听到元首的讲话，但人们却越来越多地利用它来进行非政治性的业余消遣。当元首讲话时，人们便关掉收音机；当播出轻松的舞曲和打击乐时，人们才再度打开收音机。许多人通过这种向私人生活的退却来摆脱希特勒的统治。然而，另一方面，这个独裁政权也强化了这种态度。谁满足于他的小康生活并在家庭的日常生活中找到他的幸福，那么他也就多半不会去考虑进行抵抗的理由。在此期间，这个政权的反对者也就消失在一种“正常的”日常生活的布景之后了。谁不想看到其他的人被迫害和屠杀，谁就会长期不去理会这些事。战争快结束时，在第三帝国里，这种暴力活动越来越公开地表现出来。囚徒的行列被赶过大街，逃跑和不想再战斗的士兵完全被公开地枪毙或绞死。现在，再也没有人能够对纳粹的恐怖视而不见了，也再也没有人能够用他“正常的”日常生活来心安理得地欺骗自己了。

第八章

从种族狂想到大屠杀

从一开始，仇视犹太人就是希特勒思想固定的组成部分。他从不使人怀疑，犹太人在他和他的追随者身上只能指望可怕的事情发生。在他看来，犹太人对德意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负责。尽管这些犹太人是德意志人，但是他将他们视为德意志民族的敌人。正是用这样的宣告和敌人形象，纳粹党在魏玛共和国里赢得了许多人的支持。希特勒后来越来越强烈地坚持这种思想：犹太人对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不幸和罪恶负责。而他的决定是：使人类摆脱犹太人。因此，他致力于在德国和欧洲灭绝犹太人的目标。

人们当时难道没有对这种杀气腾腾的仇视犹太人表示反感吗？是什么东西使这个人和他的纲领具有吸引力的呢？种族理论是他世界观的核心，用这种理论，他相信，能简单地回答所有难以解决的问题。希特勒是迄今为止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偏执狂，他对人、对事做绝对好或绝对坏的极端片面性的评判。在他看来，只存在着强大的或软弱的、德意志的或非德意志的、值得生存的或不值得生存的东西。这种凝固化的对立也决定了他的种族理论的结构。从根本上讲，这种种族理论包括了他的整个纲领。在这里，这种种族理论也绝不是希特勒的发明。19 世纪末出现了大量伪科学的文章和作品，它们传播着一种侵略性的反犹主义和种



这幅照片展示了1935年8月15日在柏林体育宫举行的一次仇犹大集会的场面。

族模式。这些作品中有些成为了真正的畅销品，也成为了希特勒种族理论的样板。

根据这种理论，他将人类分成优等种族和劣等种族。在这种模式中雅利安（Arier）的北方种族处于等级的顶尖上，它的种族特征在德意志民族身上得到了最完美无缺的保存。在希特勒看来，这个种族在外表上以特别的俊美、高大的身材、蓝色的眼睛和金色的头发而与众不同，此外，他们勇敢无畏、英雄气概、坚忍不拔、乐于牺牲。在这种模式中犹太人则处于这种种族模式的最底层。犹太人不单单是一个宗教共同体，而且是一个劣等种族。它没有自己的文化。更重要的是，由于犹太人没有自己的文化，他们便破坏其他民族的文化成就。他们像“吸血鬼”、“寄生虫”和“僵尸”一样饱吸其他民族的鲜血，并通过他们不能满足的贪婪促使这些民族崩溃。

希特勒相信，所有的种族为了生存都处于一种永不停息的斗争中。因此，最强大的种族有权利、甚至有义务歼灭更弱小的种族，以保证人类的更高发展。希特勒在医生和人类育种者的角色中看到了自己的努力方向，他要为德意志种族的健康和纯洁性负责。因此，他经常将犹太人比做病原体、昆虫或害人精而主张必须灭绝他们。

希特勒从这种种族主义的思考中得出两个进一步的目标，这两个目标也充实了他的世界观：为了德意志种族在东方消灭共产主义和征服“生存空间”。在他看来，由于民主主义、共产主义、民族间的体谅以及世界和平之类的犹太思想仅仅只是为了削弱强大的民族而发明出来的，因此，要想在这场“求生存的斗争”中取胜，就必须扫除这些有害的思想。这些计划是针对苏联的，而苏联在希特勒看来已经是犹太人的世界阴谋的一个牺牲品了。他得出进一步的结论：惟有在东方获得新的生存空间并与此同时干掉生活在那里的犹太人和共产党人，才能确保雅利安种族幸免于难。因此，希特勒将反对苏联的战争和屠杀犹太人视为合理的紧急自卫。

仇犹的漫长历史

仇犹之根深深地扎在历史之中。仅仅因为反犹主义在整个欧洲有着长期的传统，人们才没有将希特勒看作是一个胡思乱想、胡说八道的人。早期的基督徒就不信任犹太徒，因为他们认为犹太徒是杀害耶稣的凶手。而犹太徒不想皈依基督教，这就导致了对犹太人的拒绝和敌视。在中世纪，经常发生针对犹太社区全体教徒的屠杀暴行和集体迫害。十字军远征的骑士们在前往圣地的途中就这样开始了针对犹太人的、完全是灾难性的犯罪。谁不想接受基督教的洗礼，谁就要被残酷地杀害。早在中世纪，这些人就开始相信，犹太人往水井里投毒、杀害儿童，就连那场在欧洲夺去了数百万人生命的瘟疫，最后也被说成是犹太人带来的。

在数个世纪的进程中，一再出现针对欧洲犹太人的暴行。人们颁布法律，严格规定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必须穿特别的衣服；人们禁止他

们从事特定的职业，将他们赶出家乡，抢劫他们的财产，放火焚烧他们的教堂。为了不让他们与基督教居民发生接触，将他们封锁在划了界线的城区和集中营里。在凡是人们不能弄清不幸、死亡、疾病之原因的地方，便将罪责强加在犹太人的头上。由于他们几乎一直就是一个无防卫能力的少数民族，因此给他们打上替罪羊的印记是件非常简单的事情。犹太人经常受到攻击，因为他们能通过借贷来从事现金交易，而与此同时，基督徒是禁止从事利息业务的。因此，他们将犹太人赶入这种职业中并很乐意地利用犹太人的服务。尽管只有很少的犹太人通过现金交易真正地带来了财富，但很快就形成了“所有犹太人都很富裕”的偏见。

虽然对犹太人的仇视有着长期的传统，然而为保护“优等种族”而必须彻底消灭“种族上劣等的”犹太人的这种思想，则是在 19 世纪通过一系列种族理论家才发展起来的。在德国，这种理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赢得了特别多的追随者，因为有相当多的人在为他们的困境和民族的这场不幸寻找罪人。当许多德意志人将军事上的失败、《凡尔赛条约》的签订、经济上的困境以及自己的失业之责任强加在犹太人头上的时候，他们很容易地就找到了罪人。希特勒和纳粹主义者从这种广为传播的仇犹情绪中获得了最大的资本。纳粹党的选民极为赏识这个党提出的很容易理解的口号：惟有在扫除掉犹太人时，日子才能一天天好起来！

划清界限与迫害

当纳粹主义者于 1933 年 1 月 30 日上台时，在这个德意志帝国中生活着大约 50 多万犹太人。他们像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一样，将自己理解为一个宗教共同体。由于他们仅仅只占总人口的 0.76%，因此他们只构成了一个宗教上的少数民族。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也像许多基督徒一

样，仅仅只是表面上坚持着他们的信仰。

由于在数世纪的进程中人们一再禁止犹太人从事“正当职业”，或是预先规定他们只能从事某些特定的活动，因此他们在某些职业集团中拥有超过平均率的代表。这是一种犹太人几乎无法抗拒的局势，尽管如此，这种局势却经常引起妒忌和怨恨。这样也就出现了非常之多的犹太医生、律师、经纪人、银行家、建筑师和高等院校教师。而且在科学和艺术领域里，这些犹太血统的德意志人通过他们的成就为魏玛共和国在整个世界赢得了很高的声望。著名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于1921年获得诺贝尔奖；像马克斯·莱因哈德这样杰出的戏剧导演，像埃里希·门德尔松这样的建筑师，像库尔特·魏尔这样的作曲家，或像里查德·陶贝尔这样深受欢迎的歌剧演唱家，都为共和国的文化生活打下了特别强烈的烙印。

相当多的犹太人是以其家乡而感到自豪的。因此，当他们被咒骂为“怯弱的祖国叛徒”时，他们不知所措，惊慌不已。为了进行自我捍卫，许多犹太组织一再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35000名犹太士兵是表现优秀的，而且12000人为国捐躯了。这种真实性并不符合纳粹主义者的胃口，因为这与那种敌人的形象和谎言不相符合。而根据这种形象和谎言，犹太人是应该从这个社会中被革除掉的。在魏玛共和国里，犹太公民们就曾抵制过反犹煽动，而纳粹却利用这种煽动上了台。在慕尼黑，在一家犹太人协会的宣传画上，人们能看到这样的申明：“‘犹太人要对所有灾难负责’这种话今天来自于别有用心、四处散发的传单。说我们犹太人是罪有，但是战争爆发时，在政府和外交部，在军火工业和总参谋部里却没有一个犹太人。因此，我们拒绝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坏事充当替罪羊。”

在欧洲和德国，对犹太人的敌视深深扎根于历史之中。尽管如此，只有极少的人能够想象，希特勒会把他激进的种族理论变为行动。就在纳粹上台后不久，犹太公民便受到了攻击。一位来自犹太家庭的男孩讲

述了他父亲的经历：“1933 年，冲锋队员跑来抓走了我父亲。他与许多其他的犹太人一起被带到了体育场，那里长了很多的草，而他们必须用牙齿将草咬断并将它们吃掉……人们想以此来侮辱他们，向他们显示，他们是下等人中最下等的人。”然而，还有更严重的事情发生：冲锋队



1933 年 4 月 1 日，纳粹党组织了一场针对犹太人商店的抵制行动。冲锋队和党卫军阻止行人踏入这些商店。这场抵制行动于 4 月 3 日中止。

的部队突然袭击犹太人的商店并拷打或杀害店主。下巴伐利亚行政专区主席描绘了在那里发生的许多类似事件中的一例：“早晨 6 点左右，更多穿着深色制服的人乘着一辆卡车来到了犹太供货商奥托·萨尔兹在斯特劳宾的住所前。萨尔兹还穿着睡衣，便被他们从家里拖出来并用卡车运走。大约在 9 点 30 分，萨尔兹在一个森林里被发现并已中弹身亡。更多的乡民注意到了这辆车上的人都带着有‘卐’字符号的红袖章。”

这样的罪行当然激起了世界范围内的憎恶与抗议。然而希特勒和戈培尔声称：所有这些都只是“国际上的犹太人”的发明和捏造。为了报

复这种“恐怖宣传”，他们号召在1933年4月1日发动一场抵制所有犹太人商店的行动。这一天，每家犹太商店和百货公司门前都站着身穿褐色制服的冲锋队员。他们阻止行人走进商店并责骂那些没能停止习惯性购物的人。他们在橱窗上贴上了宣传画，人们能在那上面读到这样的口号：“德意志人！抵制犹太人！不要在犹太人那里买东西！”或“谁在犹太人那里买东西，谁就是民族的叛徒！”

尽管几乎没有什么德意志人在这种局势中积极帮助他们的犹太同国人，但是对于纳粹主义者来说，这场抵制行动并没有取得成功。大部分人态度冷淡，或是对犹太人表示同情，或是对这种措施做出了不理解的反应。因此，纳粹匆忙寻找另外的方法来使犹太人在德国的生活成为不可能。

“我已经不能直接回忆起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的那一天了。相反，我今天还能回忆起站在我面前的那两个人。他们在1933年4月1日抵制犹太商人、律师、医生的那一天，就站在我们在霍亨舍恩豪森的律师事务所门前。他们带着宣传牌，那上面写着：‘德意志人，抵制犹太人，不要到犹太人那里买东西！’，并记下踏进店门的所有人的名字。我认出他们曾经是我父亲的委托人，并知道父亲还曾经帮助过他们。在这场抵制行动之后，在霍亨舍恩豪森，再也没有人敢找我父亲从事这种业务了。父亲希望他的老委托人会到舍恩豪森林荫大街上来找他，但是任何人没有来。我父亲坐在那间他作为办公室的房间里，成天做着纵横填字的猜谜游戏来打发时光。1937年5月25日，他死于静脉炎，时年57岁。我被带到医院他的遗体前。他脸色非常苍白，但表情平静。在我母亲和我等待死亡证明书的那间房里，挂着巨大的希特勒画像。我当时想到，这个人要对我如此之早地失去父亲负责。在我父亲去世后，我失去了对上课的兴趣。我不仅对学校，而且对生活都感到没有什么意义了，直到我在柏林四处漫游的路上想象着一段排除现实的历史时。为了能保卫自己，我在一家犹太青年俱乐部里学习拳击。在训练场来回的

路上，我虚构了种种刑事史，在其中，我成为了英雄，并战胜了伏击我的敌人。”（埃尔温·莱泽尔：《上帝没有零钱》）

根据希特勒的种族理论，犹太人是“外国来的异种”，必须将他们一步一步地从德意志社会中清除出去。为此目的，到1941年，纳粹主义者颁布了2000多个法律和条令，使犹太人不受法律保护并迫使他们向外移居。由于4月份的反犹抵制行动仅仅只是在德国引起了骚动不安，在外国激起了抗议，因此他们现在变得更聪明了：利用无声的、能发挥作用的法律来开展工作。尽管这些法律不像站在门口的冲锋队员，既不进行殴打，也不是暴民式的粗俗行为，却可能是最为残暴的。在一个独裁统治之下，人们恰恰是最害怕它们的，因为哪怕是一点小小的违反都能遭到最严厉的惩罚。这些法律是无声地发挥作用的，因为它们背后隐藏着严重的不公正行为和恐怖的时候，它们本身还能听起来像是不怀恶意那样。

1933年4月7日颁布了《重设公职官员法》。它听起来并不引人注目，但情况则恰恰相反。它是为从国家公职中解雇所有的犹太出身者服务的。纳粹主义者一再专横地创造新的法律和条令，逐渐使犹太人从事职业活动成为了不可能。通过所谓的《主编法》，所有的犹太记者被解聘；“非雅利安”医生被吊销了行医执照；在中、小学和高等院校里，人们限制犹太中、小学生和大学生的数量；而犹太律师也几乎被禁止从事业务活动。一位犹太母亲当时给他移居在外的儿子的信中写道：“不允许从事自由职业，也就断绝了犹太人最为重要的收入来源。这个事实在这里是这样被理解的，即人们以不流血的方式毁掉了他们的前程，卡住了他们的咽喉。”

《纽伦堡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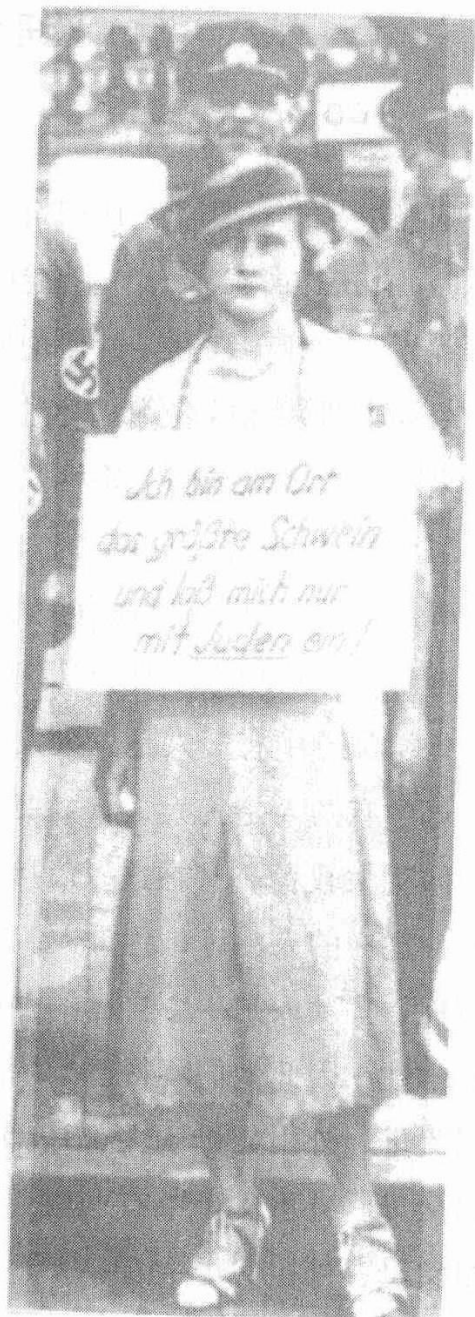
咽喉被越卡越紧了：1935年9月15日颁布了臭名昭著的《纽伦堡法》(Nürnberger Gesetze)。该法的第一部分《帝国公民法》，剥夺了德意志犹太人的政治权利，并使他们沦为了二等国民。该法的第二部分有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名称：“保护德意志血统与德意志荣誉法”。它禁止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的婚姻，已经结合的婚姻将失效，婚外性关系被最严厉地禁止。从此以后，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的性关系被视为“种族耻辱”。因此，谁发展这种爱情，谁就将遭受到迫害和严厉的惩罚。

这部法律还规定了什么人算是犹太人。根据这部法律，谁的祖父母、外祖父母中有3人是犹太人的，谁就算是犹太人。谁的祖父母、外祖父母中有两人是犹太人，并具备以下一条者，即 a. 在这部法律颁布时信仰犹太教者；b. 在这以后接受犹太教者；c. 与一位“纯犹太人”结婚者，这样的人也算是犹太人。人们注意到这些定义是多么的荒唐。纳粹声称，犹太人是一个自己的种族。但由于他们不能证明这种胡作非为的科学性，因此他们不得已运用起宗教成员属性来作为识别的特征。谁的祖父母、外祖父母4人都信仰犹太教，谁就被算作“纯犹太人”；谁的祖父母、外祖父母中有两人是犹太人，谁就被算作“半犹太人”；谁的祖父母、外祖父母中有一人是犹太人，谁就被算作“1/4犹太人”。

《纽伦堡法》颁布后，德意志犹太人的生活变得越来越难以忍受，他们的心情也变得越来越沉重了。在日常生活中，他们现在比以前更经常地遭遇到对犹太人的仇恨。他们被禁止进入咖啡馆和餐馆，他们被许多体育俱乐部和协会开除。他们几乎到处都能觉察到自己是门外汉。在自己的家乡，他们是不受欢迎的；在海滨浴场，他们止步于诸如“狗与犹太人禁止在此游泳”之类的警示牌。在许多村庄和城市的入口处，人们能看到诸如“犹太人在本地不受欢迎”之类的警告性标语。而公园的

椅子也是“仅为雅利安人”保留的。

1936年到1937年间，对犹太人的压力有所减弱。为了1936年在柏林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纳粹政权要向外国展示它最好的一面。然而这仅仅只是一次短暂的喘息：纳粹已经计划对犹太人的财产进行全面的剥夺了，这场剥夺被称之为“雅利安化”（Arisierung）。犹太人受到了敲诈勒索，被迫以极低的价格变卖他们的地产、房产和商店。1938年，所有犹太公民的旅行护照被盖上了红色的“J”字。犹太儿童被禁止上德意志学校，而且所有的犹太人都被迫接受“Sarah”（女性）或“Israel”（男性）这样的附加教名，为的是能让纳粹更好地监控他们。



帝国水晶之夜

1938年11月3日，生活在巴黎的赫舍尔·格林斯潘收到了他姐姐的来信。她原本生活在汉诺威，

1935年9月15日颁布了《纽伦堡法》，它禁止了犹太人与所谓“德意志血统者”之间的婚姻。这些人之间的婚外性关系也将受到严厉的惩罚。谁违反该法，谁就会遭到公开的污辱，而且由于“种族耻辱”，他还必须考虑会遭到监禁的惩处。

但这张明信片却盖上了一个波兰边境小城的邮戳。发生了什么事呢？10月底，17000名波兰犹太人被盖世太保用极其野蛮的手段赶到了波兰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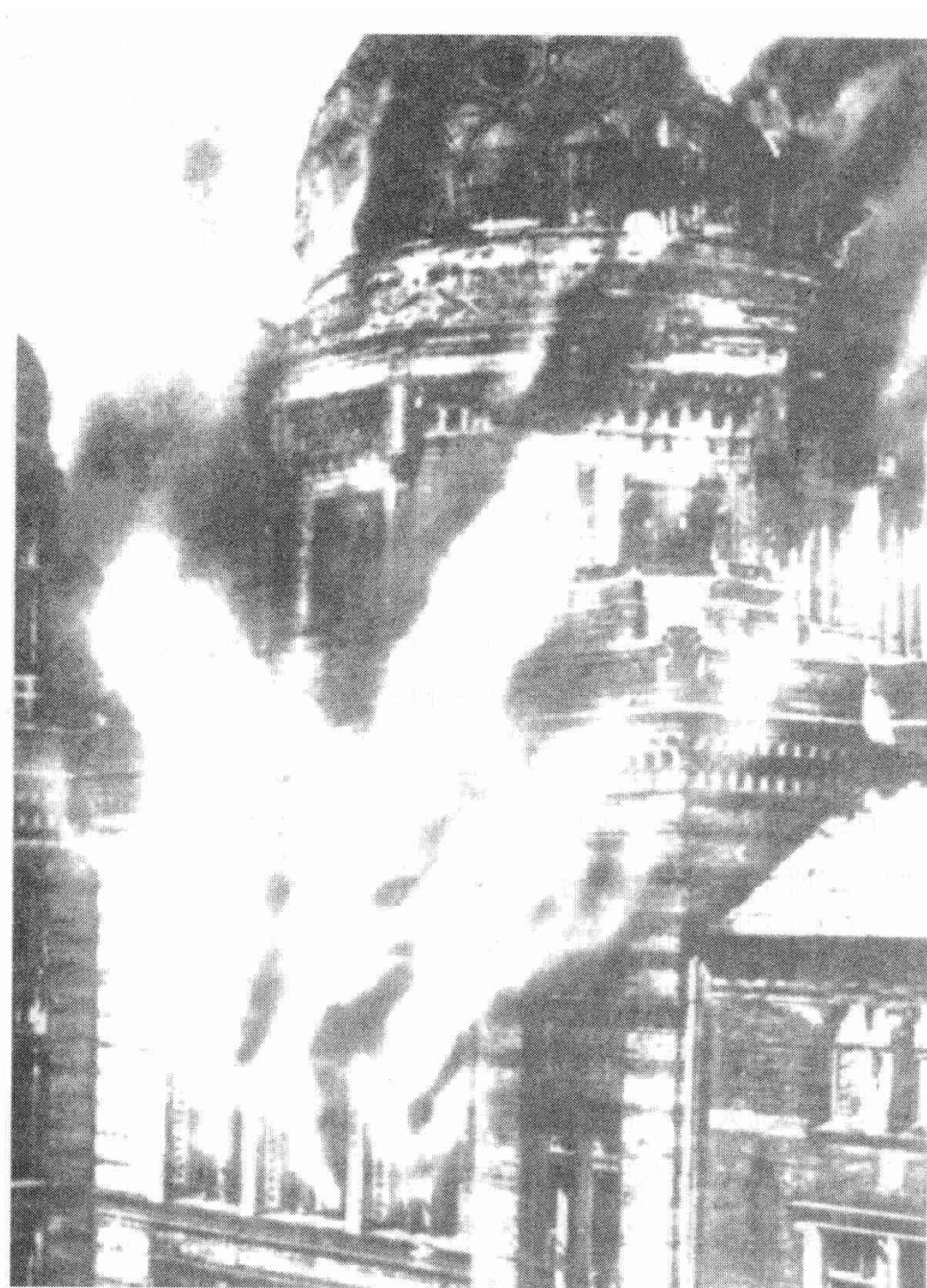
境上，其目的在于将他们驱逐出境。然而，波兰人关闭了他们的边境，所以这些不幸的人在边境地区的严寒和风雨中来回奔波，直到最后才在一个叫做茨班青的波兰小城里被人们接受。他们在这儿拥挤的客店里找



在 1938 年 11 月 9 日至 10 日的那个夜晚，全国的犹太商店被捣毁，犹太教堂被烧毁，犹太公民受到了虐待。由于打碎了许多玻璃，这场骚乱被戏称为“水晶之夜”。

到了落脚之处。赫舍尔的姐姐和她的家庭也在这群被驱逐者当中。当赫舍尔得到他们命运的消息后，他决定抗议纳粹这种非人道的手段：愤怒的他于 1938 年 11 月 7 日向德国大使馆的一名官员开枪射击，此人很快死亡。

这个偶然事件对纳粹主义者来讲简直就像是一场号召。长期以来对犹太人越来越厉害的、肆无忌惮的迫害决定了事态的发展。纳粹终于找到了一个下手的借口。在 11 月 9 日至 10 日的那个夜晚，根据希特勒和戈培尔的命令，几乎所有的犹太教堂被焚烧和捣毁。冲锋队员冲进犹太



在这个“水晶之夜”里，171座犹太教堂被焚毁，91人被杀害，26000人被抓进集中营。这张照片展示了在柏林的奥拉林堡大街上犹太教堂的大火。今天，这座犹太教堂被部分修复。

人的住所，将他们从睡梦中拖出来，将他们的家具砸得粉碎，并杀害了

毫无自卫能力的人。纳粹分子砸碎了犹太人商店和百货公司的玻璃，然后捣毁、砍碎设施，直到将一切都彻底毁坏为止。在这个被戏为“帝国水晶之夜”的晚上，屠杀突击队至少杀害了 91 名犹太人。还有一些人因绝望和恐惧而自杀，人们不知道这样的人究竟有多少。

因为在这个大迫害的夜晚中所造成的损失，犹太公民还必须支付一笔 10 亿马克的罚款。这种恶意讥讽、幸灾乐祸的罪恶政策的目的是，就是要“将犹太人从德意志经济生活中完全清除出去”。犹太人的企业、店铺和不动产被“雅利安化”（Arisieren），也就是逼迫犹太人将他们的所有财产以极低的价格变卖给非犹太人中的感兴趣者。

在这场 11 月大迫害之后，德意志犹太人的生活一天天恶化。再也不允许他们乘坐汽车，不许使用电话，连进电影院、戏院和博物馆都遭到禁止。在 1939 年 9 月 1 日战争开始以后，犹太人不许在 21 时以后离开住所，而且必须交出他们的收音机。更为严重的是：他们几乎得不到足够的食品，而且他们所能购买的食品数量也越来越少。纳粹将犹太人从他们的住所中驱逐出来，并将他们集中在特别的“犹太之家”里。在这里，由于只有最狭窄的空间，他们在丧失了人的尊严的条件下生活。1941 年 9 月 1 日颁布了一项警察条令：所有犹太人从 6 岁起必须在衣服上佩带一种黄色的犹太之星（Judenstern），以便一眼就能辨认他们。现在，对德意志犹太人的监控已经完成。当 1941 年 10 月 23 日禁止他们移居国外的时候，他们已被囚禁在自己的国家里。在此期间，世界历史上最严重的种族大屠杀已经在被占领的东部地区开始了。

他们难道不能逃走吗？

为什么犹太人不干脆逃出去呢？他们难道不知道纳粹想对他们做什

么吗？

在 1933 年生活在德国的约 50 万犹太人，有超过 30 万人在 1941 年以前已移居国外。但是，尽管有种种恐怖，仍然有 16.4 万名犹太人留了下来。他们难道没有充分的理由留下来吗？德国是他们的家乡。他们应该离开这片土地吗？要知道，他们曾在这里长大成人。他们应该离开这片土地吗？要知道，他们部分的家庭多少世纪以来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了，它的文化已经给他们打下了烙印，他们用这片土地上的语言进行思考、梦想和制定计划。没有人会怀着轻松的心情离开他生活在其中并为之感到骄傲的土地的。许多德意志犹太人感到自己是与他们的家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根本不能理解他们呆在这里会发生什么事情。尽管他们对希特勒粗野的恫吓提心吊胆，但他们几乎不能想象在德国已经制定出歼灭所有欧洲犹太人的种种计划。

且不谈离开德国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作为难民，人们必须将他们几乎所有的财产留下来。努力艰苦奋斗了一生为了什么呢？现在应该抛弃这所有的一切吗？而且，应该逃到哪个国家去呢？许多人不相信自己还有完全从头开始在一个陌生的国家里使用一种陌生语言的能力，尤其是几乎没有哪个国家是友好地欢迎这些难民的。绝大多数欧洲国家以及美国都对接纳许多犹太移民入境不感兴趣。由于担心代价太高，而且在这些国家里也照样存在着敌视犹太人的种种观念，因此它们对接纳数量进行了严格的限制。此外，长期以来，纳粹德国将会冷酷无情地组织起对犹太公民的歼灭行动的这种考虑，在外国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在集中营里

在此期间，德国通过袭击波兰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 年 9

月，盖世太保便开始在被征服地区建立集中营。在波兰的各个城市里，盖世太保用铁丝网和砖墙封闭整条的街区，并将尽可能多的犹太人赶入其中。在华沙、罗兹、克拉科夫、切恩斯托科夫、拉多姆、基尔克以及许多其他的波兰地区，到处都有这样的集中营。对俄国开战后，盖世太保也在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白俄罗斯建立了集中营。

这种监禁中的生活到处都是可怕的和类似的。在华沙集中营，40万人必须挤在一个最狭窄的空间里。他们几乎没有吃的。这些被封闭者经常忍饥挨饿，消瘦下来，孩子们由于饥饿而腹部肿胀起来。仅在1941年的头8个月里，在华沙集中营里就饿死了11000人。几乎没有进行医



在华沙集中营里，两个孩子睡在大街上。

疗救护的条件和药品。因衰竭而首先死亡的小孩和老人的数量不断上升。没有人还有气力来照顾他们。住所十分寒冷，不仅没有暖气，而且还挤得满满的。因此，人们宁愿呆在大街上。由于集中营中的卫生条件非常糟糕，传染病很快传播开来，导致许多人的死亡。尽管有如此严峻的环境，但是如果谁还有劳动能力，谁就得在强迫下去参加劳动。这种

劳动是如此地令人难以忍受，以至于许多人因虚弱不堪而死亡。到处弥漫着一种恐惧不安和受威胁的气氛：人们随时可能被党卫军枪毙或杀死，通常不需要任何理由。尽管集中营是可怕的和令人难以忍受的，但是它仅仅只构成了一个中间站。1940~1943年，来自整个欧洲的犹太人和吉普赛人被有系统地赶到这里。今天我们知道：集中营仅仅只是通向地狱的前院。

“为了讨到一块面包，一群孩子们围绕在集中营居民的腿间爬来爬去。但并非所有的孩子都在乞讨，这也是真实的。许多孩子挣得他们的生活必需品通常要比成人容易得多。整群的5~10岁的男孩和少女将自己组织起来。他们中间个头最小和最瘦的将口袋捆在他们极为细小的身躯上。然后，他们溜过仅用铁丝网隔开的街道，跑到‘雅利安人’那一边。更大一点的孩子扒开铁丝网，让更小的孩子冲出去；另一些孩子望风，看看德意志看守或波兰警察过来没有。几分钟以后，这些小孩子们带着土豆和面粉回来了。一般他们到郊区去，那里的食品比市中心的更便宜。农民们通常不要报酬地给他们土豆——他们可怕的外貌唤起了同情。除土豆外，他们还经常带回黑色的农家面包。带着他们瘦得发绿的脸上那庆幸的微笑，他们溜回了集中营。他们中年龄更大的伙伴在铁丝网的另一边等着，通常站在那里一等就是几个小时，直到岗哨在查看、验证一个要访问集中营的外国人或是一个波兰人的通行证的时候。这就是他们能将他们的食品偷偷运进集中营的时机。有时这个德意志人没有注意到他们，有时他注意到他们了，但是就如同没有看到他们一样。这种情况是很少发生的。但是，确实有些德意志人，特别是他们中的年长者，也许在家里有自己的孩子，对这些已变得像一副骨头架子似的小家伙们显示了一点点同情。但绝大多数的德意志哨兵残忍地向这些奔跑的孩子们开火，而犹太警察必须搬走这些像受伤的鸟儿一样倒下的血淋淋的牺牲者，并将他们扔在临时使用的人力车上。如果这些孩子们能在未受损伤的情况下带着他们的战利品回到他们饥饿的父母身旁，那么这些

家庭便洋溢着无限的欢乐。”（玛丽·贝格：《在华沙集中营的两年》）

在通往“最后解决”的道路上

长期以来，就连纳粹自己也不知道，他们应该如何将他们曾宣布的在德国“清除犹太人”的战略付诸实施。由于并非所有的犹太人都慑于他们的恐怖行径而逃离了德国，因此他们考虑了很长一段时间，曾打算将犹太人用船运到马达加斯加去，以便能将他们隔绝在这个东非贫乏的岛上。然而当德意志人征服了几乎整个欧洲的时候，这个计划已经行不通了。在所有的被占领国中，纳粹已经将几乎 1100 万欧洲犹太人纳入到它的暴力统治之下了。只要战争还在进行，就不可能逼迫所有的犹太



1941 年 12 月在拉脱维亚：这些犹太妇女在就要被处决以前，还得照张相。

人移居到海外，或是将他们运往外国。因此，纳粹决定将他们全部杀掉。他们决定了这场肉体上的“最后解决”。1941 年夏天，在他们的力

量达到顶点时，他们相信，在实施这个计划上，任何人都不能阻止他们了。

所谓的“突击队”，这个党卫军的杀人工具，首先开始了有计划的屠杀。这个流动性的屠杀突击队的任务就是在被占领地区贯彻集体处决。他们的牺牲者是吉普赛人、波兰人、政治对手，但首先是犹太人。在这场攻击俄国的战争中，有4个突击队在追捕这些犹太人。从1941年6月至1942年4月，他们就屠杀了56万人。而且他们采取的措施也总是相同的：当他们到达一座城市或是一个乡村时，便强迫犹太人集合。然后，他们将这些没有自卫能力的人赶到沟壑、坟地里，或是让他们自己挖出深坑。妇女、孩子和男人，所有的人都被枪杀，然后被掩埋。但是，那些负责人并不满意这种措施。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集体处决进行得太慢、太昂贵了，并会留下太多的痕迹，因此，必须采取更有效的方法。

万湖会议

房间里充满着使人愉快和明朗的气氛，窗外能远远望到这片平静的湖泊。在万湖边上的一座漂亮的别墅里，15位非常重要和勤奋的人物在此碰面。第三帝国国家安全总局兼秘密警察中央局首脑莱因哈德·海德里希邀请高级管理官员和党卫军领导人到此，为的是与他们一起商讨关于对数百万人进行一场屠杀的问题。歼灭欧洲犹太人这一点是早就做出决定了的。在这次会议上，仅仅只涉及确定和完善歼灭计划的问题。关于应该如何处置犹太人的问题，这次会议的议定书做出了明确的规定：“目前，在进行最后解决的进程中，应在相应的领导之下，以适当的方式将犹太人运到东方去从事义务劳动。在这支庞大的劳动队伍中，

应按性别分开，将有劳动能力的犹太人投入到这个地区的道路建设中去。毫无疑问，通过这种自然减少，大部分人便不再能从事劳动。对那些也许最后存留下来的剩余部分，由于这些人涉及最有抵抗能力的部分，必须做相应的处理。因为这些人代表着一种选择留下的优秀者，在获得释放的情况下，他们是能够作为一种新的犹太人结构的生殖细胞的。”

这段话的真正含义是什么？这段话还是人说出来的吗？“剩余部分”和“自然减少”意味着什么？当时起草这份议定书的人是阿道夫·埃希曼。他是将犹太人驱逐并运进集中营的最大行家。当人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逮捕他时，他声称：他必须为这份议定书找到“官方用语”，因为关于应该如何处理犹太人的问题，那些先生们讲得要明确得多，也露骨得多。尽管如此，使用这些非人性语言的含义是清楚的：犹太人应为德意志的胜利一直劳动到死，谁存活下来，就立即会被杀害。

这个计划随后便被执行。无劳动能力的犹太人被与有劳动能力的犹太人分开，并立即被毒气杀死。有劳动能力的犹太人必须劳动，直到他们昏倒死去或是变得如此虚弱，以至于人们同样将他们赶进毒气室。在采用这种屠杀方式上，纳粹能动用那些在 T4 行动中经受过考验并积累了知识的专家们。在这个代号的背后是对大约 12 万精神病人、先天残疾者的集体屠杀，它也被称之为“安乐死”。纳粹主义者将这些精神上或肉体上有障碍者、这些无法治愈的病人视为“不值得生存的生命”。因此，1933 年 7 月 14 日，纳粹颁布了《遗传病后代防止法》。在该法的基础上，直到战争结束，约有 50 万人被阉割。1940 年初，根据希特勒的命令，开始屠杀这些精神上或肉体上有障碍者。儿童绝大多数是被用药片屠杀掉的，而与此同时，那些成人是在一种发明出来的毒气室里被屠杀掉的。

这些先生们非常满意这次会议的结果。没有任何人反对这个计划。他们所有的人都非常卖力。批准了这个议定书后，他们随即共进早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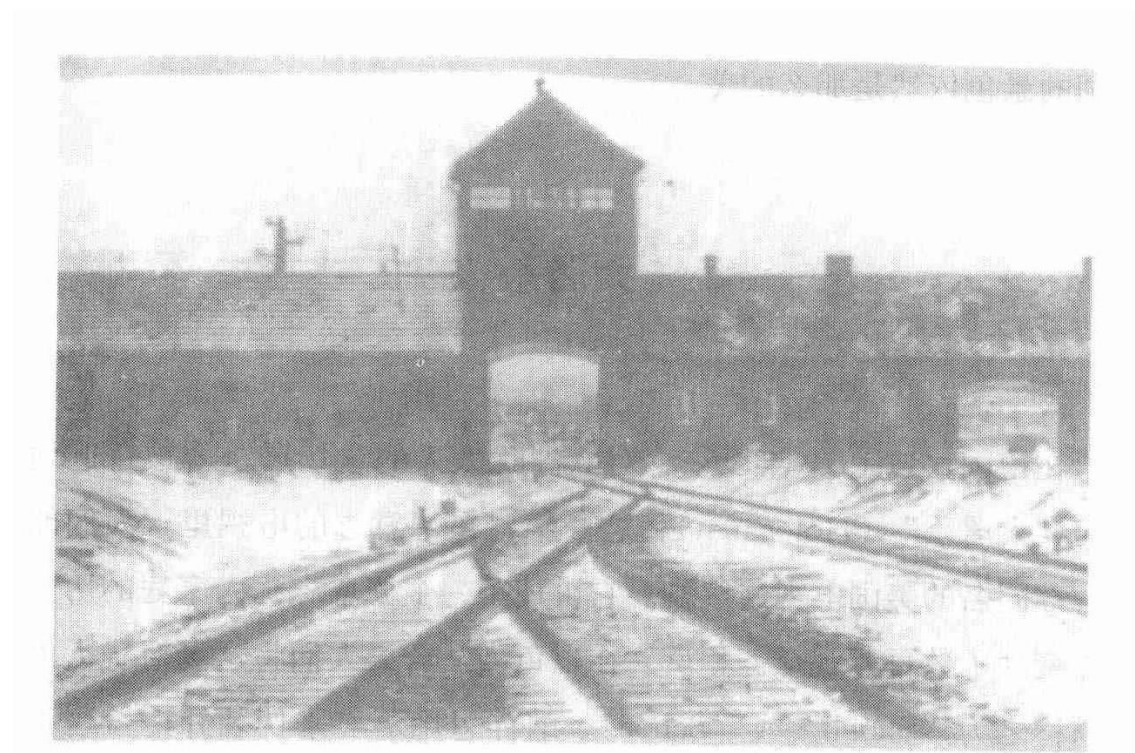
万湖的景色依然是那么的美。

大屠杀

在德国，自 1979 年以来，对欧洲犹太人的这场屠杀才被普遍地称之为“大屠杀”（Holocaust）。这一年，在德意志的电视里，人们能看到一部同名的美国电视连续剧。它讲述了一个德意志犹太家庭的历史并深深震动了数百万观众。相反，在以色列，今天人们将这场对犹太人的屠杀称之为“Shoah”或“Schoa”。纳粹想用语言来伪装并掩盖这种罪行，因此他们讲的是“最后解决”。

大屠杀的画面是残忍的、噩梦般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我们在电视和书籍里也经常看到：堆积如山的尸体、手臂、大腿、躯体，所有这些都奇特地歪扭交错着。这些人像垃圾一样被倾倒在地，这些人看上去还不如说是骨头架子，无生命的躯体悬挂在铁丝网上。纳粹并不想让这样的画面在世界面前曝光。他们曾竭力抹去他们进行的这场种族大屠杀的痕迹。然而当盟军解放这些集中营和灭绝营时，他们仍然找到了这场曾经犯下的最大和最可怕的罪行的证据。至少有 600 万欧洲犹太人被德意志人屠杀了。一个无法理解的、抽象的数字，完全没有道出那些当时被残忍杀害的人们的苦难。

就在这些种族大屠杀专家们在万湖会议上交流他们的知识并确定他们的共同目标的时候，头一批灭绝营，那种特殊的死亡工厂已经建成。在这些灭绝营里，大规模的屠杀像流水线一样地进行着，天天都有无自卫能力的牺牲者被毒气杀死。共有 6 个灭绝营，它们全部设在波兰。它们名叫奥斯维辛—比尔肯瑙、克尔门罗、别尔泽克、索比波、特雷伯林卡以及马吉达内克灭绝营。迄今为止，犹太人都是被枪决、打死、捅



1942年3月底，来自整个西欧的头一批犹太人被运往奥斯维辛。塞得满满的货物列车穿过了这道门。大约有150万人，大部分是犹太人，在奥斯维辛被杀害。1945年1月27日，这座灭绝营被苏联的部队解放。今天，这个日子成了对纳粹主义牺牲者的纪念日。

死、绞死的，或是被毒液注射杀害的，或是被迫自杀身亡的。在隔都里，他们是饿死、冻死或是染上了传染病而死的。而现在——自从1941年以后——他们还被有计划地用毒气杀死。这部屠杀机器正在高速运转。

犹太人现在从欧洲各个地区，从德国，被运往这些灭绝营。在抢光了他们的所有财产并将他们集体性地赶进隔都和“犹太之家”以后，现在又将他们用列车运进这些灭绝营里。这些惊恐万状的人们被推进了装牲畜和货物的车厢里。他们一个紧挨着一个、拥挤不堪地站立着。有时这列车的行驶会持续很多天。没有水，没有面包，没有任何逃出来的可能。人们必须在车厢里大小便。空气严重不足，没有窗户，充其量不过有几道细细的窄缝。夏天的炎热，冬日的寒冷。在这种可怕的运输过程



到达集中营后的妇女和孩子。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立即就在毒气室里被杀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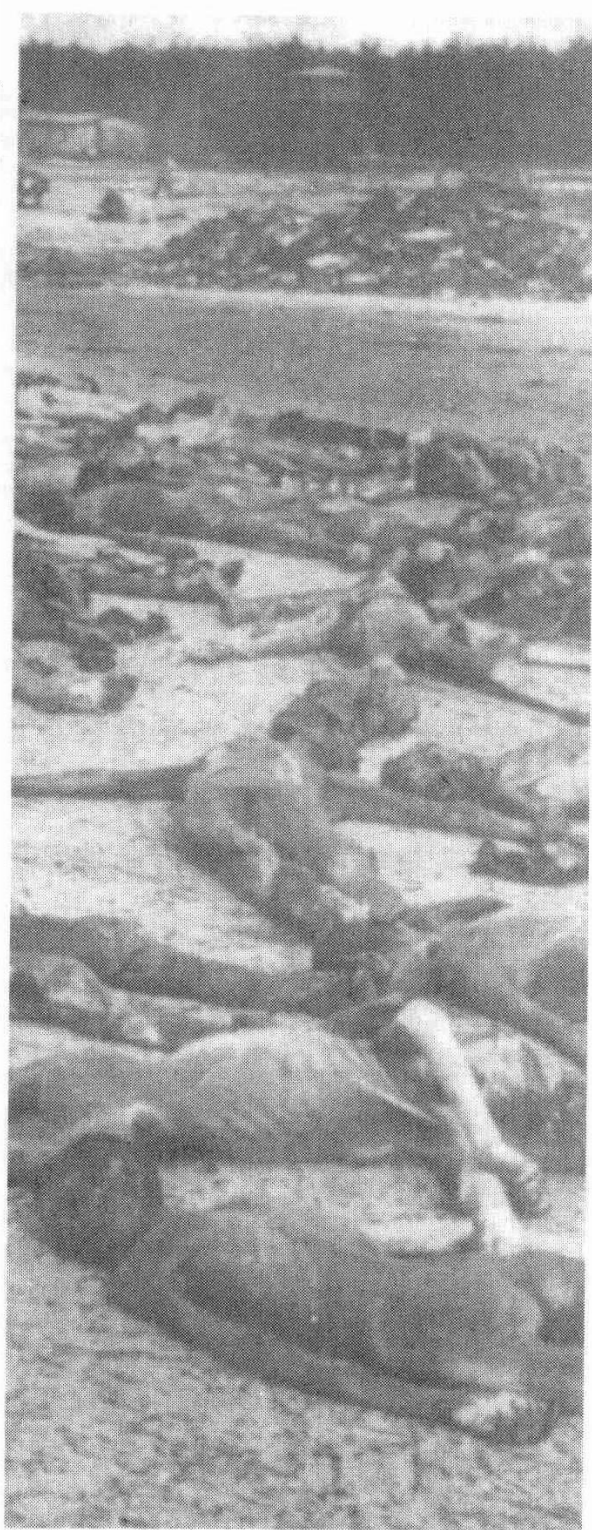
中已有数千人死去，他们或是因为筋疲力尽，或是因为窒息倒地而亡。

这些列车直接抵达灭绝营。车厢门拉开了，党卫军成员在喊叫着，这些头发昏的人们必须尽可能快地离开货车车厢。警犬嚎叫着。没有任何人有时间去想自己是跳下来的还是摔下来的，身体已完全僵硬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挨着打，被人向前推着。马克斯·曼海默当时 23 岁，他描述过他从列车上跳下来的时刻：“奥斯维辛—比尔肯瑙，死亡的入口，1943 的 2 月 1 日午夜。所有人下车！所有的东西放下！一阵恐慌。所有的人都试图将尽可能多的东西装满口袋。党卫军成员嚎叫着：动起来！快点！只剩下身上穿着的一件衬衣、一件毛衣、香烟。就仿佛是交易品一样，男人们站到一边，妇女们站到另一边。带着孩子的妇女上载重卡车。那些连站都站不住的男人和妇女也被载重卡车拖走。许多人都报了名，其余的排成 5 队。一位妇女想到我们这一队中来，很可能她想与她的丈夫或儿子说话。一名党卫军用散步用的手杖捅在她脖子上，她

倒在地上，被硬拖走了。”

当人们好不容易离开货车车厢时，便要经历一番选择。在这种情况下，这种选择意味着由一名党卫军，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一名医生，只通过眼睛的观察来确定谁有劳动能力，谁没有劳动能力。无劳动能力者立即被杀害。妇女、12岁以下的儿童、老人、病人、伤残者，都必须脱光衣服。所有有价值的物品和金钱都被夺走。妇女和少女的头发也被剪去，为的是以后能在军备工业中进行加工。所有的鞋子扔出来就聚集了一大堆。然后，向这些牺牲者宣布：他们必须洗个澡，这不过是为了掩盖这场灭绝。也许他们已预感到或知道等待着他们的是何等了，尽管如此，许多人仍然不能相信这就是屠杀。党卫军成员将这些赤身裸体的人赶进了那些从外表上乍一看来就像是洗澡堂一样的毒气室里。大门关闭了，毒气放出来了。半个小时后，所有的人都已死去。

希特勒并不是独自一人将这600万犹太人赶进毒气室的。他有许许多多“自愿的帮手”。成千上



解放后的贝尔森集中营。纳粹主义灭绝政策的牺牲者。

万的党卫军成员在屠杀突击队和集中营里工作，铁路线上的人们在帮忙运输，银行经理们为集中营批准了贷款，管理官员们组织了对犹太人权利的剥夺和驱逐，工厂主们修建了灭绝营，德意志工业界从集中营囚徒的劳动中获得了利润，国防军的士兵们在东方参与了这场种族大屠杀。那些只是睁眼看着而并不去关心他们的犹太邻居被抓走的德意志人也帮了忙，尽管他们也许只是“不情愿的帮手”。每个人都意识到了集中营的存在，每个人可能都知道那里面正在进行着有组织的屠杀，然而绝大多数的德意志人宁愿不去想它。他们不愿去想那种无法忍受和令人痛苦的真相。这在他们身上是很容易发生的，因为凶手掩盖了他们的罪行，而且战争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人们不愿去想他们曾经有过犹太邻居。在这场战争之后，德意志人才感到惊慌和意外。他们不想属于犯下这种罪行的凶手之列。他们自认为，这场大屠杀只是一个小集团干下的。人们极少谈论自己的责任问题，他们否认这种责任或是将这种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事实上，人们所看到的远远超过许多人想象的可能性。这个问题今天也依然存在：究竟有多少德意志人不愿去了解大屠杀的？为什么只有很少的人积极帮助过犹太人？在今天和未来，我们都必须研究这些问题。

第九章

希特勒的战争

战争总是存在的。在这种时刻，全世界范围内许许多多的人死于战争的争端之中。然而，这个世界以前从未经历过像希特勒所计划和进行过的这样一场战争。从他成为总理的第一天起，他就想要这场战争并准备着这场战争。在他看来，这是一场世界性的种族战争，它应长久地确保这个雅利安种族的幸存。他对这个世界的疯狂看法无疑使他认定了这一点：更弱小的或劣等的种族应该被无情地驱除或歼灭掉。1933年2月3日他已经用他的思想让那些被召集拢来的将军们感到了意外的惊喜。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真的接受了这种目标。不过，希特勒关于加强军备的计划让他们感到高兴，因为这些计划将协助德国国防军恢复昔日的强大和影响。许多以前对他持不信任态度的军官，现在都变成了他的追随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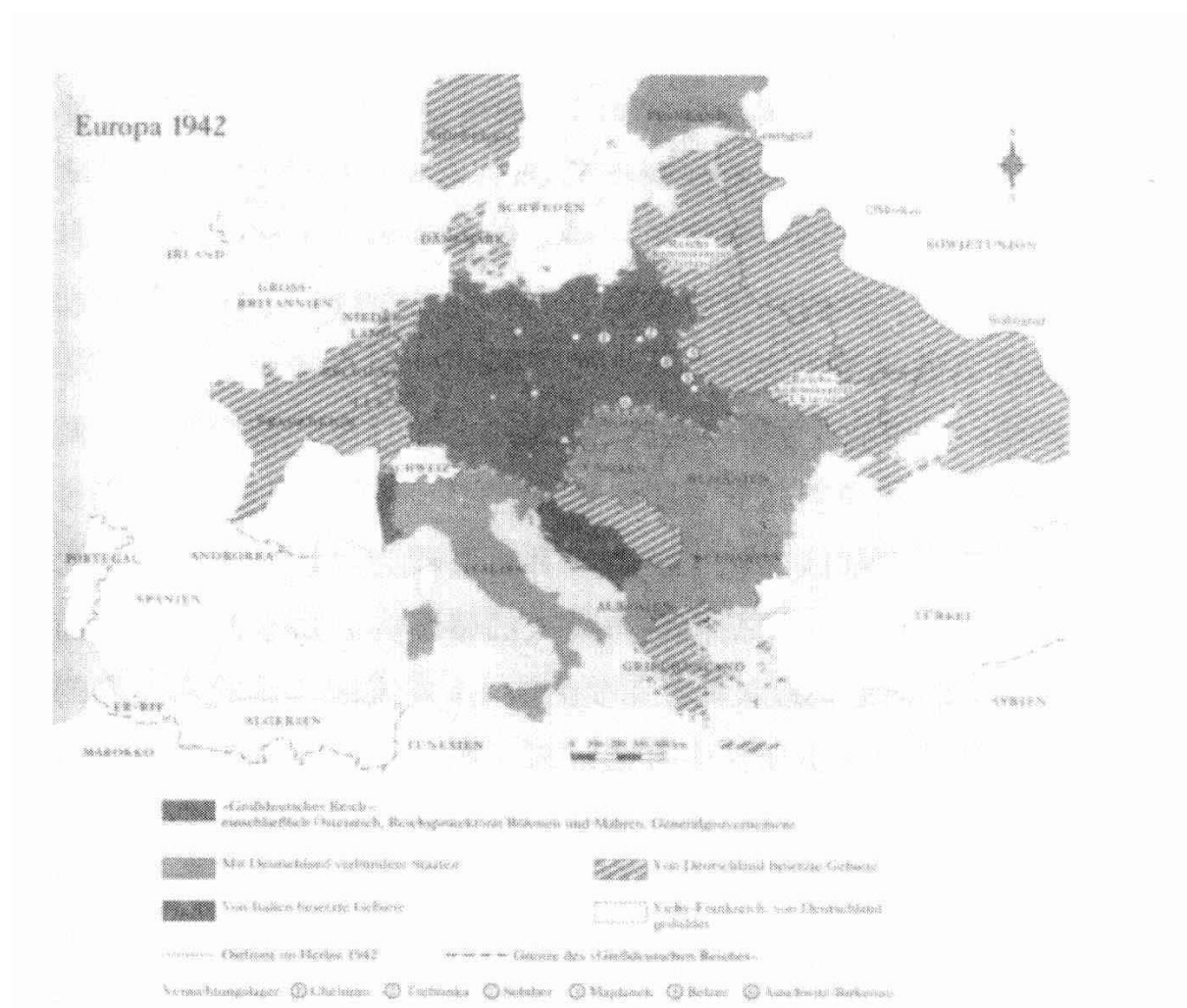
为了实现他的战争狂想，希特勒需要一支强大的军队，但是在1933年，由于军备限制，德国并没有这样一支强大的军队。这种局势便自然而然地促成了他在以后几年的政策的出台：对外谈论和平，对内准备战争。希特勒发表了相当多的和平演讲。1934年1月26日，他甚至还与波兰缔结了一个互不侵犯条约。欧洲感到惊奇，而德国在加强军备。因此，《凡尔赛条约》遭到了破坏，这引起了欧洲的不安，却鼓舞了德意



志人。当萨尔居民根据《凡尔赛条约》的规定于1935年1月13日举行公民投票，决定其究竟归属于法国还是德国时，90.3%的人投票赞成“回归”帝国。现在希特勒感到自己变强大了。由于受到了鼓舞，他下令建设一支新的德意志空军，并于1935年3月16日宣布引入普遍兵役制。从此以后，帝国国防军（Reichsweshr）改称为德国国防军（wehrmacht）。一年以后，1936年3月7日，德意志部队开进了非军事化的莱因兰。起先，德意志人是非常害怕的。难道法国和英国会容忍这种政策吗？战争的担忧已普遍存在。但是当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时，整个德国都欢欣鼓舞。许多德意志人惊叹：“元首无所不能！”在此期间，希特勒在继续扩充军备。1936年，他这样提出要求：“军队与经济部门应做好4年后的战斗。”

这位元首受拥戴的程度甚至还有所提高：当他于1938年3月12日派德意志部队进军奥地利，紧接着又用合法手段宣布将奥地利并入德国时，举国一片欢腾。西方大国再度保持了沉默。

然而，希特勒的征服欲望绝没有就此沉默。在他于1938年5月30



日威胁说他想“通过一场军事行动来粉碎”捷克斯洛伐克（现为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国家）后，法国、英国和意大利便急于与他进行外交谈判。因此，1938年9月29日几国签署了《慕尼黑协定》，它规定捷克斯洛伐克将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希特勒点了点头。西方大国为他们的绥靖政策而欢庆，似乎避免了一场战争。英国首相张伯伦向记者们宣布了“我们时代的和平”。真的如此吗？“appease”这个英语单词有许多含义，如平息、和缓、让步、屈从等。然而，人们能使这样一位肆无忌惮的强权人物安静下来吗？希特勒立即抛开了这个《慕尼黑协定》，他于1939年3月15日下令德意志部队占领了捷克，并将其作为“波希米亚和梅伦保护国”并入他那变得越来越大帝国内。后来西方大国也由于它们的绥靖政策而经常受到攻击。它们从对这位独裁者的权力欲望的

让步屈从中苏醒过来了吗？绝对没有。相反，这位独裁者的战争欲望和征服欲望倒是更坚定了。本来，西方大国只有在一个更早的时刻，采用军事上的手段，更果断地进行斗争，才能阻止希特勒的，然而这样的机会被它们耽误了。

闪电战与灭绝战

1939年9月1日黎明时分，德意志巡洋舰“石勒苏益格—霍尔斯坦因号”向波兰西部平原的军事要塞开火。几小时后，希特勒在柏林向国会宣布：“自5点45分起，我们进行了还击！”这是一个弥天大谎，因为德国根本没有遭到攻击。几乎就在一个星期以前，希特勒与苏联的独裁者斯大林，他真正的死敌，签署了所谓的“希特勒—斯大林条约”。在这个条约中，他们彼此保证在战争情况下保持中立，并在一份秘密附加议定书中瓜分了波兰。尽管法国和英国在德国的威胁面前保证了波兰的独立并因此于9月3日对德国宣战，但它们并没有发动攻击。尽管波兰军队进行了激烈的抵抗，但是他们没有机会战胜在技术上占优势的德国国防军。几个星期后，这场闪电战结束了，然而希特勒的种族灭绝战争才刚刚开始。他将波兰视为一个只能进行劳动，而绝不许进行思考的奴隶民族。因此，所有受过教育的人——波兰的医生、官员、老师、神职人员、商人、教授、记者以及庄园占有者——被赶到一起，这数十万人统统被党卫军的突击部队枪杀。而犹太人或是被用同样的方法杀害，或是被赶进集中营。

对波兰取得了这场快速胜利后，希特勒想以同样的方式来攻击法国。局势是有利的：苏联为德国提供了粮食并保持了中立，以至于希特勒暂时无需担心在东方和西方的两线作战。然而将军们反对一场过于匆



党卫军和警察部队在枪杀平民，地点可能是在立陶宛。

忙的进攻并加以劝阻。最后希特勒将所有的顾虑抛在一边，并威胁他们说，“我不会在任何事情面前退缩，我将消灭每一个反对我的人！”因此，这段战争的间歇期过去了。为了确保德国的原材料，两个中立国家，丹麦和挪威，于1940年4月9日遭到了突然袭击。这场战斗很快就结束了。5月10日进攻法国的战役开始了。荷兰和比利时几天工夫便被占领。德意志的坦克集团军势不可挡。在最后几分钟里，那些在法国战斗的英国部队才逃回了他们的家乡。6月14日，德军进入巴黎，法兰西的蓝白红三色国旗从埃菲尔铁塔降下。

法国灾难性的战败成为希特勒的伟大胜利。他在6个星期里就成功地取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皇的军队浴血奋战了4年都未能取得的成果。绝大多数德意志人高兴地相信，希特勒用他的成功已经恢复了民族的荣誉，洗去了《凡尔赛条约》的耻辱。在他们看来， he 现在是“所有时代最伟大的统帅”。“最后的胜利”似乎唾手可得。现在谁还能阻挡这位欧洲最强有力的人物呢？然而，这是希特勒最后一次享受胜利的欢呼。从现在起，他开始走下坡路了。

但是，希特勒还想走上坡路。他固定不变的真正目标是“征服东方的生存空间”。如果他一口气拿下苏联，那么德国将与美国决战。因为这位独裁者要的不是别的，而是“对世界的统治”。温斯顿·丘吉尔，这位英国的新首相没有考虑投降。因此，性急的希特勒下令发动攻击：1940年8月13日，夺取英国的空战开始了。为了替德意志部队的登陆做准备，德意志人轰炸了雷达站、飞机场，军备和工业设施以及像伦敦这样的大城市。尽管如此，英国没有屈服。德国丧失了几千架飞机，因而在这场夺取海岛的战斗中失败了。由于这个原因，希特勒立即改变了他的战略。希特勒指望，在德国一口气拿下苏联时，英国就会停止抵抗。因此，为了“在一场快速的战役中战胜苏联”，他于12月18日下令制定《巴巴罗莎计划》。他是完全不顾他所签署的任何一个互不侵犯条约的。

1941年6月22日，300万德军在广阔的战线上向苏联发起攻击。起先，一切看上去就仿佛又是一场闪电式的胜利。敌方的空军几乎被完全摧毁，德意志的部队以及坦克集团军看来在势不可挡地向前推进。数十万敌军士兵被俘。7月3日，就连参谋总长哈尔德这样一位以谨慎著称的人物，也谈起了德意志的胜利前景：“不用多说，我敢断言，对俄国的这场战役将会在14天之内赢得胜利。”然而，这很快就被证明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德国国防军在向前推进，与此同时，党卫军的突击队在战线的背后进行着希特勒授命的屠杀。他们枪杀了数10万犹太人、“吉普赛人”、共产党员、战俘、游击队员和俄罗斯平民。他们想利用这样的行动为未来的德意志殖民者确保这些被征服地区的安全。对阻碍这些计划的人们应“分散”、“进行种族清洗”并“使之变成肥料”。所以希特勒说，必须将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夷为平地，以免到今年冬天我们还得供应留在那里的人。”正是靠了这一年来得特别早的冬季，这些地方的居民才在这种命运面前经受住了考验。德意志国防军的攻势先是在持续的阴雨和



在苏联，一名德意志士兵坐在一门被摧毁的大炮前。

泥泞中减弱，后又在刺骨般寒冷的冰冻中凝固。德意志人并没有为应对这种条件做准备。苏联军队却能越来越好地应付这种气候。与筋疲力尽的德意志人相反，他们能更好地弥补他们所遭受的巨大损失。新的士兵源源不断地投入战斗中。希特勒的闪电战失败了，这一点早就清楚了。在第二个俄罗斯的冬季里，德意志的失败已成定局。1943年2月初，包鲁士将军的第六军团在斯大林格勒城下投降。9万多德意志士兵被俘。德意志人民大众被这个消息所震惊。元首威望的丧失是缓慢的，但也是肯定的。

总体战

这一幕也出现在其他战线上。这场欧洲战争早已变成了一场世界大战。与德国和意大利结盟的日本，向珍珠港的美国舰队发起攻击，从而

引发了美国的参战。在非洲，意大利与英国占领军交战，但很快就急需德意志的支持。1943年5月，总司令隆美尔统率下的德意志非洲军团必须向英国人屈服。因此，盟国进攻“欧洲堡垒”的南部翼侧已完全敞开了。

“每天早晨，我隔壁的那个男孩威利和我都要乘火车进城，我们在那里上学。在战争的最后那一年里，我们不再能学什么东西。轰炸机联队总是上午就早早来临。最好的防空洞是一家啤酒酿造坊的地窖。当尖声刺耳的空袭警报嚎叫起来时，所有的城市居民都朝这个地窖的方向狂奔。我的学校离这家啤酒酿造坊相当远。威利的学校要离得近得多。尽管如此，威利总是等着我。有时我们赶得到那个地窖，有时则赶不到。如果飞机来得太快，那么我们就逃进最近一家的地下室里。在一个晴朗的星期天，那天万里无云，威利和我恰恰及时地赶到了那家地窖。震天动地的隆隆爆炸声持续了相当久。当威利和我走出那家地窖时，外面相当的寂静。每次空袭过后都是这样的。但这一次是一种阴森森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寂静。整个火车站区域都成了废墟。在浓浓扬起的尘灰背后，天空已变成了灰色。一个男人在瓦砾中用手挖着，我不明白他在这瓦砾堆里找什么。但这个人还是找到了一些东西。他找到了一个挂在圣诞树上的玻璃球。这个人坐下来将这个银光闪闪的玻璃球拿在手上并哭泣起来。紧接着，我们看到一位妇女躺在瓦砾之中。这位妇女已没有头了。我简直爬都爬不动了。威利抓住我的手，拉着我就走，直到我们再也看不到那个无头的妇女时，他才放开我的手。火车站在燃烧，火焰从黑色的车厢支架里冒出来。在弹坑之间，高耸着弯曲的铁轨。威利和我步行着往我们乡间的家里走去。我们走在铁路的路基上，也无需去留意什么了，再也没有火车开过来了。从这一天起，这座城市中的所有学校都关闭了。”（克特·雷希埃斯：《当火车站燃烧的时候》）

这座堡垒同样不再有一个安全的屋顶了。自1942年以来，英国轰炸机给德意志的城市和工业设施造成了致命性的负担。大约有50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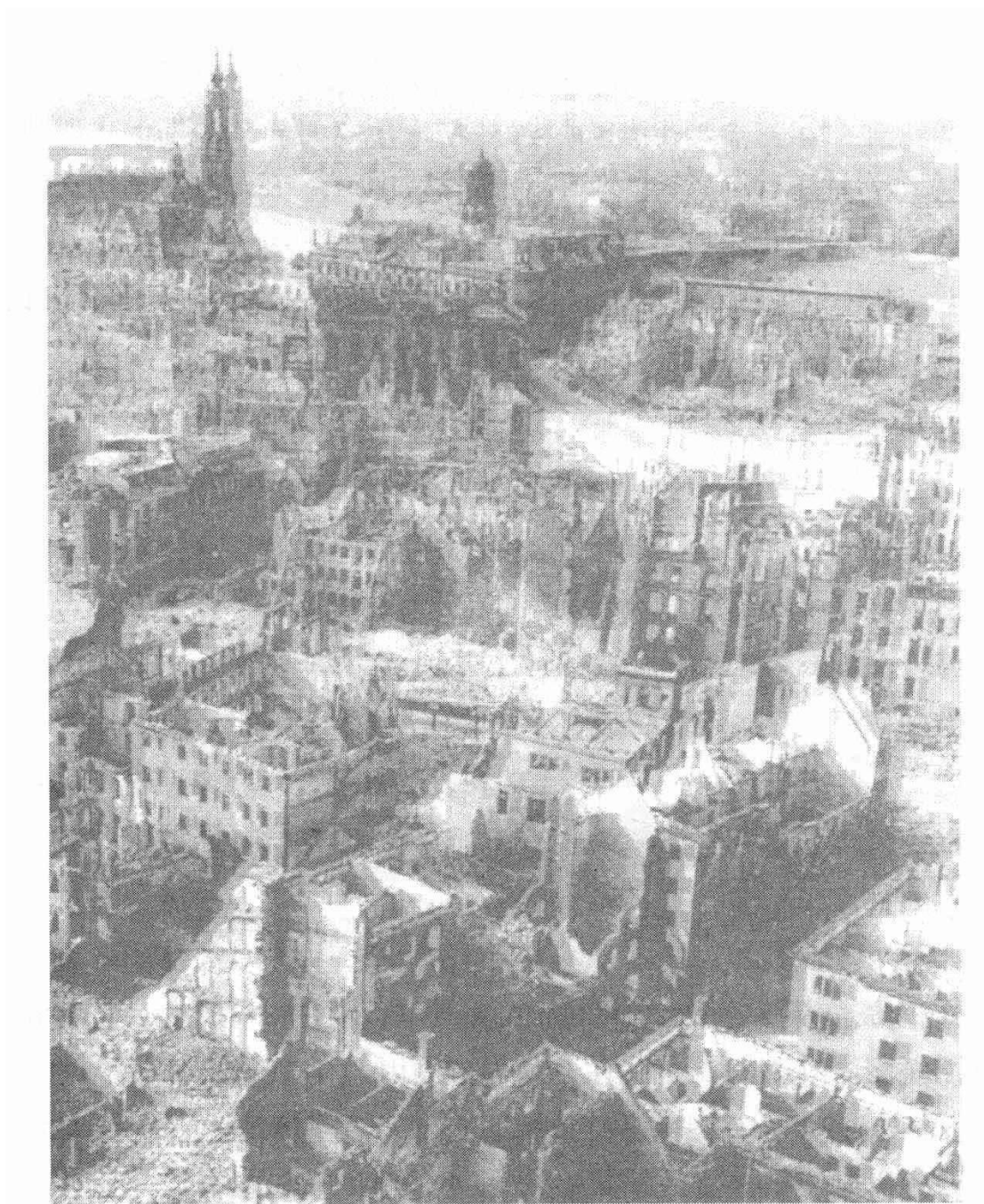
死于空袭，400 万套住房被摧毁，大城市的人口或是躲进地下室，或是被疏散。这种空袭本应挫伤德意志人的士气，然而，还不如说它加剧了德意志人对盟国的仇恨，增强了平民人口的团结。在这种时刻，宣传部长戈培尔便总会出来鼓舞德意志人：这场战争不会输掉。1943 年 2 月 18 日，他专门将党员召进柏林体育宫，发表了一番鼓舞士气的讲话。在德国所有的地方，收音机里都传出了他的呼吁。他对人们喊道：“你们想要这场总体战（Totaler Krieg）吗？当它是必须的时候，当它比我们今天所能想象的更彻底、更激烈的时候，你们想要吗？”所有人从喉咙里对他发出了一遍又一遍“Ja”（“是的”）的吼叫声。

而事实上，这场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的种族灭绝战争，是比任



13~14 岁的汉堡“少年队员”在练习使用防毒面具。

何其他的战争都要更彻底、更可怕的。在这以前，从没有哪一场战争是要付出这么多人的生命的。在全世界范围内，有 5500 万人丧生，3500 万人致残。许多人直到生命结束都一直忍受着身体的伤残所带来的痛苦。战争结束后，还有 300 万人失踪。德意志人为 550 万人的死亡而惋惜，但他们侵略而造成的牺牲者却更多。仅在波兰就有 600 万人丧生。在苏联，死亡人数甚至高达 2000 万。在德意志集中营里的那 570 万战俘，受到了违反国际法的虐待，其中的幸存者不足 200 万。当然，这些数字并没有描绘出它们背后由恐怖、困境、痛苦和惨无人道的暴行所构成的历史。还有那 600 万犹太人，在他们被纳粹主义凶手像畜生一样杀害以前，又遭受了怎样的苦难呢？无论怎样，他们中幸存者的悲伤是不能用数字来表达的。



德累斯顿于1945年2月13~14日遭到英、美轰炸机的攻击。4万多人因此而丧生，这座城市几乎被完全摧毁。

第三帝国本想延续千年，现在却走向了一场灾难性的没落。1944年6月6日，美国和英国的部队在法国海岸登陆并向德国推进。红军从东方向柏林方向发起猛攻，并不断地向这边驱赶着难民潮。1945年4月25日，美国和苏联的军队在易北河畔的托尔高地会师。希特勒早已退

缩到柏林的元首地下室里，并在距离地面 8 米以下的地方等死。1945 年 4 月 30 日，当苏联部队已在柏林街头战斗的时候，希特勒自杀了。几天以后，戈培尔也跟随着他自杀了。1945 年 5 月 9 日午夜零点 1 分，德意志的投降生效。至此，这场由希特勒发动的世界历史上最可怕的战争在欧洲结束了。

第十章

能克服过去吗？

1945年5月，德国在一片废墟之中，第三帝国寿终正寝了。人们能够焚烧希特勒的画像，剪掉“卐”字旗，脱下军装了。第三帝国的领导人在纽伦堡审判（Nürnberger Prozessen）中受到战胜国的控告并由于他们的罪行而被判决。但是，德意志的人民大众如何面对这些罪行呢？纳粹党的那850万党员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他们能像换一件内衣那样简单地变换他们的信仰吗？

无论怎样，战胜国考虑了对纳粹主义者的处置。他们要使德意志人“非纳粹化”，整个国家应清除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教义。然而，很快就表明，这场非纳粹化并不能正常进行。许多人声称，他们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听到，什么也不知道。为了洗清自己，党员们互相证明他们曾帮助过受迫害者逃亡。苏联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很快开始恶化，西方盟国已不再对判决纳粹罪犯有兴趣了。

这样，首先在西德，许多积极的纳粹主义者再度得到了在官方当局、各政党和经济中的领导岗位。许多纳粹罪犯潜入地下、逃往外国或是不受干扰地在德国生活。那些人过去从犹太家庭的手中抢夺来的房产、商店和工厂仍然被以前的党员们所占有。在东部和西部，人们投入到他们国家的重建之中。绝大多数人都不去想这德意志历史中更为阴暗

的一章。

许多人到 60 年代才开始批评式地研究这个纳粹主义的时代。对纳粹罪犯的一系列审判案重新将纳粹统治的罪行展示在公众面前。许多德意志人现在才愿意去回忆那些纳粹主义的牺牲者。人们只是相当犹豫地承认，纳粹不仅是一个小集团，而且数百万德意志人曾热情地支持过纳粹统治。但是要人们也承认自己的那份责任，却要困难得多。

人们这样谈论着自己在其中的角色：“我仅仅只是那个巨大的驱动装置上的一个小齿轮。”然而纳粹统治之所以成功，就是由于有如此之多的齿轮在相当长期和持久地运转着。如果每个人哪怕只是对纳粹政权和它的杀人机器做一点小小的抵抗，也许就能长久地阻止它的运转。

还有人以没有选择余地来为自己辩护：“我们必须服从，否则我们就会受到惩罚，也许甚至会被杀害。”而这只是一种借口。在希特勒的帝国里，存在着拒绝或逃避命令的可能性。例如，谁拒绝参与灭绝行动，那他是无须考虑到自己会进集中营或是会被立即判处死刑的。从没听说过有一个这样的例子。

20 世纪 60 年代末，首先是年轻人，他们指责他们的父母和祖辈，认为他们在第三帝国里是有问题、有罪责的。自那时以来，那种人们不能简单地“克服”和“逃避”第三帝国的历史的认识得到了发展。围绕着赔偿问题展开的公开讨论表明，对纳粹主义牺牲者的回顾遭到了多么顽固的排斥。那些在纳粹统治期间被运到德国来的强制劳工们，直到今天才得到德意志工业界和德意志国家金融上的赔偿。对于许多强制劳工来说，这个决定来得太迟了。然而这是一个重要的象征，它表明：人们是不能从自己的历史以及与它交往的责任中溜掉的。

后 记

当我与我的父母参观奥斯维辛灭绝营时，我 14 岁。天很冷，我觉得恶心。前一天晚上，我吃了些消化不了的东西。奥斯维辛是个不同寻常的地方。“干活就有自由”的牌子挂在通往灭绝营的入口上方。在那里，有几间房子，或者说临时木板房，带有灰色、褐色、微微红色的污迹。我不能那么确切地分辨。我们穿过了许多厅堂，在那里面，就像在一个博物馆里一样，展示着在奥斯维辛曾发生过的事情。我有这种感觉，仿佛我们在努力地使自己不要引人注目。为什么呢？在橱窗玻璃的背后，放着几百个假肢、鞋子和箱子。我知道，这些东西是在将犹太人赶进毒气室以前，从他们身上取下来的。一副绞架竖立在广场上，它看上去像一个秋千或是一个拍掉地毯上的灰尘所用的杆子。事实上，有人曾在这根梁上被绞死。我试图去设想他们在临死前是如何经历那最后一刻的。我感到浑身冰凉。

在我们的周围，人们在用波兰语、英语或德语交谈着，其中也有一些我从未听到过的语言。我还知道，我羡慕所有那些不用德语彼此谈话的人们。德语是那些要对这个奥斯维辛灭绝营负责的人们的语言。德语是作案者的语言。德语是我的语言。我说道：“我必须出去一会儿，我觉得恶心。”我在灰色的雪地里呕吐起来。我感到很害臊。灭绝营的其他参观者好奇地望过来。要是我能对他们说我吃了一些不该吃的东西，

那该有多好。要是我能用英语说这句话，那该有多好。

完全不用怀疑，我当时因自己是一个德意志人而感到很害臊。我为德意志人对别人犯下的罪行而感到害臊。尽管这一点很清楚：我对这些杀人行径是没有任何责任的，因为我是在许多年之后才出生的，但是我对作为德意志人的处境感到很不舒服。我的家庭要担负什么样的责任呢？由于我自己属于这个民族，我就能够蔑视那些曾在德意志人的统治下遭受苦难的人们吗？我可以采取一种特别的态度吗？我能昧着良心不将自己作为作案者的后代吗？

可能我当时并没有用文字来表达这些问题。但是，我已经感受到了这些问题。自那时以来，我就经常地研究第三帝国的历史，并为自己找到了许多问题的答案。绝大多数的德意志人并不是狂热的纳粹分子和仇犹分子。尽管如此，他们曾积极或消极地协助执行了一场无比残忍的大规模种族屠杀。今天，当我想到德意志人当时所犯下的罪行时，我是悲哀的，同时也是愤怒的。当我想到纳粹主义的牺牲者们当时所经历的那些苦难时，我总是不知所措。但是我不再为自己的语言是德语以及我出生于德国而感到害臊了。

更确切地讲，作为一位在第三帝国结束了 20 年后出生的德意志人，我对纳粹主义的牺牲者有着一种特别的责任。惟有通过我们去讲述和回顾他们的历史，我们才能阻止那些对他们犯下的罪行在今天继续产生的部分效果。纳粹德国迫害和屠杀了犹太人、吉普赛人、精神病人、共产党人、社会主义者、基督徒、同性恋者、波兰人、乌克兰人、俄罗斯人和其他欧洲人。那些作案者当时不仅想剥夺他们牺牲者的生命，而且想抹去他们的生活史和他们的成就。惟有当我们今天去回顾这数百万牺牲者以及他们的苦难，我们才能阻止凶手企图的实现。因此，我们不可忘记第三帝国的历史还有更进一步的原因。

惟有当人们去研究这部黑暗的第三帝国历史并从中吸取教训，才能阻止类似的、更黑暗的一幕在未来重演。谁不去努力地反思纳粹主义和

大屠杀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能够发生，谁就会轻而易举地将这些不同寻常的重大事件作为无法解释的事故抛在一边。然而，谁轻而易举地忘记这一切，谁就会对未来政治上的诱骗者以及他的思想缺乏抵抗力。难道我们今天能够肯定，到那时我们不会属于作案者之列吗？

希特勒的成功是有原因的。我们能够肯定这些原因已经完全消失并且绝不会再现了吗？我们能够相信我们自己不会又一次地去呼唤一位强人来为我们解决所有的问题了吗？未来的人们已经完全不可能去寻找新的替罪羊来为所有的弊端和错误承担责任了吗？

惟有当人们能够认清历史上的错误道路和可怕例子，才能找到新的道路，开辟更好的可能性。我们如何塑造我们的未来，我们必须自己来决定。这正是我们的责任。第三帝国的历史向我们显示，这种责任不应该是怎样的。因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牢记那个我们自己没有经历过的时代。只要还存在着经历过那个时代的牺牲者、作案者或旁观者，我们就必须追问他们，当时的那个时代究竟是怎样的。

年 表

1933 年

1 月 30 日：兴登堡总统任命阿道夫·希特勒为总理。

2 月 27 日：前共产党人马里努斯·范·德·卢伯在国会大厦纵火。

2 月 28 日：总统颁布的《保护民族和国家的条令》使大量基本权利失效。任何人都可能在没有法院监控的情况下被专横地实行“保护性拘留”。共产党人遭到大规模逮捕。

3 月 5 日：国会选举，这场竞选受到纳粹恐怖分子的决定性支配。然而，纳粹党领导下的联合政府只获得了一种微弱的绝对多数。“一体化”开始。

3 月 23 日：国会不顾社会民主党的反对通过了授权法。希特勒领导的政府现在自己就能改变宪法。

4 月 1 日：在“德意志人！抵制犹太人！不要到犹太人那里买东西！”的口号下，冲锋队和党卫军成员阻拦行人踏进犹太人的营业所和百货商店。这场抵制于 4 月 3 日中止。

1934 年

6 月 30 日至 7 月 2 日：希特勒下令处决冲锋队最高领导人以及大量纳粹党的其他对手。元首专政的道路终于畅通无阻。

8 月 2 日：兴登堡总统去世。帝国国防军向希特勒宣誓效忠。

1935 年

1 月 13 日：根据《凡尔赛条约》，萨尔举行公决。90.8%的萨尔人投票赞成重归德意志帝国。

3 月 16 日：引入普遍兵役制。

1936 年

3 月 7 日：德国国防军不顾《凡尔赛条约》的规定，占领非军事化的莱因兰。

8 月 1 日：希特勒在柏林宣布第 11 届奥林匹克夏季运动会开幕。

10 月 25 日：签署《德意合作条约》。

1937 年

1 月 30 日：国会将《授权法》再度延长 4 年。

1938 年

3 月 12 日：德意志部队进军奥地利。奥地利被并入德意志帝国。

8 月 17 日：所有犹太人必须接受附加教名“Sarah”或“Israel”。

9 月 29～30 日：慕尼黑会议决定将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德意志部队于 10 月 1 日开进捷克斯洛伐克并占领苏台德。

11 月 8～13 日：反犹的集体大迫害（“帝国水晶之夜”）。

1939 年

3 月 14～16 日：德意志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并制造了帝国保护国波希米亚和梅伦。

3 月 25 日：规定所有 10～18 岁的年轻人对希特勒青年团有服务义务。

8 月 23 日：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希特勒—斯大林条约》）签署。

9 月 1 日：德国不宣而战突袭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9 月 3 日：英国和法国对德国宣战。

10 月 6 日：完成对波兰的征服。

1940 年

4 月 9 日：德意志突袭丹麦和挪威。

5 月 10 日：开始占领法国和中立国家比利时、卢森堡以及荷兰。

秋季：大量犹太集中营在东欧建立。

1941 年

4 月 6 日：德意志突袭南斯拉夫和希腊。

6 月 22 日：德国进攻苏联。党卫军突击队开始屠杀共产党员、犹太人、吉普赛人。

9 月 1 日：在德国，犹太人从 6 岁起必须佩带一枚黄星。

11 月 11 日：希特勒向美国宣战。

1942 年

1 月 20 日：万湖会议就歼灭欧洲犹太人的措施做出决定。

3 月底：头一批来自西欧和帝国区域的犹太人被运到奥斯维辛。

6 月：在奥斯维辛—比尔肯瑙，开始使用毒气大规模屠杀犹太人。

1943 年

1 月 31 日～2 月 2 日：德国国防军第 6 军团在斯大林格勒投降。

1～2 月：男、女中学生和妇女作为“空军助手”服役。

2 月 18 日：戈培尔在柏林体育宫问道：“你们想要这场总体战吗？”

11 月 28 日～12 月 1 日：在德黑兰召开盟国战争会议。罗斯福、斯

大林、丘吉尔就分裂德国达成一致。

1944 年

6 月 6 日：盟军开始在诺曼底登陆。

7 月 20 日：以斯道芬堡为首的抵抗组织刺杀希特勒的行动失败。

9 月 25 日：所有 16~60 岁的男人被征召入伍参加“德意志民族先锋队”。

10 月 21 日：亚琛成为第一座被美国人占领的德意志大城市。

1945 年

1 月 27 日：奥斯维辛被苏联部队解放。

4 月 30 日：希特勒自杀。

5 月 7~9 日：德意志国防军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的战事结束。

名词释义

轴心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组成向盟国开战的轴心国家。在战争过程中，匈牙利、罗马尼亚、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也加入了这个三国条约。

盟国

人们将轴心国家联合起来的对手称为盟国。这个联盟最为重要的大国是美国、大英帝国和苏联。

雅利安人

在纳粹看来，犹太人、所有不是在欧洲大陆上土生土长的种族以及吉普赛人都不是雅利安人；而所有不具有“外来血统的”德意志人被称

之为“纯种的雅利安人”，并属于“北方种族”。这个“北方种族”被描绘为人类各种族中最高贵和最优秀的种族。纳粹利用这种原始的、在科学上站不住脚的种族理论来为他们对其他民族犯下的罪行辩护。

雅利安化

这个听起来并无恶意的词汇意味着剥夺犹太人的所有财产并将他们逐出经济生活。由于相应的法律和条令已经颁布，对犹太人的财产实行“雅利安化”，也就是“雅利安人”能根据明确的法律条文榨取并夺走犹太人的全部财产。

焚书

“哪里有人在烧书，哪里最后就烧人”。作家海因里希·海涅（1797—1856）曾这样写道。他说得对极了。1933年5月10日，海涅的书也被德意志大学生焚毁，因为他是犹太人和一位批评性的思想家。这一天，在几乎所有的大学城里，都发生了由德意志大学生组织的焚书运动。此外，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西格蒙特·弗洛伊德、埃里希·克斯特纳、阿尔弗雷德·克尔、卡尔·马克思、安娜·泽格尔斯和库尔特·图霍尔斯基等人的书籍也被焚毁。纳粹想用这种“反对非德意志精神”的活动来表明这些思想在第三帝国应遭到禁止。他们列出了一份黑名单（其中包括了约12400本不受欢迎的书籍），并将这些书籍从公共图书馆里清除出去。然而，胆子大的书商们仍然继续出售这些禁书。

《前锋》

一份敌视犹太人的周报。它发行于 1923~1945 年间。它惟一的目的在于煽动反犹。在每一期的头版上都印着“犹太人是我们的不幸!” 1945 年后，这份报纸的主编尤里乌斯·施特莱歇尔被纽伦堡战犯法庭判处死刑，并被立即执行绞刑。

第三帝国

第三帝国从 1933 年持续到 1945 年。在纳粹看来，从 962 年至 1806 年的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是第一帝国。1871 年至 1918 年的德意志帝国被他们称之为第二帝国。“第三帝国”这个概念并不是纳粹的发明，早在中世纪就有了。纳粹的这个“第三帝国”想延续“千年”。然而在 1939 年 7 月 10 日，宣传部命令新闻出版界不得再使用这个名称。其原因在于，纳粹的对手们为取笑希特勒，已经在谈论“第四帝国”了。

薄雪草海盗

在第三帝国里，并非所有的年轻人都想让自己过希特勒青年团和纳粹党规定的生活。这样也就形成了一些小集团。它们想通过服装、发式，通过听“非德意志的”摇摆乐，或是通过拒绝希特勒青年团的活动来与第三帝国的军事训练划清界限。这些年轻人的集团在公园里碰面。

它们还举行郊游或小宴会。许多城市都有这样的集团：如“踢踏舞者”（维也纳）、“猎犬群”（莱比锡）、“摇摆集团”（汉堡）、“旅行青年”（杜塞尔多夫）或“旅行者”（埃森）。“薄雪草海盗”首先出现在莱因兰—鲁尔地区。他们的识别标记是别在他们夹克衫上的薄雪草。这些年轻人有时也发起一些政治上的抗议活动。他们被纳粹视为抵抗组织，因而遭到了迫害和严厉的惩罚。

流亡

1933年后，许多人必须逃出德国，因为他们受到了迫害。大约有50万人因种族上的原因，35000人因政治上的原因，5000人因文化上的原因而逃亡。大量纳粹政权的受迫害者未能成功地移居国外，因为那些可能的难民接受国并不想让他们入境。他们中的许多人遭到了拒签，并为这种政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最后的胜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年里，纳粹试图使用这个口号来转移人民大众对德意志的这场确定无疑的失败的注意力。

《授权法》

通过这部《授权法》，希特勒政府于 1933 年 3 月 23 日将这个国家的权力抓到了自己手中。这部名为“解除民族和帝国痛苦法”的《授权法》赋予了这个政府颁布法律的权利，而且这些法律能在没有国会和总统赞成的情况下生效。为贯彻这部《授权法》，希特勒需要一个能修改宪法的 2/3 的多数。纳粹主义者通过暴力、压力和欺骗设法弄到了想要的选票。只有社会民主党人与它的 94 位议员勇敢地反对这部《授权法》。但是，纳粹利用这部《授权法》废除了民主主义的宪法，建立起独裁专政。

安乐死

纳粹颂扬那些健康、强壮的“雅利安人”。病人和弱者在他们的国家里是没有地位的。1939 年的 10 月，希特勒发出指令：“根据人们的判断对那些不可能治愈的病人可以实施安乐死。”因此，首先是精神病人，但也有患癌症或结核病之类的病人被杀害。他们通过服药片、注射毒液或是使用毒气的方式被杀。这些行动至少使 12 万人成为了牺牲者。

高射炮部队的助手

德语中高射炮（Flugabwehrkanone）的缩写为“Flak”。1943 年以来，17 岁的中学生被作为辅助性力量投入到高射炮部队之中，因此他

们被称之为“Flakhelfer”，即“高射炮部队的助手”。然而许多人很快就完全独立地成为了炮手。在1944年夏季，有5万多名“高射炮部队的助手”，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活过这场战争。

毒气室

为了加速歼灭欧洲犹太人，党卫军在灭绝营和集中营里安装了毒气设备。这种杀人机器被伪装成浴室。天花板上安上了喷头，整个空间嵌上了瓷砖，仿佛水能从巨大的管道中流出一般。人们对牺牲者说，他们必须洗澡。这些人便被赤裸裸地赶进了毒气室。然后人们将这间屋子密不透风地死死关住并让毒气喷出来。最迟半个小时后，所有的人全部死光。紧接着人们取下死者手指上的戒指，拔出他们口中的金牙，将这些尸体投入巨大的焚化炉中火化掉。在一个毒气室里，每天就有数千人被杀。最大的这类毒气设备在奥斯维辛。

盖世太保

盖世太保是纳粹主义者的政治警察，即国家秘密警察（Geheime Staatspolizei）的缩写（Gestapo），它能在不受司法控制的情况下实施抄家，并能对人们实行逮捕、监听、拷打和屠杀。1944年盖世太保拥有成员约4万人。但是，盖世太保之所以能施展它的影响，是因为有许多公民在充当间谍，为它工作。

一体化

尽管纳粹在 1933 年 1 月 30 日接管了权力，但只接管了部分权力，因而颁布了剥夺各邦议会权力的《各邦与帝国一体化法》。元首和纳粹党想统治所有的社会领域。因此他们接管了警察权，禁止其他政党，取缔了工会，强迫农民将自己组织在“帝国农业总会”中。文化也被“帝国文化委员会”和“帝国人民启蒙和宣传部”所控制。谁敢进行抵抗，谁就会像许多工会成员和牧师那样受到冲锋队的威胁、虐待或杀害。

“卐” 字符号

在各种不同的文化中，“卐”字符号被人们作为幸运的标志来崇敬，而且有 6000 年以上的历史了。自 1900 年以来，各个不同的集团利用它作为敌视犹太人的象征。1920 年，纳粹党开始用它作为自己的标志。在第三帝国里，“卐”字旗成了国旗。“卐”字符号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在宣传画上、旗帜上、袖章上、建筑物上、党的表格上、报纸上。在民族节日里，还强迫人民大众将“卐”字旗悬挂在窗外。

“希特勒万岁！”

自 1925 年以来，“Heil Hitler!”（即“希特勒万岁！”）成为了纳粹党内部习以为常的问候形式。在致意时，必须将右臂举起并喊“Heil Hitler!”。当人们站在希特勒本人面前时，必须以“Heil, Mein Führer!”

(即万岁, 我的元首!) 来致意。这种问候语也被称之为“希特勒问候语”或“德意志问候语”。1933 年以后, 这种德意志问候形式在公众中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尽管国家没有明文规定必须使用“*Heil Hitler!*”来进行问候, 但是疏忽者将受到怀疑并遭到严惩。官方文件往往用“致以德意志的问候 *Heil Hitler!*”或是仅用“*Heil Hitler!*”来结尾。

希特勒青年团

纳粹党的青年组织被称之为“希特勒青年团”, 它早在 1926 年就获得了这个名称。巴尔都尔·冯·席拉赫于 1931 年被任命为德意志帝国青年领导人。在这个岗位上, 他将希特勒青年团扩建成了国家青年团。所有其他的青年联合会, 除教会的以外, 都遭到禁止。自 1939 年以来, 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已成每个青年的义务。1939 年 3 月 25 日引入强制成员令后, 它成功地使成员数量上升到 870 万人。所有的年轻人应通过希特勒青年团被教育成为服从、守纪律和有好战性、有攻击欲望的人。

大屠杀

人们将纳粹德国对约 600 万欧洲犹太人的屠杀称之为“*Holocaust*”(即“大屠杀”)。1979 年, 美国电视连续剧以这样一个名称在德国的电视观众中获得了极大成功后, 这个名称才被引入德国。在以色列, 人们今天是用“*Schoa*”或“*Schoah*”来特指大屠杀。

犹太之星

“犹太之星”有手掌般大小、呈黄色六角形并镶有黑边。在它的正中央写有“Jude”字样。自1941年9月19日以来，所有在德意志帝国中的犹太人，凡超过6岁者，必须将它戴于左胸上。在被占领的波兰，“犹太之星”是于1939年11月23日被引入的。1942年，这项规定在所有被德意志人占领的区域内生效。纳粹想用这种标志来公开污辱犹太人。1942年4月后，犹太人还必须在他们住所的门上用“犹太之星”标明。

通过欢乐获得力量

统治者在专政中也想控制和决定他臣民的业余时间。为此目的，纳粹设立了“通过欢乐获得力量”的组织。这个“通过欢乐获得力量”的共同体组织戏剧演出、音乐会、报告会和展览会。“通过欢乐获得力量”还举办远足旅行、价廉物美的度假旅游以及乘坐自己的邮轮进行海上巡游。所有这些活动，其目的在于为希特勒以及他的国家做广告。

集中营

KZ 这些字母的背后隐藏着一个让第三帝国中的人们害怕的东西：集中营。纳粹将所有被视为敌人的人和不属于“民族共同体”的人，如社会民主党人、共产党人、牧师、神父、无家可归者、“吉普赛人”、同

性恋者、战俘，首先是犹太人，送入这种监禁营里。在战争爆发以后，集中营里的囚徒几乎再也没有被释放的了。他们应通过劳动累死。他们必须为德意志工业和军备经济每天劳动 12 小时以上。这些囚徒忍受着寒冷、饥饿、疾病、寄生虫以及看守不断的恐吓之苦。许多囚徒为了医学试验而遭受到党卫军医生的虐待。1933～1945 年间，在由党卫军管辖的集中营里，有数百万人被杀害。

《纽伦堡法》

1935 年 9 月 15 日，在纽伦堡召开的纳粹党全国党代会上，宣布了这部臭名昭著的种族法。从此以后，该法也被称之为《纽伦堡法》。其中的《保护德意志血统和德意志荣誉法》禁止了犹太人与“德意志血统者”之间的婚姻以及婚外的性关系。谁维持这种关系，谁就要承担“种族耻辱”的罪名。其中《帝国公民法》剥夺了犹太人和其他“非雅利安血统”的公民的政治权利，并使他们沦为了二等公民。《纽伦堡法》也决定了什么人被视为犹太人。通过这些法律，纳粹表达了他们杀气腾腾的迫犹特权。

纽伦堡审判

1945 年 11 月 20 日至 1946 年 10 月 1 日举行了纽伦堡审判。第三帝国的领导人必须在战胜国英国、法国、美国 and 苏联组成的国际军事法庭上对他们的罪行负责。纳粹的许多领导人，如希特勒、戈培尔和戈林在此之前已经自杀，不再能追究责任。24 名被告中有 12 名被判处死刑。

魏玛共和国最重要的政党

社会民主党 (SPD) 此党首先代表工人的利益并给从皇帝帝国向民主政体的过渡打上了决定性的烙印。这个弗里德里希·埃伯特的党在1930年以前多次占据总理一职。1933年3月23日，它是惟一投票反对希特勒的《授权法》的政党。1933年6月22日，社会民主党遭到禁止。

中央党 (Zentrum) 它是天主教會的政党。1932年以前，它参加过魏玛共和国的各届政府。中央党议员的投票帮助希特勒达到了使《授权法》通过的目的。

德意志民主党 (DDP) 它最初是属于魏玛共和国的最重要的政党之一，但日益失去了影响。德意志民主党将自己理解为民族自由主义者和左派自由主义者的蓄水池。1930年，该党向右转并更名为国家党。然而，这并没有阻止它的没落。它最后的5名议员投票赞成希特勒的《授权法》。

德意志人民党 (DVP) 由古斯塔夫·斯特莱泽曼建立，最初拒绝这个共和国，并代表君主主义者的目标。当斯特莱泽曼成为外交部长后，该党容忍了这个共和国。然而，在斯特莱泽曼去世后，该党再度向右摆，但它的选民却很快流向激进的政党。

德国共产党 (KPD) 该党想要一场工人阶级的革命。希特勒将共产党人视为最可怕的敌人并在国会纵火案后无情地对他们进行了迫害。共产党试图继续在德国从事非法活动。

德意志民族人民党 (DNVP) 该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反犹主义的和反对共和国的政党。1933年，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参加了希特勒政府，并设法为它获得了绝对多数。

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 (NSDAP, 即纳粹党) 该党来源于德意志工人党 (DAP)。自1921年以来，希特勒像一位独裁者那样决定

了该党的政策。纳粹党攻击《凡尔赛条约》、共和国和犹太人。在希特勒暴动后，纳粹党曾遭到过禁止，但它又于 1925 年 2 月 27 日新建，其成员数量由 1922 年的 6000 人上升到 1930 年的 40 万人，并在 1933 年初达到了 150 万人。

少年队员

希特勒青年团内部是按年龄来划分的。10~14 岁的男孩被称之为“少年队员”。在希特勒青年团内部，他们的组织叫“德意志少年队”。

党员

纳粹党的成员（即 Parteigenosse）被称之为党员，缩写为“PG”。许多德意志人在 1933 年后加入了纳粹党，因为他们害怕会在职业上面临不利局面。尽管加入纳粹党并不是一项义务，但是许多人往往由于巨大压力的威胁而加入了纳粹党。

帝国水晶之夜

人们将 1938 年 11 月 9 日至 10 日的那个夜晚称之为“帝国水晶之夜”。在这天晚上，全德国的冲锋队、党卫军和希特勒青年团放火焚烧犹太教堂，并破坏和捣毁了无数犹太人的住所和商店。在这天晚上，有

91 人被杀害，3 万犹太男子和年轻人被抓进集中营。纳粹声称，这场大迫害是对谋杀德意志外交官恩斯特·冯姆·拉特的自发式回答。这是一种纯粹的宣传。这名外交官被 17 岁的犹太人赫舍尔·格林斯潘刺杀，因为格林斯潘想抗议对他的家庭和犹太人的迫害。因此，希特勒和戈培尔将这次行动作为野蛮的报复来进行组织。它也被戏称为“帝国水晶之夜”，因为在这场暴行之后，大街上到处布满了玻璃碎片。

全国党代表大会

在民主主义政党的党代会上，人们是要进行讨论的，因为党员们应该建立一种共同的政治思想和纲领。而纳粹党的全国党代会则相反，它只有一个目的：展示纳粹主义的力量和强大。数十万人排列成行，进军式的游行、歌唱和绣有“*Heil Hitler!*”（“希特勒万岁！”）字样旗帜的海洋以及探照灯射出的光柱，应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并征服他们的思想。元首站在这个巨大而轰动的场面的正中央。在这里，他像上帝一样受人敬畏。自 1927 年以来，全国党代会总是在纽伦堡举行。

保护性拘留

谁不想服从纳粹，谁就受到怀疑；谁持不同于纳粹的观点，谁就会被他们实行“保护性拘留”，也就是被关进集中营。在一种民主政体中，如果法官不反对的话，被拘留者在 48 小时后必须被释放。而在一个像第三帝国这样的独裁专政国家里，人们几乎没有合法手段来抗议这种“保护性拘留”。1936 年甚至还颁布了一项法律，它确认了所有的人都

已知道的这个事实：盖世太保能关押任何它想关押的人，而任何人都不能反对。在 1933~1939 年间，纳粹将 35 万~50 万人抓进了他们的集中营，并且想把他们在那里关押多久就可以关押有多久。

党卫军

党卫军（Schutzstaffel，缩写为“SS”）是第三帝国中最强有力的组织。它的成员身穿黑色制服，因此也被称为“黑衫队”。党卫军成员来源于希特勒私人的、向他效忠的贴身警卫，它当时由几乎不足 100 人组成。1929 年以来，海因里希·希姆莱成为了党卫军的领袖。在他的领导下，党卫军发展成为一个规模宏大、分布广泛的组织。集中营隶属于党卫军暴力管辖的范围。党卫军成员在整个欧洲都是令人恐惧的。他们拷打和屠杀任何人，无论妇女、儿童、老人或是男人。党卫军将自己理解为“雅利安主人”中的精英。它负责歼灭欧洲犹太人、屠杀政治对手和其他民族的人。

总体战

在德国国防军争夺俄罗斯城市斯大林格勒的战役失败以后，几乎所有的德意志人都清楚，这场战争失败了。人民大众普遍厌战。因此，宣传部长戈培尔于 1943 年 2 月 18 日在柏林体育宫的一次讲话中号召进行“总体战”。通过这场“总体战”，应发动起最后的力量储备，动员起坚持到底的意志和德意志人民大众的决定性战斗力。在军火工业中，现在每天不是工作 12 小时，而是 14 小时，所有对战争不重要的企业被关

闭，更多的强制劳工被运来。谁对德意志“最后的胜利”表示怀疑或是对此进行讥讽，谁就可能因“破坏国防力量罪”而被判处死刑。

灭绝营

灭绝营是特殊的死亡工厂，它装配有毒气室和焚化炉。在这些灭绝营里应将所有的欧洲犹太人屠杀掉。这样的灭绝营在波兰有 6 个，它们是奥斯维辛—比尔肯瑙、克尔门罗、别尔泽克、索比波、马吉达内克和特雷伯林卡灭绝营。

《人民观察家报》

1920 年 12 月，纳粹党买下了这家报纸，用以宣传它的目标和思想。自 1923 年以来，《人民观察家报》成为日刊，并配有副标题：“大德国民族社会主义运动战报”。自 1933 年以来，《人民观察家报》成为了政府和元首希特勒的官方喉舌。

民族共同体

惟有让人们放弃他们各种要求和希望，才能更好地对他们进行控制和操纵。纳粹大耍这种花招。他们一再通过演讲、庆祝活动、节假日和集会，宣传“民族共同体”。希特勒是这样对自己以及他的听众们勾画

这个纳粹主义的“民族共同体”的：“惟有摆脱阶级和阶层、职业、教派以及生活中的所有其他混乱，才能产生这个不管等级和出身如何的德意志人的社会统一体。它建立在血统的基础上，通过一种千年生活组成一个整体，不管命运顺利与否，都将牢牢地结合在一起。”谁将自己感受为这个“民族共同体”的一部分，谁就应该不假思索地服从元首以及他的代理人的命令。纳粹声称要“先公后私”，但他们首先想到的是他们自己的利益。

民族同志

当希特勒发表演说时，他几乎总是将听众称之为“民族同志（Volksgenossen）”。他想通过这种称呼来抹去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区别。每个人都应将自己作为这个“民族共同体”的一部分来感受，并忘记自己的个性。纳粹也赋予这个概念以一种种族主义的意义。在纳粹党的党纲中写道：“民族同志只能是那些具有德意志血统的人，不考虑教派因素。因此，任何犹太人都不是民族同志。”

民族先锋队

在战争就要结束前，希特勒下令组建这样一支部队。它由 16～65 岁的男人组成。其中有些人过去肯定是没有入过伍的，因为他们太年轻、太年老或是有病。他们接受了非常快、也非常糟的训练。许多人都死于最后的战争日子里。

白玫瑰

这个抵抗组织的核心由年轻的大学生们组成。在他们当中有汉斯·朔尔和索菲·朔尔兄妹俩。他们秘密地散发反纳粹主义的传单。每天晚上，他们在慕尼黑的建筑物上书写诸如“打倒希特勒”、“希特勒是杀人犯”或“自由”之类的标语。在散发最后的传单时，他们被慕尼黑大学的住房勤杂工看到了，并被出卖。汉斯和索菲以及他们组织的其他成员于1943年2月18日被捕，并在断头台上被处决。

1944年7月20日事件

第三帝国的元首应在这一天被干掉。克劳斯·格拉夫·申克·冯·斯道芬堡上校已在元首大本营里安置了一颗炸弹。军方高层、以前的政治家、工会成员和外交官想通过刺杀这位暴君来发动一场政变。然而希特勒只受了一点轻伤，因此这次密谋失败了。就在当天晚上，斯道芬堡与3位参与密谋者被枪杀，数百名嫌疑人被盖世太保逮捕，约有180人被处决。

齐格隆 B 型毒气

仅在奥斯维辛就至少有100万人被这种氢氰酸毒气杀死。在其他灭绝营里，牺牲者绝大多数是被用瓶装的一氧化碳和发动机废气杀死的。齐格隆 B 型毒气是通过使人呼吸麻痹的方法来杀人的。它原本是由汉堡的特施与斯塔诺夫公司为海军而发明的，最初的目的只是为了对受到老鼠侵袭的船舱进行消毒。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
  "filename": "MTI1ODQyNzQuemlw",
  "filename_decoded": "12584274.zip",
  "filesize": 46693527,
  "md5": "3724aae4856f84dac25a0e7b9df47f61",
  "header_md5": "e6473d822039ca1b490641f1af598c84",
  "sha1": "b3efd8d3de6020abe1f8f6a015f6c81d86754920",
  "sha256": "728342173b505e8005fbce72875bcf5f1d02e15b3f948e9658e165519e5996d4",
  "crc32": 2662723087,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46623071,
  "pdg_dir_name": "\u2500\u2554\u2524\u0393\u2561\u252c\u2563\u00b7\u2561\u2500\u2568\u2566\u2550\u00f7_12584274",
  "pdg_main_pages_found": 169,
  "pdg_main_pages_max": 169,
  "total_pages": 182,
  "total_pixels": 882255216,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
```